

論語講要

(上論)

論語講要(上論)

雪廬老人講述 弟子徐醒民敬記

前言

今講此書，注重學道，並以立人格、知天命爲學道之本，其沿革等從略。

論語乃孔夫子與弟子講學之語錄。何人記錄，不能確定。漢劉向謂孔門羣弟子選記。宋程子意爲有子、曾子門人所記，因書中稱孔門弟子皆爲子某，惟稱二子爲有子、曾子。

論語凡二十篇，其中或因文字演變，或因錯簡，而有難講之處。講時有不能通者，取闕疑。讀古人書，尤其讀聖賢書，必須恭敬，遇有疑難者，可加小注，不可妄改。

論語二十篇，各取首章第一句之二字或三字爲題。

論語講要 學而第一

人非生而知之者，故人生來即須求學。學，覺也。學喻開蒙，學然後知不足。故二十篇以「學而」爲首。

○子曰：學而時習之，不亦說乎。有朋自遠方來，不亦樂乎。人不知而不慍，不亦君子乎。

此第一章。子，古時男子之美稱，此稱孔夫子。研究任何學問，首須明其作用。前清人學論語，用於科舉考試，吾人今日用於復興文化。天地人號爲三才，天地皆有好生之德，人爲天地之心，應具天地之德，始可稱之爲人，此爲中國文化。學即是學作人之道，初學爲士人，以至學爲聖人，皆不離學。時

乃時常，習乃練習，說卽悅。時常練習，所學有成，故喜悅。朋，志同道合者。學儒必須尋師訪友，學有所得，又有志同道合者自遠方尋來請教，樂得天下英才而教之，故云樂。

學在自己，用由天命，學成而人不知，不得其用，天命也，君子何慍之有，故曰不慍。

○有子曰：其爲人也孝弟，而好犯上者，鮮矣；不好犯上，而好作亂者，未之有也。君子務本，本立而道生。孝弟也者，其爲仁之本與。

有子，孔子弟子，名若。善事父母爲孝，善事兄長爲弟。人身來自父母，兄弟情同手足，故須孝弟。孝經說孝甚詳，簡

言之，普通人盡孝，其始爲養父母之身，進而順父母之心。他如求學必勤，戰陣必勇，居官必廉，皆是孝子行爲。孝弟之人處社會，少有好犯上者。不好犯上，則必不好作亂，社會由此安寧。

務者求也，本卽根本。君子脩道必求其根本，本立，則得其仁，得其大道。何謂根本，孝弟是也。

【雪公講義】

【按】此段經文，列於學而之次者。據史記及唐宋諸儒之說，均謂有若之言似夫子，曾立而師之，故成書者尊之。此以人而言也。又有云：古之明王，教民以孝弟爲先，故次列之。此以事而言也。

因上二說，引起諸多異議。有謂起句「其爲人也孝弟」，結句謂「孝弟爲仁之本」，終屬未通。遂有多人各本考據，謂「仁、人」古通，仁當人解，於義爲長。簡舉各說如後，而主仁者仍守不變。

【考證】

陳善捫蝨新語，王恕石渠意見，焦氏筆乘：「何比部語予……」，朱彬經傳考證，劉氏正義，宋氏翔鳳鄭注輯本等，餘難備舉，皆引據以此處之「仁」當作人。宋儒本好更張，獨此處仁字照舊未改。但程叔子謂性中有仁，何嘗有孝弟來。謝顯道謂孝弟非仁。陸子靜直斥有子之言爲支離。王伯安謂仁祇求於心，不必求諸父兄事物等說。未免門戶紛爭，幾不似註經，而似闢經矣。

【按】仁人古同，典籍確有。然與此段經文，仍難圓融。何以

不「其爲人也孝弟」句，亦用仁字。一段文理，而用古今兩字，例不多見。

【考證】邢疏，此章言孝弟之行也。學經室集云：孔子道在孝經，有子此章實通澈本源之論，其列於首篇章宜也。又孫詒仲曰：仁之發見，其切近而精實者，莫先於孝弟。陳天祥四書辨疑云：孟子言人人親其親、長其長，而天下平。與此章義同。蓋皆示人以治國平天下之要端也。

【按】愚於此段經文，惑於羣言，數十年不解，近匯所研，妄有所採，以孫陳二氏之說，深得於心。再依各經之文，以作訓言，略述拙見。

此章似承學而所來。學者何，內明德格致誠正，外新民脩齊治平。內爲體而外爲用。內體本仁，外用行仁。夫子

之學，既是仁學，故處心行事，無不是仁。禮大學篇：自天子以至於庶人，壹是皆以脩身爲本。此章人孝弟脩身也。中庸云：脩身以道，脩道以仁。鮮犯上，家齊也。不好作亂，國治也。大學云：一家仁，一國興仁。此言脩齊治平之學，皆依仁而興起。

其下四句，乃有子引孔子之言以實之，考證列後。君子務本，指脩身也。本立道生，中庸篇云：脩身則道立。言其所學而有立，兼內與外見而知行也。孝弟爲仁之本。說文仁爲人與人加厚之義。中庸篇仁者人也，親親爲大。是行仁以孝弟爲本，以孝弟爲大也。此章分明文承首章之學，而統論孔子之崇仁，故次列之。全章文從字順，原始要終，非專言孝弟，更不獨專尊有子也。

【考證】學經室集論仁篇：此四句乃孔子語。而本立道生一句，又古逸詩也。雖漢人引論語往往皆以爲孔子之言，但劉向明以此上二句爲孔子之言。

○子曰：巧言令色，鮮矣仁。

此章謂巧言令色之人少仁。鮮仁之人，難與共事。

巧言，善於辭令。令色，以容貌悅人。仁由本性而來。中庸云：「天命之謂性。」治國平天下，必須明性。性難明，必須學道。道仍難明，遂講德。德猶難明，遂講仁。仁从二人，人與人相處，須講厚道。巧言令色之人，仁厚既少，與言道德更難。學仁者多於此處省之。經文：「鮮矣仁。」鮮仁，是少仁。古注或說爲無仁，則非經義。

【雪公講義】

【考證】○孔子曰：君子有九思。今舉四端。以其爲言與色，可爲取法者。曰：色思溫，貌思恭，言思忠，事思敬。

○子夏曰：君子有三變。望之儼然，卽之也溫，聽其言也厲。

○曲禮曰：儼若思，安定辭。

○又曰：禮不妄悅人，不辭費。

【按】此四端皆言色之誠中形外，於人信而不欺。仁者人也，故不害仁，自無巧言令色之弊。再此章提出鮮仁之人，正與前章崇仁互映，或編者類聚有意。

○曾子曰：吾日三省吾身。爲人謀而不忠乎。與朋友交而不信乎。傳不習乎。

曾子，孔子弟子，姓曾名參字子輿。參讀森，輿，驂也，參亦可讀驂。孔子嘗曰：「參也魯」。然勤能補拙，人一能之己百之。夫子之道，終由曾子一以貫之。

此章敘曾子爲學之工夫，每日以三事省察自身。一省爲人辦事是否盡忠。忠者盡其全力也。二省與朋友交是否言而有信。信卽不欺朋友，亦卽不欺自己。三省傳習，受師之傳，行之也否？傳授生徒，先自溫習否？忠信傳習三事不闕，方能安心就寢。傳不習乎之習字，與前章學而時習相映。忠信是學習之要點。

【雪公講義】

【考證】禮大學篇：是故君子有大道，必忠信以得之。本篇：主忠信，無友不如己者。述而篇：子以四教，文行忠信。

【按】道德仁義禮樂，以及脩齊治平諸端，均須以忠信爲主施行之。具此篤純始得其成。學亦如之。仍與崇仁求學互映。至「日」字、「三」字，各註紛然，要在省身，餘不拘泥求異。

○子曰：道千乘之國，敬事而信，節用而愛人，使民以時。

此說國家大事。道，包咸注作治字講。乘，音勝，兵車也。

古時能出千輛兵車，謂之大國。治大國有五種要道。敬事者，事爲國事，敬爲謹慎。信者誠信。爲國者必須舉事敬慎，與民誠信。財物出自民間，必須節用。大學云：「生之者眾，食之者寡，爲之者疾，用之者舒，則財恆足矣。」此爲理財之要。愛人者，知民之疾苦，愛養之也。使民以時者，農工商民各有忙時，不在其忙時使之也。敬事而信，則民悅服。節用物力則足食。愛人、使民以時，則足兵。敬事、誠信、節用、愛人、使民以時，具此五者，方能治國。

○子曰：弟子入則孝，出則弟，謹而信，汎愛眾，而親仁。行有餘力，則以學文。

弟子。求學之人，學必有師，故稱弟子。所求之學有其先後。孔子以四科施教，德行，言語，政事，文學。首爲德育，先正其心也。後爲文學，游於藝也。

入則孝。此說在家庭必須孝養父母，身心俱安，而養心尤爲重要，貧士菽水承歡，卽是盡孝。

出則弟。弟亦作悌。讀替音，又讀第音。出外求學，或作他事，則行弟道。皇疏：「善兄爲悌。」邢疏：「弟，順也。」在家能孝，自能善事兄長，敬順兄長，以順親心。是謂之弟。出外，推此事兄之道，以待年長於己者是爲出則弟。

謹而信。行爲謹慎，言而有信。竹氏會箋引周易乾文言：「庸言之信，庸行之謹。」以證信屬言，謹屬行。

汎愛眾。博愛眾人也。與眾人交往，注重博愛，以養其平

等容眾之德，是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。

親仁。擇仁者而親近之。汎愛眾，無選擇。此從仁者學習，故須選擇。

行有餘力二句。行是實行孝弟等五事。行此五事以外，即是餘力。弟子求學，當先以此五事爲本。行此五事，非無餘力學文，是言學文先求其本，無本之文不可取。故云，行有餘力，則以學文。

學文，馬融注：「文者，古之遺文。」邢昺疏：「注言古之遺文者，則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是也。」

【雪公講義】

【考證】程子曰：弟子之職，力有餘則學文，不脩其職而先文，

非爲己之學也。

張南軒曰：非謂行此數事有餘力而後學文也；言當以是數者爲本，以其餘力學文也。

【按】張語較程語義達，可遵也。陸隴其松陽講義，載於論語集釋，可參考之，則知今之教育與今之學風矣。

（陸隴其松陽講義：大抵人之氣稟雖有不同，然亦差不多；只是從小便習壞了。氣稟不好的，固愈習愈壞，卽氣稟好的，亦同歸於壞。童蒙之時，根腳旣不曾正得，到得長大時，便如性成一般，卽能回頭改悔，發憤自新，也費盡氣力；況改悔發憤者甚少，此人才所以日衰，皆由蒙養之道失也。後世爲父兄者，有弟子而不教，固無論矣；卽有能教者，又都從利祿起見，束髮受書，卽便以利

祿誘之，不期其爲大聖大賢，而但願其享高官厚祿；這
個念頭橫於胸中，念頭既差，工夫必不能精實，只求掩
飾於外，可以悅人而已。教學如此，人才安得而不壞哉。
爲人父兄者，胡不一思，而甘使子弟爲俗人也。）

○子夏曰：賢賢易色，事父母能竭其力，事君能
致其身，與朋友交，言而有信。雖曰未學，吾
必謂之學矣。

此章說倫常之義。倫者五倫，常者不變也。此爲人倫之學，
時代有變遷，此學不能變。

子夏，孔子弟子，姓卜名商。

賢賢，上賢字作貴重講，下賢字作賢德講。易色，易作輕字講，色是美色。此明夫婦之倫。夫婦重德不重色，以正人倫之始。事父母能竭其力，此理之當然。君者國之領袖，國爲大團體，既曰事君，則必先公後私，故曰能致其身。公教人員，食於民，當以民事爲先。交友必須信實，辦事、言語，皆無欺，可謂有信。五倫爲學之本，行在五倫，卽是學矣。

劉氏正義：今案夫婦爲人倫之始，故此文敘於事父事君之前。漢書李尋傳引此文，顏師古注，易色，輕略於色，不貴之也。

【雪公講義】

【考證】集解：孔曰。易色，言以好色之心好賢，則善也。

皇疏：凡人之情，莫不好色，而不好賢；今若有人，能

改易好色之心以好於賢，則此人便是賢於賢者。

陽湖劉申受言：是關雎之義也，此賢賢易色，指夫婦之切證。

論語述何曰：(節)六經之道，造端乎夫婦，有夫婦然後有父子，有父子然後有君臣，故首舉之。

吳氏曰：子夏之言，其意善矣。然辭氣之間，抑揚太過，其流之弊，或將至於廢學。

(附)翁方綱論語附記，亦載吳氏此條。疑係陸隴其門人吳元音者，曾協編四書大全，或以爲同時之人，姑隱其名。劉正叟曰：其人既能此等之事，而自言未學，吾必謂之已學，蓋此等非學不能也。

【按】此章之首，愚采陽湖劉氏及論語述何等說。蓋於首次等

章，皆一脈絡，而於有子一章，尤足證其義旨。
雖曰未學二句，只采劉正叟氏之說，不致後學謗經。

○子曰：君子不重則不威，學則不固；主忠信，無友不如己者，過則勿憚改。

此章講法有二。其一：

「君子不重則不威。」重者，莊重。威，是威儀。君子不莊重，則無威儀。

「學則不固。」孔安國注：「固，蔽也。」焦循論語補疏引曲禮鄭康成注：「固，謂不達於禮也。」焦氏以爲：「不達於禮，是爲蔽塞不通。」蔽塞，不達於禮，所以不莊重。求學

則不蔽塞，故云學則不固。

「主忠信，無友不如己者，過則勿憚改。」此說學。鄭注：「主，親也。」親近忠信之人，以忠信之人爲師。學須有師，又須交友。無友不如己者，如字古注有異解，一作似字講。茲從之。不如己，指在脩養道德方面不似我，例如我講求忠信，彼則講求詐術，彼我志不同，道不合，不能結交爲友。無友之無，舊文作毋，義爲勿。無友不如己者，卽是勿交與我道不同之人爲友。人有過，而不自知，師友知而告之，則勿憚改。鄭注：「憚，難也。」有過，勿難於改也。

又一講法：

「君子不重則不威，學則不固。主忠信。」君子不莊重，則無威儀，學則不堅固。欲其堅固，須以忠信爲主。皇疏：「忠

信爲心，百行之主也。」故以忠信爲主，所學則堅固，其人則能莊重而有威儀。

「無友不如己者，過則勿憚改。」講法如前。

揚子法言脩身篇，謂人須取四重。卽重言，重行，重貌，重好。言重則有法，行重則有德，貌重則有威，好重則有觀。此處好字卽是嗜好。嗜好高雅者，如琴棋書畫等，則有可觀。學者言行貌好皆須學其莊重。

○曾子曰：慎終追遠，民德歸厚矣。

孔安國注：「慎終者，喪盡其哀。追遠者，祭盡其敬。君能行此二者，民化其德，皆歸於厚也。」

慎終者。慎是謹慎，終是壽終。父母壽終時，須依喪禮，謹慎治理喪事。父母之喪，以哀戚爲重。故孔注云：「喪盡其哀。」

追遠者。喪葬之後，須依禮依時追念祭祀。追遠之遠有二義。一爲父母去世已經久遠，二爲祖父母以至歷代祖先，距今已遠，皆須追祭以時，祭則必誠必敬。故孔注云：「祭盡其敬。」子子孫孫，如是追遠祭祀，是爲不忘本。

民德歸厚者。邢疏：「言君能行此慎終追遠二者，民化其德，皆歸厚矣。言不偷薄也。」聖賢施教，以孝爲本。孝經：「子曰，夫孝，德之本也，教之所由生也。」此章「慎終追遠，民德歸厚」卽是講孝道，厚德由行孝而來。

○子禽問於子貢曰：夫子至於是邦也，必聞其政；求之與，抑與之與。子貢曰：夫子溫、良、恭、儉、讓以得之；夫子之求之也，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。

鄭康成注：「子禽，弟子陳亢也。子貢，姓端木名賜。」

子禽問，夫子周遊列國，所到之國，必與聞其國之政，此爲求得之耶？抑其國君自願與之爲治耶？子貢不答以求之與之，乃曰溫良恭儉讓以得之。必曰求之，「其諸異乎人之求與。」此意是說，亦有異於他人之求之也。程氏集釋引洪頤煊讀書叢錄：「其諸，是齊魯閒語。」其諸之諸，當在字講，即在溫良恭儉

讓五字上。溫者貌和，良者心善，恭者內肅，儉乃節約，讓卽謙遜，具此五者，可謂不求之求，乃令列國之君信而敬之，不疑忌其干人之政，故願推誠咨以政事，實由人君自與。

○子曰：父在觀其志，父沒觀其行；三年無改於父之道，可謂孝矣。

孔安國注：「父在，子不得自專。故觀其志而已。父沒，乃觀其行也。孝子在喪，哀慕猶若父在，無所改於父之道也。」

此章爲夫子論孝。父在世，子不得專，但觀其心志是否肖父。例如父有善行，則承順之，有不善行，則幾諫之。父歿，子得自專，乃觀其行爲。居喪三年，哀思猶若父存，不改於父

之道。如此可謂孝矣。

經文：「觀其志。觀其行。」古人有謂觀父之志，觀父之行。今依孔注及皇、邢二疏，仍作觀子之志，觀子之行講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，是就善者而言。如不善，則非不可改。然如非善非惡，乃父所守之家中舊規矩，則以不改爲是。

○有子曰：禮之用，和爲貴。先王之道，斯爲美。小大由之，有所不行。知和而和，不以禮節之，亦不可行也。

「禮之用，和爲貴。先王之道，斯爲美。」禮，講規矩，不能亂。但在用時，應當以和爲貴。先王，是先代的帝王。王，

是指聖人在位者。先王爲政之道，卽是制禮用和。禮由先王所制立，歷代雖有增損，但以用和爲最美。

皇邢二疏皆以和作音樂之樂講。今不從。依經文和是禮之用。劉氏正義說：「和是禮中所有，故行禮以和爲貴。皇邢疏以和爲樂。非也。」

「小大由之，有所不行。」皇邢二疏，由字皆作用字講。此意是說，無論小事大事，皆用禮，而不用和，則於事有所不行。

「知和而和，不以禮節之，亦不可行也。」既知和爲貴，然而專門用和，不用禮來節制，此亦不可行。馬融注：「人知禮貴和，而每事從和，不以禮爲節，亦不可行。」

皇疏引沈居士云：「上純用禮不行，今皆用和，亦不可行也。」

○有子曰：信近於義，言可復也；恭近於禮，遠
恥辱也；因不失其親，亦可宗也。

「信近於義，言可復也。」信，是一個人說話有信用。義，是合宜。復，古注作反復講。信與義不同，但必須近於義。信由言語表達，信須近於義，則言語可以反復。即反復思維所說的話是否合宜。合宜則守信，不合宜則不必守信。

劉氏正義說：「孟子離婁篇云，大人者，言不必信，唯義所在。是信須視義而行之，故此言近於義也。鄭注云，復，覆也，言語之信可反覆。案，復覆古今語。說文，復，往來也。往來即反覆之義。人初言之，其信能近於義，故其後可反覆言之也。」

皇疏：「信，不欺也。義，合宜也。復，猶驗也。夫信不必合宜，合宜不必信。若爲信近於合宜，此信之言乃可復驗也。若爲信不合宜，此雖是不欺，而其言不足復驗也。」

不合宜之信，皇邢二疏皆舉尾生事例。尾生與女子約會於橋下，女子未來，大水忽至，而尾生爲了守信，竟抱橋柱，不肯離去，被水淹死。史記蘇秦傳，莊子盜跖篇等，均載此事。像尾生這樣守信，卽是不近於義。

「恭近於禮，遠恥辱也。」恭是恭敬人，自己要卑遜，但要近於禮，也就是要合乎禮節，這才能遠離恥辱。如果恭而不合禮，便是恥辱。皇邢二疏皆引用周易巽卦爻辭「巽在牀下」爲例，說明不合禮。巽是卑順之意，巽在牀下，是卑順過甚。

「因不失其親，亦可宗也。」因，孔安國注，以及皇邢二

疏，皆作親字講。宗，作敬字講。意謂所親不失其親，亦可宗敬。亦即所親的是仁義之人，是爲不失其親。能夠所親不失其親是有知人之明，故可宗敬。朱子集注：「因，猶依也。」意謂依靠亦須依得其人。此亦可學。

又，因作姻字講，宗是宗族之義。婚姻必須慎重選擇，方能不失其親。姻親亦可在九族之內，故云亦可宗也。

潘維城論語古注集箋，以及劉氏正義，皆引桂馥羣經義證，考據古籍及說文，因不失其親的因字，是婚姻的姻字。可宗的宗字，程氏樹德作宗族之宗講。漢儒解釋九族，除直系九族外，又有父系母系妻系共爲九族之說。因此，程氏解釋：「締姻不失其可親之人，則亦可等於同宗。」

○子曰：君子食無求飽，居無求安，敏於事而慎於言，就有道而正焉，可謂好學也已。

此章要義在講好學。

「君子食無求飽，居無求安。」鄭康成注：「學者之志，有所不暇也。」君子是求學求道的人。君子所求者，比食居更重要。所以，食無求飽，居無求安，專心求學。

「敏於事而慎於言。」敏字，孔安國作疾速講，焦循論語補疏作審慎講，劉氏正義兼採兩說。君子做事要敏捷，但事先要審慮周詳。君子說話謹慎，是為慎於言。慎言可使其守信合義。

「就有道而正焉。」有道，是有道德而學有專長之人。君子所學如有疑問，則去請問有道德有專學的人，求其指正。

「可謂好學也已。」照以上所說而行，可以說是好學了。

○子貢曰：貧而無諂，富而無驕，何如。子曰：可也，未若貧而樂，富而好禮者也。子貢曰：詩云：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。」其斯之謂與。子曰：賜也，始可與言詩已矣；告諸往而知來者。

邢疏：「佞說爲諂。」鄭康成說：「樂謂志於道，不以貧爲憂苦。」

子貢問：人雖貧窮，而無諂求，人雖富有，而不驕傲，何

如？邢疏：「若能貧無諂佞，富不驕逸，子貢以爲善，故問夫子曰，其德行何如？」

孔子答曰，可也。然而未若貧而樂道，富而好禮。孔安國注：「可也，未足多。」無諂無驕雖可，但不如樂道好禮。貧而樂道，如顏子簞食瓢飲，不改其樂，這比無諂更好。富而好禮，則能以恭敬待人，雖對貧賤之人亦能待之以恭敬，這比不驕更好。子貢卽悟孔子之意，便引詩經衛風淇奥篇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」兩句詩問孔子，樂道好禮，此義就是詩所說的切磋琢磨嗎？爾雅釋器：「骨謂之切，象謂之磋，玉謂之琢，石謂之磨。」孔安國注：「能貧而樂道，富而好禮者，能自切磋琢磨。」子貢領悟，無諂無驕，還是不足，須能貧而樂道，富而好禮，始能成德。猶如骨象玉石經過切磋琢磨，始能成器。

孔子乃稱許子貢。從此可以與子貢談詩了。因爲，告諸往而知來者。孔安國注：「諸，之也。」皇邢二疏皆說，告諸往，是孔子告之子貢以樂道好禮，而知來者，是子貢知引詩以解其義。詩須悟性，會詩則能鑑往知來。盛衰興亡之事，皆能預知。子貢悟性好，所以可與言詩。

○子曰：不患人之不知，患不知人也。

患是憂患。不患人不知我，但患我不能知人。學爲君子，有道而人不知，道不能行，屬於天命，無可憂患。若我不能知人，實爲大患。爲領袖者不得賢才，求學者不得良師益友，以其賢愚莫辨之故，是以爲患。

「患不知人也。」釋文作「患不知也。」皇疏：「王肅曰，

但患己之無能知也。」

【雪公講義】

學而篇提要

○有子曰其爲至未之有也。是一段。君子務本四句，乃引孔子之言。

○子曰：弟子入則孝至而親仁。是一段。行有餘力，則以學文。張南軒曰：「言當以是數者爲本，以其餘力學文也。」其義可從。

○子夏曰賢賢易色至有信。是一段。陳祖范經咫、以及論語述何、劉氏正義等，皆云此四皆明人倫。劉申受謂賢賢是關雎之義。可從。雖曰兩句，四書辨疑謂是子夏假設之言。劉正

雙謂其人既能此等之事，而自言未學。皆可從。

○子曰君子不重至主忠信。是一段。上二句是病，下一句是治。次段是環境防範。上句防染，下句自省去非。凡能去非，皆可曰如己者。

○父在觀其章（按）旨有論孝觀人兩說，余可論孝。觀志觀行，有爭，余從觀子之說。其父之道，只言善與常者，不及其惡。經有繼志與幾諫之訓，知孝者決不順惡繼惡。但善與常者，亦自萬殊，如父子大小不同，無妨三年後變通。

學而章二段爲知行總說

第一段 受業始終

子曰：學而時習之，不亦說乎。

學是求著接受教育。習是溫習所學的事業。悅是學習成功以後，心中得的愉快。

學習的甚麼事業？這裏指的是中華聖賢文化。大體就是格物、致知、誠意、正心、脩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等這些事。也是人人離不開的事，必須學纔會辦。怎麼個學法？說來很不簡單，在開始必先有個印象，使心專一。只可將孔子走的路線舉出來，作個標準。人類皆有無聲無臭的天性，純真純潔，卻是一切理想思路的主體。但能不失真純面目，就名曰「道」。禮記中庸篇說：「天命之謂性，率性之謂道。」是道字正解。其中有自然知覺，稱曰良知，就是性「德」。又有自然能力，

稱曰良能，就是性的「仁」善。這三種事是內在的本體。

本體具備，自然發起作用。「藝」術百工，一切事物，有形無形，都是他爲原動力。藝術一句，凡儒家的六藝四教，典章文物等，都包括其中。不過因時增減而已。這是外在的大用。

孔子的學行準則，就是「志於道、據於德、依於仁、游於藝。」中華歷代聖賢文化，經孔子一番整理，才有系統，所以稱曰集大成。孔子自己學行準則，就是中華文化的中心。以上說的本體，必須深研，說的大用，必須精學，纔能發揚日新，能以真得。這一段「學」字，雖然爲讀書士人說的，但是各界各業皆可採用。所學有了真得，纔能愉快。這卻不分彼此，一樣的心理。

第二段 名顯道宏

有朋自遠方來，不亦樂乎。

學有成就，名已遠揚。倘有志同道合的，遠來求學，或來訪問，竟能把自己所得，廣益人羣社會，豈不是很歡樂的事。

第三段 時機不合

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。

假若時機不合，不逢知音，空懷大才，無處去用；既是學有所得，自然知命，不可牢騷不平，自傷中和。應該養氣持志，不怨不尤，完成宏量君子，天爵更爲尊貴。

其爲章二段孝悌爲脩齊治平基礎

第一段 孝悌爲行仁開源

有子曰：其爲人也孝弟，而好犯上者，鮮矣；
不好犯上，而好作亂者，未之有也。

前章舉的六藝。第一件就是禮。禮記的第一句話是「毋不敬」，這是禮的總綱。除了禽獸，凡是人類無不皆有禮敬，不過精粗之分而已。人有禮敬必吉，家有禮敬能昌，國有禮敬自強，若無禮敬必亂。所以政府先端正禮俗，繼又提倡「莊敬自強」，在世界惡劣環境中，我反日漸繁榮，更得國際多助。可知禮敬的重要。

禮記說「毋不敬」，但也有先後輕重區別。至親者、位尊者、有德者，自然居先。父母親而又尊，更要先之又先，必須

孝敬。兄長同胞，又先我生，必盡悌道。此是天經地義絲毫不許懈怠。然後推及一切皆加禮敬。凡侵犯侮慢等事，概不能作。敬父母兄長名曰「孝弟」。禮敬一切名曰行「仁」。這是脩身至平天下一貫的路線，從始至終，有先有後。

人知禮敬，纔行孝悌，人皆有父母，彼此一禮，自然禮敬一切，普遍行仁。既行孝悌，是知禮敬之理，那侵犯長上的事，是無禮不敬動作，孝悌的人，深以為恥，就少有這樣事了。再凡不守家庭規矩，破壞社會秩序，違犯國家法律，都非禮敬行仁，是名作亂。因這些事都有級層主管，深恥侵犯長上的人，再去為非作亂，是不可能的，這是治安的根本辦法。

第二段 行仁為達道之本

君子務本，本立而道生；孝弟也者，其爲仁之本與。

上段孝悌定亂，事雖易知，理卻深密難明，因這是聖賢的大道。所以有二段解釋，舉出內在的本體，教人用孝悌去求，自能易入，否則多言悟少。

辦事徹底，必須通理達道，若一知半解，不能成甚麼大事。這裏忽然提出「務本」來，就是事宜追求根本，只要立住根本，大道自會發生，要來說他，還得繞個彎子，須先說出孝悌的根本，更說明孝悌是仁的根本。要知，行仁便是脩道的路程，道已在近前，既明且達，事就一貫成功了。所以孔子志道依仁。在禮記中庸篇有解釋——「脩道以仁。」

論語講要 爲政第二

○子曰：爲政以德，譬如北辰，居其所，而眾星共之。

爲政者，廣義指一切政治領導人，狹義指國家元首。政是政治，德是道德。國家政治本於道德，合理、利民，則得民眾擁護，譬如北辰之得眾星圍繞。古注或以北辰爲星名，或謂非星，但表方位，即地球北極與天空相對之處。今採非星說。天空無星之處，空體不動，而眾星共之。空體譬如人君，眾星譬如大臣與人民。共拱通用，引申爲圍繞。人君安居其所，而得臣民圍繞擁護，實由人君爲政以德而然。中國文化尊重德性，

無論國家領袖，機關首長，甚至為家長者，皆應以德為本。

○子曰：詩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：「思無邪。」

孔子說，詩，三百篇，可用一句詩來概括，就是思無邪。

「詩三百。」詩是詩經，也就是後來由毛亨作傳的毛詩，古時通常只稱為詩。詩經有二百十一篇，其中有六篇只有篇目，而無詩辭，實際為三百零五篇。據史記孔子世家說，古者詩有三千餘篇，後經孔子刪定為三百零五篇。此處「詩三百」是取整數而言。漢書藝文志說：「古有采詩之官，王者所以觀風俗、知得失、自考正也。孔子純取周詩，上采殷，下取魯，凡三百五篇。」

「一言以蔽之。」一言，就是一句。蔽字，古注不一。包

說一言以當之。鄭說一言以塞之。韓李論語筆解一言以斷之。朱子說一言以盡之。爲求容易了解，可作概括講，也就是總括的意思。三百篇詩的要義，可以總括在一句詩裏。這句詩就是思無邪。

「思無邪。」這是詩經魯頌駉篇的一句詩。孔子引來總括三百篇詩的意義。程氏樹德論語集釋引項氏家說解釋，思無邪的思字是語助辭。又引鄭氏浩論語集注述要，考據詩經國風邶國北風篇裏「其虛其邪」句，漢人引用多作「其虛其徐。」邪徐二字古時通用。詩傳「虛，虛徐也。」二字是一個意思。因此，駉篇思無邪，就是無虛。依此解釋，三百篇詩的本義，都是真情流露之作。

○子曰：道之以政，齊之以刑，民免而無恥；道之以德，齊之以禮，有恥且格。

道同導。皇疏：「導，謂誘引也。」劉氏正義依禮記緇衣篇，道作教字講。孔安國說：「政，謂法教也。」皇疏：「政，謂法制也。」

道之以政，就是用政治領導人民。爲政者制定施政條文，令民遵行。民眾如有不遵者，則齊之以刑。齊作整字講。卽用刑罰來整飭之。這樣所得的效果，就是民免而無恥。孔注免爲苟免，廣雅釋詁免作脫字講。民眾爲苟免刑罰，乃服從政令，然非心服。刑罰稍弛，民則犯法，而不以爲羞恥，是爲無恥。管子牧民篇，以禮義廉恥爲治國之四維。國民無恥，亡國之日，

不問可知。

道之以德，齊之以禮。包注：「德，謂道德。」以道德導民，如有人民不從政令者，則以禮整飭之。如此，所得的效果，便是人民有恥且格。釋文引鄭注：「格，來也。」來，是民心來歸的意思。人民以犯罪爲恥，而且誠心來歸，擁護政府。何晏注：「格，正也。」人民有羞恥心，而且歸於正。此說亦可。

○子曰：吾，十有五，而志于學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耳順，七十而從心所欲，不踰矩。

皇邢二疏皆說，此章是孔子隱聖同凡，勸人勤學。

「吾十有五，而志于學。」有字，音義皆同又字。古文句法，十有五，就是十又五，語體就是十五。孔子說：「我十五歲卽志于學。」毛詩傳說：「詩者，志之所之，在心爲志，發言爲詩。」依此解釋，志就是心之所之，也就是一心趣向之意。志于學，就是專心求學。史記孔子世家說：「孔子爲兒嬉戲，常陳俎豆，設禮容。」孔子在童年，卽知求學。此處孔子自述十五歲志于學，皇邢二疏皆據白虎通辟雍篇解釋，十五是成童之歲，心志堅明，故自十五始志于學。劉氏正義據白虎通說，十五歲是入大學之年，所學的是經術。劉氏又據禮記大學篇所說，始於致知格物，終於治國平天下，皆是大學所學的經術。

「三十而立。」皇疏：「立，謂所學經業成立也。」劉氏正義：「立，謂學立。」自十五歲，志于學，至三十歲，所學

已成立。也就是學有根柢，有力，非外力所能搖動。

「四十而不惑。」孔安國注，不惑，就是不疑惑。程氏樹德論語集釋，引黃式三論語後案：「立，必先不惑，而言不惑於立之後者，何也。夫子曰，可與立，未可與權。立，守經也。不惑，達權也。」不惑，遇事可以行權，無可，無不可。立，則是：可即可，不可即不可。不知權變之道。所以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。

「五十而知天命。」天命，就是天的命令。如劉氏正義引漢書董仲舒傳對策曰：「天令之謂命。」劉氏正義說：「知天命者，知己爲天所命，非虛生也。蓋夫子當衰周之時，賢聖不作久矣。及年至五十，得易學之，知其有得，而自謙言無大過。則天之所以生己，所以命己，與己之不負乎天。故以知天命自

任。命者，立之於己，而受之於天，聖人所不敢辭也。」孔子學易，乃知天命。吾人雖聞天命，未必能知，須先信賴聖言，以求知之。

「六十而耳順。」鄭康成注：「耳順，聞其言，而知微旨也。」皇疏：「但聞其言，即解微旨，是所聞不逆於耳，故曰耳順也。」皇疏又引李充說：「心與耳相從，故曰耳順也。」順字，說文：「理也，从頁川。」段注以爲，自人之頭頂至腳踵，如河川流通，至爲通順。順之而後，始見天理，始著條理。由此可知，耳順就是耳的功能已經通順自己以及他人的心理，故能聞他人之言，即知他人的心意。此是耳聞無礙之境。

「七十而從心所欲，不踰矩。」從心的從字，作順從講。矩是端正方形的工具，說文作巨，引申爲法度之義。孔子至七

十歲時，順從心之所欲而不踰越法度。順心而爲，自然合法，也就是動念不離乎道。

程氏樹德論語集釋，引明儒顧憲成講義說：「這章書，是夫子一生年譜，亦是千古作聖妙訣。」顧氏以爲，孔子自十五志于學，至四十而不惑，是脩境。五十知天命，是悟境。六十耳順，至七十從心，是證境。顧氏此說，大有道理。

○孟懿子問孝。子曰：無違。樊遲御，子告之曰：孟孫問孝於我，我對曰無違。樊遲曰：何謂也。子曰：生，事之以禮。死，葬之以禮。祭之以禮。

據孔安國注，孟懿子，是魯國大夫，姓仲孫，名何忌。懿，是他的諡號。

魯國出自桓公的三大公族，即孟孫氏、叔孫氏、季孫氏。這三家都是魯國的權臣，愈到後來，權勢愈重，違禮亂政亦愈甚。孟懿子就是孟孫氏的後代。他的父親是孟僖子仲孫纘。春秋昭公七年，左氏傳說，孟僖子將死，召其家臣，遺囑何忌從孔子學禮。是知懿子在孔門有弟子名分。但弟子傳裏沒有懿子，論語此章之注，只說懿子是魯大夫，不說是孔子弟子。據劉氏正義說，孔子仕魯，命墮二家不合制度的都城，獨有懿子梗命，以致聖人政化不行。弟子傳不列其名，此注亦不云弟子，當爲此故。

「孟懿子問孝。」孔子答復：「無違。」諸弟子問孝，孔

子答復，因人而異。此以「無違」答復懿子，是教懿子，不違其父教其學禮之意。不違父教學禮，就是孝道。

「樊遲御。」樊遲是孔子弟子，名須，爲孔子御車。孔子告訴樊遲說，孟孫向我問孝，我答復他「無違。」孟孫，就是孟懿子。據鄭康成注，孔子惟恐孟孫不了解無違之意，所以告訴樊遲，以便轉爲孟懿子解釋。

「樊遲曰，何謂也。」樊遲亦不了解無違何意，故問孔子「何謂也。」孔子就以生事葬祭三句解釋其意義。

「生事之以禮。」父母生存時，爲子者以禮事奉父母。如邢疏引禮記曲禮所說「冬溫而夏清，昏定而晨省。」之屬。事奉父母的衣食住等，一切皆合禮制。

「死葬之以禮。」父母去世時，以禮辦理喪葬之事。如棺

槨墓地等，都要合乎禮制。

「祭之以禮。」喪畢則祭。邢疏謂春秋祭祀以時思之。祭祀時所用的祭品，皆有禮制。

皇疏：「孟孫三家，僭濫違禮，故孔子以每事須禮爲答也。」生事，死葬，祭祀，皆能以禮，便是盡孝。孟孫、叔孫、季孫，三家皆違禮，所以孔子教懿子無違。

○孟武伯問孝。子曰：父母唯其疾之憂。

馬注，孟武伯是孟懿子之長子，名蒧，武是諡號。

孟武伯問爲孝之道。孔子答復，父母唯其疾之憂。唯其的其字，是指子而言。子事父母，不能使父母爲子憂愁。唯子有疾病時，父母憂之。其餘一切不能使父母憂。

集解，馬融曰：「言孝子不妄爲非，唯有疾病，然後父母憂之耳。」

○子游問孝。子曰：今之孝者，是謂能養。至於犬馬，皆能有養。不敬，何以別乎。

孔安國注：「子游，弟子，姓言，名偃。」

子游問行孝之道。孔子答覆他說：「今之孝者，是謂能養。」此意是說，「今之行孝者，唯說能養。」例如以飲食養父母。是謂的「是」字，王引之經傳釋詞作祇字講，邢疏作唯字講。

能養父母，這就是孝嗎？孔子語氣一轉，便說：「至於犬

馬皆能有養。」能養，何只爲人子者，至於犬馬皆能以其體力服事主人。如犬能守夜，馬能代勞，這也是能養。「至於」二字，據劉淇助字辨略，是兩事相及之意。

「不敬何以別乎。」犬馬雖然皆能有養，但不知敬。唯人能夠知禮，知禮則能敬。如果人子只能養父母，而不能恭敬父母，這與犬馬有何分別呢？

犬馬能養，古注有兩種解釋。一是包咸注：「犬以守禦，馬以代勞，皆養人者。」此以犬馬比喻人子。此說可採。一是集解另舉一說：「人之所養，乃至於犬馬，不敬，則無以別。孟子曰，食而不愛，豕交之也。愛而不敬，獸畜之也。」此以犬馬比喻父母。所舉孟子語，在盡心篇。朱子集注唯採此說。他說：「言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。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，則

與養犬馬者何異。」劉氏正義以爲：「以犬馬喻父母，於義難通，自昔儒者多譏之。」以上兩說之外，後儒尙有其他解說，不再列舉。

今列表解，以明喻子之說：

今之孝者是謂能養

至於犬馬皆能有養

不敬何以別乎

孝者，指人子而言。犬馬、與孝者對稱。人子能養父母，犬馬能養主人。由這兩個能字看來，顯然是以犬馬比喻人子。專說能養，則人獸沒有分別。不敬何以別乎。敬與不敬，是人獸之別。

○子夏問孝。子曰：色難。有事，弟子服其勞。

有酒食，先生饌。曾是以爲孝乎。

子夏問行孝之道。孔子答復他說：「色難。」色，是顏色。難，是不容易。以飲食養父母，不算是難事。唯以和顏悅色侍奉父母，才是難得。一個孝子，與父母相處時，心中自然和順欣悅，形之於外，便是和顏悅色。此色是孝心的表現，能養父母之心，所以是難。

孔子說了「色難」之後，即舉事例說明。「有事，弟子服其勞。有酒食，先生饌。曾是以爲孝乎。」馬融注：「先生，謂父兄也。饌，飲食之也。」馬注稱父兄爲先生，後儒多不從。茲依通常解釋，稱呼老師爲先生。孔子舉例說。老師有事，弟子代勞。有酒、有食，弟子奉請老師飲之食之。弟子事師如此，

如果人子事親，也是如此，乃是以爲孝乎。

禮記檀弓篇記載，事親與事師，皆須奉養與服勤，但喪禮有分別。師去世時，弟子心喪三年，不須穿喪服。平時事師雖然與事親要同等的奉養服勤，但事師著重於尊敬，事父母則著重於親子之情，須有和顏悅色，所以只拿事師之道來事父母，不足以爲孝。

此章「色難」之義，昔儒解釋甚繁。古注約有兩種解釋。一是包咸說：「色難者，謂承順父母顏色，乃爲難也。」此以色指父母的顏色。一是詩經邶風凱風篇，孔穎達正義引論語此章鄭注說：「和顏悅色，是爲難也。」此以色指爲人子的顏色。程氏集釋按語：「色難，包注與鄭注異。然下服勞奉養，皆就人子言之。則色當爲人子之色。鄭注義爲長。」

○子曰：吾與回言終日，不違如愚。退而省其私，亦足以發。回也不愚。

孔安國注：「回，弟子，姓顏，名回，字子淵，魯人也。」

孔子說：「吾與回言終日，不違如愚。」孔子與顏回談話，

談了一整天。顏回「不違，如愚。」不違就是毫無阻礙之意。

孔子講，顏回聽，順暢無礙。顏回只在聽，不問一句話，好像

愚人。孔安國注：「不違者，無所怪問，於孔子之言，默而識

之，如愚。」

「退而省其私。亦足以發。回也不愚。」前說「如愚。」

實非真愚。所以孔子又說，回退出之後，我省察他私與二三弟子言談，亦足以發揮所聞的義理。回也，其實不愚。孔安國注：

「察其退還，與二三子說繹道義，發明大體，知其不愚。」

皇疏說：「諸弟子不解，故時或諮問。而顏回默識，故不問。不問，如愚者之不能問也。」諸弟子中或有認爲，顏子不問，是愚者不能問。所以孔子讚美顏回不愚。顏子默而識之，寡言篤行，正是他人當學之處。所以孔子說顏回不違如愚。

○子曰：視其所以；觀其所由；察其所安。人焉廋哉，人焉廋哉。

學而篇：「子曰，不患人之不己知，患不知人也。」如何知人，此章視觀察三句經文就是知人的方法。

春秋隱公五年穀梁傳：「常事曰視，非常曰觀。」爾雅釋

詰：「察，審也。」劉氏正義說：「視、觀、察，以淺深次第爲義。」

「視其所以。」以，何晏集解作用字講。皇侃解釋：「卽日所行用之事。」卽日就是當日，近在眼前。卽日之事，就是穀梁傳解釋的日用尋常的事情。視其所以，就是看此人平常所作之事。這是從近處看。只看眼前之事，尙不足以了解此人。

「觀其所由。」集解：「由，經也。言觀其所經從。」皇疏之意，從來所經歷之事。劉氏正義：「所由，是前日所行事。」依穀梁傳說，卽是觀非常之事。這也可以說，從遠處看此人如何辦事。亦卽由過去的特別事跡，進一步認識此人。

「察其所安。」就前述所視所觀之事而言，詳察其辦完事情之後，他的表情如何，以明其本意。皇疏：「安，謂意氣歸

向之也。」劉氏正義：「安者，意之所止也。」潘維城論語古注集箋說：「行善而安之，則善日進。有過而安之，則惡日積。」
皇疏：「視，直視也。觀，廣瞻也。察，沈吟用心忖度之也。即日所用易見，故云視。而從來經歷處，此即爲難，故言觀。情性所安，最爲深隱，故云察也。」

「人焉廋哉，人焉廋哉。」廋，是隱藏之義。孔安國注，作匿字講。知人很難，但用以上的方法，即由其人各種事跡去觀察，便能知道他是何種人，是君子，是小人，皆能顯然，他何能隱匿其實情。

皇疏：「焉，安也。廋，匿也。言用上三法，以觀驗彼人之德行，則在理必盡。故彼人安得藏匿其情耶。再言之者，深明人情不可隱也。」

○子曰：溫故而知新，可以爲師矣。

溫，就是溫習。皇侃疏說：「故，謂所學已得之事。新，謂即時所學新得者。」例如讀書，已經讀過的書，再加讀誦思維，古人叫做溫書，也就是溫故。尙未讀過的書，現在研讀，以求了解書中所載的事理，卽是知新。溫故知新，隨時吸收新知，而又研究已得之學。如此好學，可以爲人師。

又如朱子說：「故者，舊所聞。新者，今所得。言學能時習舊聞，而每有所得，則所學在我，而其應不窮，故可以爲人師。」此說是由溫故而發明新義。亦可採取。

○子曰：君子不器。

包咸注：「器者，各周於用。至於君子，無所不施。」

器是器具，一器一用。皇疏以「舟車殊功」比喻器的用途。舟行於水，車行於陸，各限其用。君子不器者，君子之學，不像器具那樣限於一種功用。而是有大事時，即作大事，有小事時，即作小事。凡有利於大眾之事，皆可爲之。無論大小事，皆是盡心盡力而爲。是以君子求學，不以一器自限，而須博學多聞。雖然博學多聞，猶不以器自許，而志於形器以上的道。有道便是君子儒。

○子貢問君子。子曰：先行其言，而後從之。

子貢問，如何爲君子。孔子答：「先行其言，而後從之。」此意是說，君子先其言而行，行之而後，其言從之。「從之」

的意思，就是言從其行。如此，言行相符，即是君子。

朱子集注：「周氏曰，先行其言者，行之於未言之前。而後從之者，言之於既行之後。」

劉氏正義引大戴禮曾子制言篇：「君子先行後言。」又立事篇：「君子微言而篤行之，行必先人，言必後人。」

程氏集釋引沈括夢溪筆談，以及郝敬論語詳解，主張以「先行」讀作一句，以「其言而後從之」讀作一句。但依朱子集注所引周氏解釋，即照舊讀「先行其言」自無不可。

○子曰：君子周而不比，小人比而不周。

此章所說的君子小人，是就品德而言。君子是有德之人，小人是無德之人。周比二字，古注或作公私講，或作義利講，

或作普遍與偏黨講。今依公私講法。公就是周，私就是比。君子辦事，爲公，而不爲私。平時脩養，亦是去其私心，存其公心。此卽周而不比。小人辦事，爲私，而不爲公。無事時，心中所想的，也是有私無公。此卽比而不周。公是公平正直，私則與此相反。分辨君子與小人，卽在公私二字。

此章古注，孔安國說：「忠信爲周，阿黨爲比。」皇疏：「周是博遍之法，故謂爲忠信。比是親狎之法，故謂爲阿黨。」皇疏又引孫綽說：「理備故稱周，無私故不比。」邢疏說，孔注忠信爲周，是國語魯語之文。劉氏正義引呂氏春秋達鬱篇注：「阿，曲媚也。」劉氏說：「阿黨與忠信相反，正君子小人性情之異。」

○子曰：學而不思則罔，思而不學則殆。

「學而不思則罔。」學是學習。皇疏說是學舊文，其意就是讀聖人書。思是研究。包咸說爲尋思。罔，包注爲「罔然」，皇疏另一解釋，卽是「誣罔」。依包氏說，讀書而不尋思書中的義理，則罔然無所得。依皇疏說，讀聖人書，而不精思其義，以致行用乖僻，此是誣罔聖人之道。罔字之義，包注就學者方面解釋，皇疏就聖人方面解釋，罔字實有這兩方面意義，可以合講。

「思而不學則殆。」何晏注：「不學而思，終卒不得，徒使人精神疲殆。」劉氏正義說：「殆與怠同。」何注之意，不讀書，只憑自己思索，終無所得，徒使人精神疲怠而已。朱子

集注：「不習其事，故危而不安。」王念孫讀書雜誌，引史記扁鵲傳裏「拙者疑殆」說：「此殆字，非危殆之殆。殆亦疑也。古人自有複語耳。」王氏又引公羊傳襄公四年何休注：「殆，疑也。」因而指出論語爲政篇思而不學則殆的「殆」字，亦作疑字講。其意是說，思而不學，「無所依據，則疑而不決也。」王氏之子王引之，在其經義述聞裏，亦以殆作疑講。他說：「思而不學，則事無徵驗，疑不能定也。」依王氏說，殆作疑字講，甚合經義。

【雪公講義】

「罔」義。包曰：罔然無所得。皇侃：罔、誣罔也。誣罔聖人之道也。

【按】包皇各就一方言，實有關於兩方，可合而言之。

「殆」義。何曰疲惫。朱曰危而不安。

王念孫引公羊傳何休注，殆、疑也。又引史記倉公等傳，殆均作疑解。

【按】此處殆字，依王所引，其義較長。

○子曰：攻乎異端，斯害也已。

攻，治也。古人謂讀書爲攻書，即學習之義。何晏集解：

「攻，治也。善道有統，故殊途而同歸。異端，不同歸者也。」

例如學禮學樂，是殊途。但皆歸於善道，是爲同歸。又，聖人講中道。如中庸記載，舜執其兩端，用其中於民。孔子亦是講中道。攻乎異端即是偏執一端，或不能執兩用中，則皆有害。

【雪公講義】

「攻」義。何晏、皇侃皆曰治也，謂學爲治。范曰：攻、專治也，故治木玉金石之工曰攻。集說：攻、擊也。

【按】治與擊大異，須視解文而采。

「異端」義。集解：善道有統，殊途同歸，異端不同歸者。皇侃注：異端、雜書也，雜謂諸子百家。公羊傳注：他技、奇巧異端也。禮記大學注：他技、異端之技也。論語後錄：異端卽他技，謂小道也。戴東原集：端、頭也，凡事有兩頭謂之異端。言業精於專，兼攻兩頭，則爲害耳。

朱子集注，宋程子曰：佛氏之言比之楊、墨尤爲近理，

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。

【按】自范氏謂異端非聖人之道，如楊、墨是也。程、朱遂以佛爲異端，而改論語以前之解。以後紛爭甚繁矣。學者宜詳讀集釋後段「發明」及「按語」，可得以簡要結論。

○子曰：由，誨女知之乎。知之爲知之，不知爲不知，是知也。

孔子弟子，姓仲，名由，字子路。誨女，就是教汝。是知也，卽：是智也。其餘知字皆作知道講。孔子呼子路之名曰：我教汝者，汝能知道乎。汝知則說爲知，汝不知則說爲不知，此是有智者也。

孔子教子路之知，不作知識講，而是自心本有之知，是爲真知。此須經過博學、審問、慎思、明辨、篤行，方能發出。

○子張學干祿。子曰：多聞闕疑，慎言其餘，則寡尤。多見闕殆，慎行其餘，則寡悔。言寡尤，行寡悔，祿在其中矣。

「子張學干祿。」子張是孔子的弟子。學干祿，就是學求從事政治之意。鄭康成注：「弟子，姓顓孫，名師，字子張。干，求也。祿，祿位也。」

「子曰」以下，是孔子教子張求祿之道。

「多聞闕疑。」邢疏，多聞就是博學。學無止境，雖然博

學，仍有不能完全了解之事，此卽是疑。有疑可以存而不論，不可妄加論斷，是爲闕疑。劉氏正義闕作空字講。闕疑就是存疑之意。

「慎言其餘，則寡尤。」包咸注：「尤，過也。其餘不疑，猶慎言之，則少過。」慎言，是說言語要恰到好處，不可多說，多則不免有失。

「多見闕殆。」包注：「殆，危也。」此危字有不安之意。王引之經義述聞：「殆猶疑也。謂所見之事若可疑，則闕而不敢行也。」雖然多見，尙有危疑不安於心之事，亦須闕而不行，是爲闕殆。

「慎行其餘，則寡悔。」其餘，指無疑惑之事，亦須中道而行，恰到好處，無過無不及，是爲慎行。如此則少後悔。

「言寡尤，行寡悔，祿在其中矣。」言語少過失，行事少後悔，祿位卽在其中。卽可辦政事。鄭注：「言行如此，雖不得祿，亦同得祿之道。」劉氏正義引禮記王制篇「司馬辨論官材」之文，以爲古時有鄉舉里選之法，故寡尤寡悔卽是得祿之道。劉氏說：「當春秋時，廢選舉之務，世卿持祿，賢者隱處，多不在位。故鄭以寡尤寡悔有不得祿，而與古時得祿之道相同。明學者干祿當不失其道。其得之不得，則有命矣。孟子云，古之人脩其天爵，而人爵從之。亦言古選舉正法。」

○哀公問曰：何爲則民服。孔子對曰：舉直錯諸枉，則民服。舉枉錯諸直，則民不服。

哀公，魯君。問孔子：何所爲之，則民始服耶？當時三家執政已久，哀公頗不得意，故有此問。孔子對以舉錯之道。包咸注：「錯，置也。舉正直之人用之，廢置邪枉之人，則民服其上。」謂舉用正直爲公之人，捨置曲枉自私之人，民受其利，乃服。若舉用曲枉，捨置正直，民受其害，不服。魯國此時，三家專橫，卽是舉枉錯諸直，故民不服。此爲通義。古注又一義，錯諸之諸字，乃「之於」二字之合音字。如王應麟困學紀聞，引孫季和之說，以及劉氏正義等，以爲舉直者而置之於枉者之上，民所以服。舉枉者而置之於直者之上，民所以不服。此義仍用小人，惟當置於下位，受制於在上之君子，不得爲惡，民不被害，亦服。此義較優。劉氏正義以此與夫子尊賢容眾之德相合。

○季康子問：使民敬忠以勸，如之何。子曰：臨之以莊則敬，孝慈則忠，舉善而教不能，則勸。

季康子，魯大夫季孫氏，名肥，諡康。魯卿三家，世襲專政，民心不服。康子乃問孔子，如何使民對上恭敬盡忠，以及勸勉爲善。以勸的以字，古注作與字講。孔子答曰，君以莊嚴面臨民眾，則能使民敬君。君以孝道教民，並能以慈待民，則能使民盡忠。君能舉用善人，而又教化不能之人，則民自能相勸而善。

邢疏說，當時季氏專執國政，猶如國君。故孔子之答，皆以人君之事言之。

【雪公講義】

孝慈則忠句，各解紛紜。黃氏後案曰：「孝慈則忠」。諸家說甚費解，式三謂「孝」當作「季（音教）」，謂引導之使人可仿效也。

【按】黃氏所云，本句可通，但與全文不貫，且他本罕見，姑備一說。孝經云：「夫孝，始於事親，中於事君，終於立身。」細審季康子之三問，皆在使民；而使者在君，從乃在民。君能莊臨，而民自敬。教民以孝，民始孝親；中則忠君，如子孝父矣。然君必以慈臨之，如親慈子，故曰：「孝慈則忠」；否則犬馬路人，草芥寇讎矣。舉彼善者，教他不善者，民自相觀而善；是不勸之勸。此章三

答，有直接，有雙用，有旁通，言與文，婉轉入微。

（犬馬草芥二句，引自孟子離婁篇：「君之視臣如犬馬，則臣視君如國人。君之視臣如土芥，則臣視君如寇讎。」引文略爲變更，以便解說而已。）

○或謂孔子曰：子奚不爲政。子曰：書云：「孝乎惟孝，友于兄弟。」施於有政，是亦爲政，奚其爲爲政。

或人問孔子，子何不爲政。包注：「或人以爲，居位乃是爲政。」孔子引書經解答。

「孝乎惟孝，友于兄弟。」此二句出於古文尚書君陳篇，

今文學家說是逸書文。漢石經「孝乎」作「孝于」。惠棟九經古義，謂後儒據君陳篇改于爲乎。乎于古通用。此二句朱子集注讀：「孝乎，惟孝友于兄弟。」今從古讀，至惟孝爲一句。孝乎，讚美孝道。惟孝，再加讚美。友于兄弟，包注：「善于兄弟。」

施於有政三句，各注考據，皆是孔子語。「施於有政。」包注：「施，行也。所行有政道。」此意是說，施行孝友，卽有爲政之道。「是亦爲政。」是，指施行孝友而言。行此孝友二者，亦是爲政。「奚其爲爲政。」皇疏：「何用爲官位乃是爲政乎。」

孔子答意，雖然不在官位，只要在家施行孝友，亦是爲政。孝友是爲政之本，除此之外，何事算是爲政，故云：「奚其爲

爲政。」

○子曰：人而無信，不知其可也。大車無輓，小車無軌，其何以行之哉。

爲人必須有信用。人而無信，可乎，不知其可也。劉氏正義引鄭注：「不知其可者，言不可行也。」以下說比喻。大車無輓，小車無軌，其何以行之哉。無輓，無軌，必不能行。人而無信，亦必不能行。

包注：「大車，牛車。小車，駟馬車。」據鄭注及說文，大小車皆有輓，以爲牛馬引車之用。輓端接一橫木，此橫木在大車名爲鬲，在小車名爲衡。輓端與橫木相接處，各鑿圓孔相

對，以金屬物貫穿之，使轅端與橫木能活動自如。此金屬貫穿物，大車稱爲輓，小車稱爲軌，是大小車行動之關鍵。說文段注引戴東原說：「大車高以駕牛，小車衡以駕馬。其關鍵則名輓軌。轅所以引車，必施輓軌然後行。信之在人，亦交接相持之關鍵。故孔子以輓軌喻信。」

無信之人，妄言妄行。不知其可，卽是一事無成，更談不上學道。孔子喻以無輓無軌之後，便問何以行之。此何字又比可字活動，尤耐尋味。

○子張問十世可知也。子曰：殷因於夏禮，所損益，可知也。周因於殷禮，所損益，可知也。

其或繼周者，雖百世可知也。

典章禮制，代有變更。子張問十世者，世爲朝代，意問爾後之十代，其制度變易如何？孔子先徵以三代之沿革，後答以未來。因者依也。殷有天下，依於夏朝之禮制，有損有益；原有而不合時宜者，廢之，謂之損；其爲時需而原無有者，立之，謂之益。周有天下，依於殷朝之禮制，其所損益亦然。三代以前，文獻不足，故不徵矣。其或繼周而有天下者，亦必依於周禮而損益之。如是雖百世亦可知也。禮有需損益者，有不能損益者。需損益者，禮之枝末也，卽其形式也。不能損益者，禮之根本也，卽五倫十義也。

○子曰：非其鬼而祭之，諂也。見義不爲，無勇也。

「非其鬼而祭之，諂也。」禮記祭法說：「人死曰鬼。」

非其鬼，是指非自己祖先，不當祭而祭之，是諂媚之舉。鄭注：

「諂以求福。」祭自己的祖先，是爲報答祖先的恩德。誠心祭之，自可獲福。如禮記禮器篇記孔子曰：「祭則受福。」但祭非其鬼，則是違禮諂求，何能求得。因爲他人祖先有其自己的子孫，不需外人祭祀，亦不會福蔭外人。邢疏引春秋僖公十年左氏傳：「神不歆非類，民不祀非族。」所以祭非其鬼，是諂媚求福。

「見義不爲，無勇也。」孔安國注：「義者所宜爲也，而

不能爲，是無勇也。」義作宜字講，也可作應當解。遇見義所當爲之事而不爲，卽是無勇。

或謂此章前後節所論之事不同，應分爲兩章。此說不可從。
禮記曲禮：「臨財毋苟得，臨難毋苟免。」亦是不同之兩事，而在一章。此章祭非其鬼，是爲求福利而祭；見義不爲，是因爲無利可圖。兩事並非不相關聯，與曲禮章法相同。

論語講要 八佾第三

○孔子謂季氏，八佾舞於庭。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也。

此章是孔子評論魯卿季孫氏僭用天子的禮樂。孔子說，季氏以八佾之舞，在他的家廟庭中舞之。「是可忍也。」這種事，季氏猶可忍心爲之。「孰不可忍也。」他還有何事不可忍心爲之。忍字，古注又作容忍講。魯國君臣看見季氏如此僭分，猶可容忍，還有何人何事不可容忍。

八佾的佾字，音逸，馬融注：「佾，列也。」八佾舞，由舞者執羽而舞，以八人爲一列，八列則八八六十四人。這是天

子祭太廟所用的人數。邢昺疏說，天子所以八佾者，案春秋隱公五年左氏傳，公問執羽人數於眾仲，眾仲對曰：「天子用八，諸侯用六，大夫四，士二。夫舞所以節八音，而行八風。」左傳杜預注，公羊傳何休注，皆說，諸侯六佾，六六三十六人。大夫四佾，四四十六人。士二佾，二二爲四人。邢疏又引服虔左傳解詁說，諸侯用六，爲六八四十八人。大夫四，爲四八三十二人。士二，爲二八十六人。後儒以爲，八音克諧，然後成樂，每列必須八人，當以服氏之說爲允。

馬融注：「魯以周公故，受王者禮樂，有八佾之舞。季桓子僭於其家廟舞之，故孔子譏之。」邢疏引禮記祭統，以及明堂位，解釋馬注。魯國是周天子封給周公之國，周公之子伯禽爲魯君，周成王感念周公有勳勞於天下，故在周公歿後，賜之

以重祭。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。故魯君祭宗廟有八佾之舞。但天子之禮樂，只能在文王、周公廟用之，若用之於他廟，亦是僭禮。季氏是魯桓公的後裔，爲魯國的卿大夫，他以爲周公廟得用天子禮樂，故亦在其家廟中用之。此是嚴重的僭禮行爲。馬注季氏爲季桓子，劉氏正義等各注，據昭公二十五年左氏及公羊傳所記載，應當是季平子。又漢書劉向傳，謂季氏八佾舞於庭云云，卒逐昭公。是季氏卽指平子。馬注所云家廟，當卽指桓公廟。以公廟設於私家，故亦稱家廟。

學儒必須敦倫盡分，始能希聖希賢。否則所學不實，於己於人，皆有害而無益。季氏僭禮，卽是不能盡分，必爲魯國禍亂之源。所以孔子嚴斥其非。

○三家者以雍徹。子曰：「相維辟公，天子穆穆。」奚取於三家之堂。

「三家者以雍徹。」

馬融注：「三家，謂仲孫、叔孫、季孫。」仲、叔、季三孫，是魯國的卿大夫。大夫稱家，故稱三家。他們是桓公的公子慶父、叔牙、季友之後的子孫，故皆稱孫，又稱三桓子孫。慶父爲庶子之長，故仲孫後改稱孟孫。

雍，詩經寫作雝，是詩經裏一篇詩的名稱，在周頌臣工之什裏。徹，通作撤。天子祭宗廟，禮成時，歌此雍詩以撤祭饌，今三家祭祖，亦以雍詩歌之而撤。

「子曰，相維辟公，天子穆穆。奚取於三家之堂。」

相維辟公，天子穆穆。是雍篇中的兩句詩文。孔子引之，以譏評三家之非。相，是助義。維，是語助辭。包咸注：「辟公，謂諸侯及二王之後。穆穆，天子之容貌。」包注，辟爲諸侯，公爲夏殷二王之後。夏王之後是杞，殷王之後是宋。穆穆，是形容天子溫和肅敬之貌。相維辟公，是說來此助祭者，乃各國的君主，以及夏殷二王之後裔。天子穆穆，是說天子在主祭時那樣溫和而又肅敬。此讚祭祀雖畢，而莊敬如初，所以禮成撤祭。這是天子祭宗廟唱詩以徹。然而三家祭祖，有諸侯及二王之後來陪祭乎，主祭者是天子乎。既然皆不是，則唱此詩於三家之堂，究竟有何取義耶。

三家之堂，毛奇齡、劉寶楠，皆說是季孫氏所立的桓公廟。據左傳莊公三十二年杜預注，慶父、叔牙，是同母兄弟，爲桓

公的庶子。桓公嫡長子同，與季友是同母兄弟，同繼承君位，為莊公。故季友的子孫，在三家卿大夫中，為嫡次子的後裔。依周代宗法，季氏可假別子為宗之義，而立桓公廟於其家，以為大宗，令小宗的孟孫叔孫宗之。

○子曰：人而不仁，如禮何。人而不仁，如樂何。

包咸注：「言人而不仁，必不能行禮樂。」禮記儒行篇說：「禮節者仁之貌也，歌樂者仁之和也。」。

仁，來自固有的道德，是禮樂所由之本。禮講謙讓敬人，樂須八音克諧，無相奪倫。人而不仁，則無謙讓敬人克諧無奪等美德，雖然行禮奏樂，並無實質意義。所以，人而不仁，奈此禮何，人而不仁，奈此樂何。此即不仁之人必不能行禮樂。

皇侃疏說：「此章亦爲季氏出也。季氏僭濫王者禮樂，其既不仁，則奈此禮樂何乎。」

○林放問禮之本。子曰：大哉問。禮，與其奢也，寧儉。喪，與其易也，寧戚。

鄭康成注：「林放，魯人。」程氏集釋引朱彝尊經義考，謂蜀禮殿圖以林放爲孔子弟子。

林放請問禮的根本。孔子先以「大哉問」稱讚他，然後解答。

古時禮有五種，卽吉凶軍賓嘉。吉禮是祭祀，凶禮是喪事等。孔子略舉禮與喪，爲林放解答根本之問。

中國一切學問皆重根本。例如酒由水造，水是酒之本。又如百川歸海，河爲海之本。故祭祀供酒，只供白水，祭海神則先祭河神。

孔子答復林放說。禮，與其奢華，寧願節儉。喪，與其和易，寧願哀戚。

禮，此禮與喪禮對稱，當指喪禮之外的諸禮。茲以祭祀爲例。祭祀注重誠心，奢則失其誠，從儉則無此失，可得其本。喪與其易的易字，古注有多種解釋，包咸注爲和易，可從。和易是和順而有條理。舉行喪禮，如此和易，不合情理，則不如哀戚。哀戚可得其本。

包咸注：「易，和易也。言禮之本意失於奢，不如儉。喪，失於和易，不如哀戚。」

【雪公講義】

「喪與其易」，俞琰書齋夜話，易字疑是具字。檀弓云：喪具君子恥具。羣經平議：戚當讀爲蹙。禮器篇：三辭三讓而至，不然則已蹙。說文：蹙，迫也。言居喪或失和易，或失迫蹙。包曰：易，和易也。本郊特牲「示易以敬也」。朱子集注：易，治也。引孟子「易其田疇」。
【按】書齋夜話及羣經平議，兩說意皆從順，惜涉疑改，文獻不足，宜待後徵。但包氏所引郊特牲和易以敬，則義較長，謂喪與其禮和嚴敬，不若哀有餘也。集注引孟子「易其田疇」一句尚可；其下不貫，則費解矣。

○子曰：夷狄之有君，不如諸夏之亡也。

包咸注：「諸夏，中國也。亡，無也。」。

夷狄，通稱外族，不必指定爲東夷、西戎、南蠻、北狄。

諸夏是中國，通指春秋諸國。中國自古有禮樂倫常之道，但至春秋時代，諸侯不聽命於周天子，大夫專權，無父無君，弑父弑君皆有之。雖有禮樂而無所用。孔子有感而發此論。此意是說，夷狄是外國，雖無禮樂教化，猶有其君，不同於諸夏這樣目無君主。故云：「諸夏之亡。」

皇疏：「夷狄雖有君主，而不及中國無君也。」邢疏亦同此說。今不采。

陳天祥四書辨疑說：「夷狄尊奉君命，而有上下之分，是

爲有其君矣。諸夏蔑棄君命，而無上下之分，是爲亡其君矣。此夫子傷時亂而歎之也。」程氏集釋以爲此說較皇邢二疏之義爲長，可從。

○季氏旅於泰山。子謂冉有曰：女弗能救與。對曰：不能。子曰：嗚呼，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。

馬融注：「旅，祭名也。」禮記王制說：「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，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。」劉氏正義據周禮春官大宗伯，謂旅爲天子祭山之名，且非常祭，有大故，乃舉行，以璧陳列几上，祈而埋之。

魯大夫季孫氏要去祭泰山。泰山是在魯國與齊國境內的天

下名山，爲五嶽之長。只有天子能祭，以及魯君、齊君在其境內能祭。季氏只是魯國的大夫，他也要去祭泰山，這是嚴重的僭禮。

孔子弟子冉有，當時爲季氏的家宰。孔子便問冉有說：「女弗能救與。」女，卽汝。弗，是不。與，卽歟。馬融注：「救，猶止也。」這句話的意思，你是他的家臣，不能諫他嗎？冉有對曰：「不能。」孔子遂歎曰：「嗚呼，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。」曾作豈字講。豈可說泰山之神尙不如林放乎。意謂，普通人如林放者，猶知問禮之本，泰山之神，豈不知禮。祭祀合乎禮，神始受之，否則不能受。季氏目無天子，目無國君，泰山肯接受嗎？孔子感歎之後，不說季氏，而說泰山。聖人言語如此溫和。

○子曰：君子無所爭，必也射乎。揖讓而升，下而飲。其爭也君子。

此言君子與人無爭，若必曰有所爭，其爲射箭乎。射爲六藝之一，自古戰陣所必需，平時則有射藝比賽，講求射禮。揖讓句，宋注「揖讓而升，下而飲」，漢注「揖讓而升下而飲」，今從皇邢二疏本，七字作一句讀。解從王肅注：「射於堂，升及下，皆揖讓而相飲也。」射禮行於堂上，升堂與下，皆揖讓，勝負皆飲，負者先飲，勝者陪之。唯在射時，各顯其藝能，求中其正鵠，是謂之爭，不同於小人，故曰其爭也君子。

【雪公講義】

「集解」孔曰：言於射而後有爭也。

「皇疏」略錄：古者生男，必設桑弧蓬矢於門左，使人負子出門而射，至長以射進仕，擇士助祭。若射不合禮樂，則不預祭。

「射義」曰：射，仁道也。發而不中，不怨勝己者，反求諸己而已。

「集注」略云：惟於射而後有爭；然雍容揖讓，則其爭君子，而非小人之爭矣。

【按】此章重在君子。所謂君子，乃學而能立之士。凡功利名位，有背道違仁者，自不爭取；關乎道德仁義等，又當固執力行。經不云乎：「當仁不讓於師」，「見義不爲無勇也」。其爭也君子句，更須細味焉。

○子夏問曰：「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素以爲絢兮。」何謂也。子曰：繪事後素。曰：禮後乎。子曰：起予者商也，始可與言詩已矣。

「子夏問曰，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素以爲絢兮，何謂也。」
巧笑倩兮三句是詩，前二句在詩經衛風碩人篇第二章，後一句不見於此篇，馬融以爲此句爲逸詩，朱子集注以這三句皆是逸詩。

碩人這篇詩，是爲衛莊公夫人莊姜而作。據詩序說，莊姜賢美，但莊公惑於嬖妾，而疏莊姜，衛人閔之，故有此詩。

子夏讀這三句詩，讀到素以爲絢兮，便問孔子：「何謂也。」
馬融注：「倩，笑貌。盼，動貌。絢，文也。」詩經毛亨

傳：「倩，好口輔。盼，黑白分。」口輔，是指面頰。黑白分，是眼球黑白分明。毛詩鄭箋：「此說莊姜容貌之美。」

巧笑倩兮，巧好的一笑，面頰便展露美的笑容。兮，是語助詞。美目盼兮，美目一轉動，黑白分明，十分靈活。素以爲絢兮，素，是指面頰與美目。絢，是指笑倩盼動的情況。有這樣美好的面目，始有笑倩盼動之美。

「子曰，繪事後素。」

孔子以比喻答復子夏。繪事，是繪畫之事。素，是繒或絹之類的絲織品，普通是白色，可以用來繪畫，如後世畫家所用的畫紙。全祖望經史問答，據楊龜山所引禮記禮器篇「白受采」之文，將素解釋爲素地。素地卽是白地。白色可以接受采色。繪畫必須先鋪一塊白繒或白絹，是爲素地，然後始能在此素地

上施采繪畫。所以繪事後素，就是繪畫之事後於素。這句話既是比喻，則知素是比喻美女的口輔美目，這是美的素質。繪事比喻笑倩盼動，這是美的姿態。先有美質，而後有美姿，故說繪畫之事在素地之後。

「曰，禮後乎。子曰，起予者商也。始可與言詩已矣。」

孔子以繪事喻詩，子夏由詩而悟禮，故曰：禮後乎。楊氏引禮器之文：「甘受和，白受采，忠信之人可以學禮。」禮以忠信爲主，學禮以忠信爲前提，不忠不信之人學不到禮。禮後，就是禮在忠信之後。

「子曰」以下，是孔子稱許子夏之辭。包咸注：「予，我也。孔子言，子夏能發明我意，可與共言詩已矣。」學詩，要有悟性，以悟言外之意。商，是子夏之名。子夏能悟孔子言所

未言，所以孔子說：「起予者商也，始可與言詩已矣。」

【雪公講義】

「集解」馬曰：倩，笑貌。盼，動目貌。絢，文貌。

「集注」：倩，好口輔也。盼，目黑白分（明）也。素，粉地，畫之質也。絢，采色，畫之飾也。

繪事後素句

「集解」鄭曰：繪，畫文也。凡畫，先布眾色，然後以素分布其間，以成其文。

「集注」：繪事，繪畫之事。後素，後於素也。引考工記曰：繪畫之事後素功，謂先以粉地爲質，而後施五采。

全祖望氏「經史問答」問禮器：甘受和，白受采。是一說。考工繪畫之事後素功，又一說。全氏又云：古注論語，繪事後素引考工；至楊龜山解論語，始引禮器。朱子合而引之，近人多非之，蓋論語之素，乃素地，非素功也。

禮後乎句

楊氏曰：甘受和，白受采。忠信之人，可以學禮；苟無其質，禮不虛行。此繪事後素之說也。

【按】此章事分三段，其一段三句，僅子夏問詩之義。集解言簡而要，頗得其體。集注口輔目盼亦佳，大可從也。惟素絢以畫質畫飾解，先言孔子尙未言，未免過早，而無

所據。蓋素只言是人之口與目，爲其本質；絢乃言笑倩盼動之美姿。至有云可加粉黛衣裳等飾爲絢，亦嫌語有枝葉矣。若能思及西東二施之鬢蹙，自能了悟質姿殊異。二段乃孔子指事喻詩，舉繪事以明，素於考工記，爲言素功，乃繪後鉤粉以成。在禮器，素言白地，而後施繪。孔子所言，是禮器意。楊氏、全氏所據，可從也。素喻口輔美目，繪喻笑倩盼動。三段爲子夏所悟，忠信爲主，禮在質後。忠信是素，禮喻繪事。

○子曰：夏禮吾能言之，杞不足徵也；殷禮吾能言之，宋不足徵也。文獻不足故也。足，則吾

能徵之矣。

杞宋，包注：「二國名。」杞國是夏代之後。宋國是殷代之後。徵，包注：「成也。」朱子集注：「證也。」文獻，鄭注：「獻猶賢也。」劉氏正義：「文，謂典策。獻，謂秉禮之賢士大夫。」

「夏禮，吾能言之。杞不足徵也。」夏朝的禮，孔子能說。但須取得證明。然而，爲夏朝後代的杞國，不足以爲證。

「殷禮，吾能言之。宋不足徵也。」殷朝的禮，孔子能說。然而，爲殷朝後代的宋國，不足以爲證。

「文獻不足故也。」此句是說杞宋不足徵的原因。夏殷二代早已滅亡。能知夏代文化的賢人，應在杞國。能知殷代文化

的賢人，應在宋國。但杞宋兩國已經難覓這樣的賢人了。故說：「文獻不足故也。」

「足則吾能徵之矣。」足，文獻若足。此卽，如有那樣的賢人。則孔子能將所說的夏殷之禮與他們對證。故說：「吾能徵之矣。」

夏殷之禮，孔子能言，必然能知。雖然能知能言，尙須尋求文獻，以爲徵信。足見孔子言必有所據。

○子曰：禘，自既灌而往者，吾不欲觀之矣。

孔子說：「禘祭之禮，自舉行灌禮已後，吾不欲觀之矣。」

禘，是天子祭祀宗廟的大祭。魯國因其始祖周公且有功勳於天下，周成王特賜以天子禮樂祭周公，所以魯國周公廟得有

禘禮。詳見先儒所引禮記大傳、喪服小記，以及祭統諸篇文。灌，亦作裸。孔安國注：「灌者，酌鬱鬯，灌於太祖，以降神也。」皇疏：「灌者，獻也。酌鬱鬯酒，獻尸，灌地，以求神也。」尸，是以人代替受祭之祖。禘祭之初，酌以鬱金草汁所和的鬯酒，獻尸，尸受酒後，將酒灌地，以求神於太祖廟。詳見皇疏所引禮記郊特牲，以及尚書大傳鄭氏注。

魯國禘禮，自灌已後，孔子爲何不欲觀之，先儒解釋不同，茲列以下三說，略備參考。

一、孔安國說：「既灌之後，列尊卑，序昭穆。而魯逆祀，躋僖公，亂昭穆。故不欲觀之矣。」僖公與閔公皆是莊公之子。僖爲庶子而年長，閔嫡而幼。莊公薨，閔立爲君，僖爲臣。閔薨，僖立爲君。至僖公薨，列神主時，魯之宗人夏父弗忌，佞

僖公之子文公，將僖公神主升在閔公神主之上，是爲逆祀。詳見皇邢二疏。

二、朱子集注引趙伯循之說，魯之君臣，當灌之時，誠意未散，猶有可觀。自灌以後，則浸以懈怠，而無足觀矣。

三、劉氏正義引禮經，及參諸儒之論，以爲魯國特受周天子之賜，可在周公廟舉行禘禮，但後來僭用禘禮於羣公之廟，所以孔子不欲觀。又因爲禘禮自薦血腥開始，而灌又在血腥之前，是知灌時尚非禘禮，所以孔子自既灌而往不欲觀。或如莊氏述祖論語別記所說，魯禘，其灌所用的酒尊，只用黃彝，是從諸侯禮。自既灌至迎牲以後，朝踐再獻之時，則如周天子兼用四代之禮。其餘可以類推。是爲僭禘。故孔子曰，吾不欲觀之矣。

以上三說，孔注爲逆祀，劉氏說爲僭禘，先儒或兼採，或任取其一。趙氏懈怠說，諸注指無依據，故多不取。

○或問禘之說。子曰：不知也。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，其如示諸斯乎。指其掌。

或人問孔子，禘祭之禮，其說何如。孔子先答曰不知。然後伸出手掌，告訴或人，誰能知道禘禮之說，誰即對於天下複雜之事，其如示之於此乎。「示諸斯」的諸字，是「之於」二字的合音字。斯字作此字講。孔子說到「示諸斯」時，即以另一手，指其所伸的手掌。之於二字的「之」字即指天下事而言。「如示諸斯」即是猶如指示天下事於此手掌之中。亦即是對於

天下事了如指掌之意。「指其掌」是記者之言。

「子曰，不知也。」孔安國注：「答以不知者，爲魯諱。」

劉氏正義說：「孔子諱，卽逆祀之事。」皇侃疏：「臣爲國諱惡，則是禮也。」

○祭如在，祭神如神在。子曰：吾不與祭，如不祭。

「祭如在。祭神如神在。」

程氏集釋引陳善捫蝨新語，以祭如在二句爲古語。孔安國注：「祭如在，言事死如事生也。祭神，謂祭百神也。」皇疏：「祭如在，祭人鬼也。人子奉親，事死如事生，是如在也。」

無論祭鬼祭神，都要如在。祭鬼，一心想像祖先就在眼前。祭神，一心想像所祭的神就在眼前。這樣竭誠的祭祀，就能感得鬼神來享。如在的在字非常重要，一心觀想，鬼神即在，觀想始有感應。

「子曰，吾不與祭，如不祭。」

包咸注：「孔子或出，或病，而不自親祭，使攝者爲之。不致肅敬於心，與不祭同。」與祭，就是親祭。攝字作代字講。孔子因事或因病不能親祭，而使人代祭。無由親自竭誠想像，不能感應。故此次祭祀如未祭然。

○王孫賈問曰：與其媚於奧，寧媚於竈，何謂

也。子曰：不然，獲罪於天，無所禱也。

「王孫賈問曰。與其媚於奧，寧媚於竈。何謂也。」

孔安國注：「王孫賈，衛大夫也。欲使孔子求昵之，微以世俗之言感動之也。」

皇疏：「時孔子至衛，賈誦此舊語，以感切孔子，欲令孔子求媚於己，如人之媚竈也。」

奧：據爾雅釋宮及其注疏說，室中西南隅謂之奧。古時房屋坐北朝南，門向南開，而偏近於東，則西南角為隱深之處。尊者居之。祭五祀中的中霤神，亦在此處祭之。

竈：設在廚房，炊煮食物之器名為竈。五祀中有竈神。

禮記祭法篇五祀鄭注：「中霤主堂室居處。竈主飲食之

事。」媚奧媚竈兩句，是當時的世俗語。中霽地位比竈神高，但竈神主管飲食，有實權。因此，俗語說，與其求媚於奧，寧可求媚於竈。

孔子周遊列國，在衛國時，頗受衛靈公尊敬。靈公夫人南子，品行不端，但有才能，欲藉孔子之名以壯自己聲勢，召見孔子。孔子見之。王孫賈誤會孔子來衛求官，故問孔子，與其媚於奧，寧媚於竈，是何意思。王孫賈以奧比喻南子，以竈比喻自己。他的意思是告訴孔子，你求南子，不如求我王孫賈。

周柄中四書典故辨正：「奧者室中深隱之處，以比南子。竈是明處。蓋謂借援於宮闈之中，不如求合於朝廷之上耳。」

「子曰：不然。獲罪於天，無所禱也。」

孔子說：這話不對。如果得罪上天，則無處祈禱。

孔子說出「不然」二字，即將王孫賈問意完全否定。再以獲罪於天二語令其警惕。老子說：「天網恢恢，疏而不失。」一個人非分而求，所造之惡，便是得罪於天，必受天譴。

○子曰：周監於二代，郁郁乎文哉。吾從周。

孔安國注：「監，視也。言周文章備於二代，當從之。」

邢疏：「郁郁，文章貌。言以今周代之禮法文章，迴視夏商二代，則周代郁郁乎有文章哉。周之文章備於二代，故從而行之也。」

劉氏正義引漢書禮樂志：「王者必因前王之禮，順時施宜，有所損益。周監於二代，禮文尤具，事爲之制，曲爲之防。故稱禮經三百，威儀三千。孔子美之曰，郁郁乎文哉，吾從周。」

由漢書禮樂志的解說，則知周公制禮時，是以夏商二代之禮，加以損益，而制爲郁郁乎有文章的周禮。古注雖依說文以「有文章」解釋郁郁，但三代禮文既以周禮最爲完備，則郁郁二字自然包含禮的本質與條文，兩者兼備，而相平衡。也就是文質彬彬之意。文與質平衡，無過，亦無不及，就是恰到好處的中庸之道。所以孔子讚美周禮之後，卽說：「吾從周。」禮記中庸亦記孔子的話說：「吾學周禮，今用之，吾從周。」孔子的意思，就是說：「我辦政治，卽從周禮，依中道而行。」

○子入太廟，每事問。或曰：孰謂鄰人之子知禮乎。入太廟，每事問。子聞之，曰：是禮也。

「子入太廟，每事問。」

孔子入周公廟，見廟裏的事物，如禮器等，皆問之。

包咸注：「太廟，周公廟也。」周公是魯國的始封之君，爲魯太祖，故其廟稱爲太廟。包氏以爲，孔子此時已在魯國爲仕，因助祭而入太廟。閻若璩四書釋地認爲，當祭祀時，雍雍肅肅，不容許每事問。閻氏引顧瑞屏說，孔子入廟，當在宿齊時，始可每事問。或是平日往觀，如荀子所載，孔子觀於魯桓公廟，有敔器，問守廟者曰，此是何器之類。

案，孔子入周公廟，不必在助祭時，應當是在太廟演禮時，孔子入廟觀禮，故可每事問。

「或曰：孰謂鄰人之子知禮乎。入太廟，每事問。」

鄰，是魯國的鄰邑，在今山東省曲阜縣。邢疏：「鄰人，

魯鄆邑大夫孔子父叔梁紇也。左傳襄公十年稱鄆人紇。「鄆人之子，卽是指稱孔子。」

或，是或人，不具姓名者。此人說：「誰說鄆人紇之子知禮乎。他入太廟，每事都要問人。」

孔安國注：「時人多言孔子知禮，或以爲，知禮者不當復問。」

「子聞之，曰：是禮也。」

是，卽指每事問。孔子聞或人之言，便說，此問卽是禮。

劉氏正義：「魯祭太廟，用四代禮樂，多不經見，故夫子每事問之，以示審慎。」

孔安國注：「雖知之，當復問，慎之至也。」

董子春秋繁露郊事對篇：「孔子入太廟，每事問，慎之至

也。」

案，孔子入太廟，參觀演禮。演是演習。既是觀禮，則有學習或傳習之意，每事皆可以問，此問即是禮，故曰是禮也。

○子曰：射不主皮。爲力不同科，古之道也。

周朝有六藝教育，六藝中有射之一藝。射有軍事之射，有平時各種禮射。此說禮射，古注考據甚多。簡要言之，行射禮時，張布爲射侯，猶今人所言之箭靶，當中以獸皮設鵠爲目的。禮射觀人品行，注重養德，古時不主張射穿其皮，但能射中目的即可，甚至稍偏，亦無不可。何也。因爲各人之力大小不同等也。此爲古時所行之道。時至春秋之末，咸主射穿其皮，則尚力不尚德矣，所以孔子敘古之道而歎之。又古注，凡行射禮，

皆射三次，第一次射，但取合禮。第二次射，始取主皮。或謂射穿其皮，或謂中而不穿。第三次射，聽鼓樂之節制，則合於樂。三射以合禮樂爲上，主皮次之。

○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。子曰：賜也，爾愛其羊，我愛其禮。

「告朔」

邢疏引周禮春官太史：「頒告朔于邦國。」古時天子在季冬時，以來年每月的政事，定成政令書，古注稱爲朔政，亦稱月令書，頒告諸侯。諸侯受之以後，藏於太廟，自新年一月起，每月朔日，也就是每月初一，供一隻餼羊，祭告於太廟，然後

上朝奉行。諸侯告朔於太廟之禮，如春秋文公六年公羊傳何休注說：「禮，諸侯受十二月朔政於天子，藏於太祖廟，每月朔，朝廟，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，君北面而受之。」

此外，天子自己也在每月朔日舉行告朔禮。皇疏說：「禮，天子每月之旦，居於明堂，告其時帝布政，讀月令之書畢，又還太廟，告於太祖。諸侯無明堂，但告於太廟。並用牲。天子用牛，諸侯用羊。」

先儒通校諸經，以爲告朔之禮本有兩種。一是天子以朔政頒告諸侯。一是天子告朔於明堂，諸侯告朔於廟。而論語及公羊傳所說就是後一種。

「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。」

史記歷書說，周幽王、厲王時，「君不告朔。」

春秋記載，魯文公六年，閏月不告朔，十六年，文公又因疾病，而有四次不視朔。文公以後，魯君告朔之禮，逐漸由曠而廢。後來魯君雖不告朔，但每月初一，仍由有司送一隻餼羊供奉祖廟。

子貢認爲，告朔之禮既不舉行，何必仍供一羊。故欲除去告朔之餼羊。

餼羊，鄭注爲生羊。皇疏以爲，生是未熟之義，生腥通用。因此，餼羊就是殺而未煮熟的腥羊。如果將生羊解釋爲活的羊，猶可以生養，則子貢何以愛之。愛，是如孟子所說的「不忍見其死」之義。

「子曰，賜也，爾愛其羊，我愛其禮。」

孔子呼子貢之名說：「賜，你愛的是一隻羊，我愛的則是

告朔之禮。」不行告朔禮，只供一餼羊，非爲行禮而殺羊，應當去之。這是子貢愛羊之意。孔子則有另一種看法。繼續每月供奉餼羊，一般人民尙可由此而知時令。後世之人尙可見此餼羊而知有告朔之禮，得以考據而有所取。是以不去餼羊，其禮尙未全廢，餼羊一旦除去，其禮也就完全廢棄了，所以孔子說：「我愛其禮。」

○子曰：事君盡禮，人以爲諂也。

孔安國注：「時，事君者多無禮，故以有禮者爲諂也。」

魯國當時君弱臣強，三桓簡傲無禮，更僭天子禮樂。時人習非成是，反以事君盡禮爲諂。雖然他人不合禮，但孔子仍然依禮事君。

○定公問：君使臣，臣事君，如之何。孔子對曰：君使臣以禮，臣事君以忠。

孔安國注：「定公，魯君諡。時臣失禮，定公患之，故問之。」邢疏引史記魯世家說，定公名宋，襄公之子，昭公之弟。

魯定公問孔子，君使臣，臣事君，應當如何。孔子對以君禮臣忠。君應當以禮使臣，凡事當依國家所定的規矩而行。臣應當以忠事君，要盡其應盡的職責。君臣相遇，各盡其道。

○子曰：關雎樂而不淫，哀而不傷。

孔子說：「關雎這篇詩，說到樂處，而不至於淫，說到哀處，而不至於傷。」

詩經由國風周南開始，關雎是周南的第一篇詩。詩序說此詩是「風之始，所以風天下，而正夫婦。」詩的內容，是說文王得淑女，以為后妃。詩一開頭，就是「關關雎鳩。」毛傳說：「興也。關關，和聲也。雎鳩，王雎也。」詩人以雎鳩所鳴的和聲，興起文王思求后妃之意。后妃必須是賢才，始得采取荇菜，供祭宗廟，故求淑女，以為匹配。求得之後，鐘鼓樂之。求之未得，寤寐思服，以至輾轉反側，其情可哀。然而，樂是為得賢內助而樂，哀是為未得賢內助而哀。樂是鐘鼓樂之而已，哀亦是輾轉反側而已，皆不過分。所以孔子評論此詩，所抒哀樂之情，不淫不傷，而得其正。其求配偶，如此慎重。所以詩序認為，可以風勸天下，端正夫婦之倫。

關雎篇中，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」兩句詩，古注綜研詩

序及毛傳，確定「君子」卽指文王，「淑女」則有異解。鄭康成謂后妃求此淑女，以共事君子。以淑女爲三夫人以下之嬪。但先儒亦舉漢書匡衡傳，謂匡衡上疏，曾引這兩句詩，以此淑女可以配至尊，而爲宗廟主。則詩中的淑女卽是后妃。胡承珙毛詩後箋說：「匡衡之言，實同毛氏。毛傳云，淑，善。述，匹也。言后妃有關雎之德，是幽閒貞專之善女，宜爲君子之好匹。毛傳文氣緊接而下，是字，卽指后妃。」竹添光鴻毛詩會箋說：「古賀氏煜曰，此時人詠文王太姒之詩也。第一章言太姒之賢，可配文王。二章以下，遂敘未得之哀，旣得之樂。」今儒王禮卿教授四家詩旨會歸，證以毛魯齊韓四家詩義例，暨徵以周南召南事義，謂關雎卽是爲太姒而作，詩中淑女，卽指太姒。

○哀公問社於宰我。宰我對曰：夏后氏以松，殷人以柏，周人以栗。曰：使民戰栗。子聞之，曰：成事不說，遂事不諫，既往不咎。

「哀公問社於宰我。」

魯哀公以社主的事情問宰我。

社是土神。哀公是魯君。宰我，魯人，是孔子弟子，姓宰，名予，字子我。善於言語，與子貢並列於言語科。魯哀公所問的社，是指社主而言，周禮大司徒名爲田主。當時祭土神，要立一木，以爲神的憑依，此木稱爲主。

劉氏正義說：「春秋哀公四年六月，亳社災。李氏惇羣經識小，以爲哀公問宰我，卽在此時。蓋因復立其主，故問之。」

其說頗近理。」

「宰我對曰，夏后氏以松，殷人以柏，周人以栗。曰，使民戰栗。」

宰我對哀公說：「做社主所用的木料，夏代用松，殷代用柏，周代用栗。」宰我又說：「用栗的意思，在使人民戰栗。」栗解釋爲慄。戰慄，卽恐懼之意。

哀公問社，程氏集釋引蘇子由古史，意爲哀公想除去三家權臣，而不敢明說，因此問社，暗示欲誅三桓之家。宰我卽知其意，亦以隱語答復哀公。「使民戰栗」一語，卽是答以可誅。

「子聞之曰，成事不說，遂事不諫，既往不咎。」

孔子聽悉哀公與宰我此一問答，便說：「成事不說。」凡事已成定局，就不必說了。此指哀公失政而言。三家專權的局

勢，形成已久，再說無用，故不需說。「遂事不諫。」遂事，是指三家已經遂心成事。宰我今對哀公進諫，爲時已晚，不如不諫。「既往不咎。」既往，是指宰我對哀公之言，雖不適當，然而已經說出，孔子亦不追咎宰我了，故云不咎。

問，孔子亦曾言於魯定公，以孟孫氏等三家的都城超過制度，下令墮三家之都，爲何不許宰我說使民戰栗。答，孔子墮三都，是適時之舉，宰我之言，不適時宜。

【雪公講義】

哀公問社於宰我，至曰使民戰栗。

「鄭氏」云：田主。主，社也。

「邢疏」：先儒或以爲宗廟主，杜元凱、何休，用之以解

春秋。

「拜經日記」經文明云「使民戰栗」：以社稷爲民而立，故曰「使民」；若「廟主」，與民何與？

「潘氏集箋」讀書證疑，引墨子云：聖王建國營都，必擇國之正壇，置以爲宗廟；必擇木之修茂者，立以爲敢位。

「半農禮說」謂：樹主、木主，必兼兩義。

【按】以上各說，只就一「社」字，紛爭若是，迄今不已。究以何說爲正？後人各附各非，議論繁雜，歧中生歧。若細繹全文，似以「社主」可從。拜經日記所云「廟主與民何與」，義極分明。且哀公、宰我問答，非初建國立社，何能不知樹主之理？隱然有寓意焉。

「蘇子由古史」：哀公將去三桓，而不敢正言。古者戮人

於社，其託於「社」者，有意於誅也。宰我知其意，而亦以隱答焉。曰「使民戰栗」，以誅告也。

「容齋五筆」：「使民戰栗」爲哀公語。又曰：或謂「使民戰栗」一句，亦出於宰我，記之者，欲與前言有別，故加「曰」字以起之。

「韓非書」言之詳甚，可參。

【按】據上諸說，於此章各解，大有借鏡，可洗宰我千古之毀；而孔子之答宰，亦知非各注者之僮侗語矣。

子聞之曰，至既往不咎。

「包曰」：事已成，不可復解說也；事已遂，不可復諫止也；事既往，不可復追咎也。

「集注」：遂事，謂事雖未成，而勢不能已者。孔子以宰我所對非立社之意，又啓時君殺伐之心。而其言已出，不可復救，故歷言此，以深責之，欲使謹其後也。

【按】蘇子由古史、容齋五筆、韓非書諸記，此章經文，大有事在。孔子曰三句之解，包與集注，語皆含混，殊無義意。竊以初句謂哀公失政，三家僭越，局勢久成，不可復說。次句宰我進諫，無補於前。三句孔子自謂宰我言雖失宜，然既往矣，吾亦不再咎也。夫臨事而懼，好謀而成，乃孔子所訓；今知宰我所答，恐不如是。

○子曰：管仲之器小哉。或曰：管仲儉乎。曰：

管氏有三歸，官事不攝，焉得儉。然則管仲知禮乎。曰：邦君樹塞門，管氏亦樹塞門；邦君爲兩君之好，有反坫，管氏亦有反坫。管氏而知禮，孰不知禮。

管子小匡篇記載：「施伯謂魯侯曰，管仲者，天下之賢人也，大器也。」惠棟九經古義乃說：「蓋當時有以管仲爲大器者，故夫子辨之。」孔子謂管仲之器量小。或人聞之，誤以爲儉。孔子曰：管氏有三歸，官事不攝，安得謂之儉。三歸者，包注謂娶三姓女，朱子據說苑以爲三臺，韓非子外儲說謂管子家有三處，晏子春秋謂管仲身老，桓公賜之以三歸。據清儒考，

管仲築三臺之事不見他書。又在身老始受三歸之賜，則非娶三姓女。惟依韓非子謂其所歸之家有三處，庶幾近之。然不若從三歸爲三庫藏之說爲愈。武億羣經義證謂臺爲府庫之屬，古以藏泉布，甚符桓公之賜。故可從。官事不攝者，管氏家臣各有專職，不兼餘事也。此皆奢侈。三歸是國君所賜。依禮，長者所賜，不能不受。或人又以爲管仲知禮。孔子遂辨其不知禮。國君爲別於內外，樹屏於門以蔽之，謂之塞門。兩君宴會，在兩楹之間設坫，皇疏：「坫者，築土爲之，形如土堆。」獻酢更酌，酌畢，各將其空酒杯反置於坫上，謂之反坫。塞門，反坫，皆是人君享有者，而管仲皆僭爲之，是不知禮也。故云，管氏如知禮，則誰是不知禮者耶。雖然，孔子亦曾贊曰：微管仲，吾其被髮左衽矣。此謂其器小哉，乃責其奢侈越禮。如劉

氏正義引董仲舒春秋繁露精華篇，以及揚雄法言先知篇，皆以管仲驕矜失禮爲器小。

孔子之論管仲，此處謂其器小，他處又有稱許之辭，皆是就事而論。

○子語魯大師樂曰：樂其可知也。始作，翕如也；從之，純如也，皦如也，繹如也，以成。

大師，樂官名。釋文，大音泰。「樂其可知也。」此句爲總綱，以下二段，分述其要義。「始作翕如也。」始作謂始爲此樂。集注引謝氏曰：五音六律不具，不足以爲樂，翕如，言其合也。如，似也，合者具備之義。從，集解讀曰縱，縱者，

放開也。純如者，宮商角徵羽和諧如一也。皦如者，鐘鼓笙瑟等無相奪倫也。繹如者，餘音嫋嫋，相續不絕也。成者，奏樂完成。吳季札聞各國之樂，而知各國之興亡。

何晏注：「大師，樂官名也。始作，言五音始奏。翕如，盛也。從，讀曰縱也。言五音既發放縱盡其音聲。純純如，和諧也。皦如，言其音節分明也。縱之以純如皦如繹如，言樂始於翕如，而成於三者也。」

○儀封人請見，曰：君子之至於斯也，吾未嘗不得見也。從者見之。出曰：二三子，何患於喪乎。天下之無道也久矣，天將以夫子爲木鐸。

鄭康成注：「儀，蓋衛邑。封人，官名。」皇疏：「封人，守衛邑之界吏。周人謂守封疆之人爲封人。」劉氏正義：「夫子五至衛。此至儀邑，不知在何時。」

儀封人，是儀地之官。此人或是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高人，故未記載其姓名。請見的見字，讀現音。他來求見孔子，怕孔子的弟子不肯引見，故說，凡是有道德的君子到我儀地，我未嘗不得與之相見。

「從者見之。」從音縱。見音現。從者，是指隨從孔子的弟子。從者聽封人如此求見後，便引封人見了孔子。

「出曰，二三子何患於喪乎。」二三子，是封人稱呼孔子的諸弟子。封人見過孔子，辭出時，對孔子的弟子們說：「諸位何患於喪乎。」喪字有兩種讀音。一讀去聲，喪失之義。一

讀平聲，喪亡之義。孔安國注：「言何患於夫子聖德之將喪亡耶。」孔注之義，就是「天之將喪斯文」之喪。孔子在魯國辭了官位，周遊列國，宣傳聖人之道，無人能用，好像天之將喪斯文。封人認爲，聖人之道不會喪亡，故說「何必憂患。」

「天下之無道也久矣。天將以夫子爲木鐸。」孔安國注：「天下之無道已久矣。極衰必盛。木鐸，施教時所振也。言天將命孔子制作法度，以號令於天下。」書經胤征篇說：「每歲孟春，適人以木鐸徇於路。」孔傳：「適人，宣令之官。木鐸，金鈴木舌，所以振文教。」鐸，是金屬製的大鈴子，鈴子裏面可以搖動的鈴舌，用木料製的，叫做木鐸。封人之意，天下不能永遠無道，既然無道已久，上天將以夫子爲木鐸，卽由孔子以先王之道來施教於天下。

孔子所說的先王之道，記載在五經之中，爲中華文化的根本，亦當爲全世界人文的根本。封人所說的天以夫子爲木鐸，可謂爲至理名言。

○子謂韶，盡美矣，又盡善也。謂武，盡美矣，未盡善也。

韶，是舜帝之樂。武，是周武王之樂。孔子評論，韶樂盡美，而又盡善。武樂也是盡美，但未盡善。

盡，是完全之意。武王的樂亦善，但未到完善之境而已。

禮記樂記說：「王者功成作樂。」漢書禮樂志也說：「易曰，先王以作樂崇德，殷薦之上帝，以配祖考。」作樂崇德，

是崇表王者得天下的功德，必與事實相符。舜的天下，受禪於堯，其樂和平，所以盡美盡善。武王之有天下，由於伐紂而得，其樂演奏起來，猶有殺伐之聲。因此，他的音樂不如舜的音樂那樣調和，故云未盡善。

古注，「武王以征伐取天下，故未盡善。」然而，武王伐紂，深受孔子、孟子稱讚。孔子在《周易革卦象傳》中說：「湯武革命，順乎天而應乎人。」孟子《梁惠王篇》，齊宣王以武王伐紂問孟子：「臣弑其君可乎。」孟子說：「殘賊之人，謂之一夫。聞誅一夫紂矣，未聞弑君也。」足證孔子所說的「未盡善」之意，是指武王之樂，非指武王之德。

○子曰：居上不寬，爲禮不敬，臨喪不哀，吾何以觀之哉。

寬者，鄭注謂度量寬宏。居上位者，不寬則不得眾。曲禮云：毋不敬。又云：臨喪則必有哀色。不敬，不哀，皆失其本，其人何如，可知也。故曰：「吾何以觀之哉。」謂不足觀也。

論語講要 里仁第四

○子曰：里仁爲美，擇不處仁，焉得知。

居於仁者所居之里，是爲美。不擇處仁者之里，隨意而居，安得爲有智者。古語，千金置宅，萬金買鄰，又如孟母三遷，皆是擇仁之意。廣義而言，交友，求配偶，皆須擇仁。

皇疏：「中人易染，遇善則善，遇惡則惡。若求居而不擇仁里而處之，則是無智之人。故云焉得智也。沈居士曰，言所居之里，尚以仁地爲美，況擇身所處，而不處仁道，安得智乎。」

○子曰：不仁者，不可以久處約，不可以長處

樂。仁者安仁，知者利仁。

皇疏：「約，猶貧困也。樂，富貴也。」

不仁之人，不可以久處貧困。久困則爲非。不可以長處富樂，長富則驕奢淫佚。仁者安仁，仁者天賦仁厚，爲仁無所希求，只爲心安理得，否則其心不安，是爲安仁。知者利仁，智者知行仁爲有利於己而行之也。交友必須知其仁與不仁，不仁者無論貧富皆不可交。李二曲四書反身錄曰：「吾人處困而學，安仁未可蹴幾，須先學智者利仁。」

○子曰：唯仁者，能好人，能惡人。

孔子說，唯有仁者，能好人，能惡人。公治長篇，孔子答

復子張說：「未知，焉得仁。」顏淵篇，孔子答復顏淵說：「克己復禮爲仁。」仁者有智，能克己復禮，不妄爲好惡，故唯有仁者能好人、能惡人。

○子曰：苟志於仁矣，無惡也。

無惡的惡字，釋文有兩種讀音。一讀入聲，作善惡之義講。一讀去聲，作好惡之義講。劉氏正義，程氏集釋，皆說：「案前後章皆言好惡，此亦當讀去聲。」

孔安國注：「苟，誠也。言誠能志於仁，則其餘終無惡。」
朱子集注：「苟，誠也。志者，心之所之也。其心誠在於仁，則必無爲惡之事矣。」

今以惡字作好惡之義講，則此章是說，誠然能志於仁者，

便無所憎惡之人。志於仁者，能以仁厚待人。遇好人，固然能以善心待之。遇惡人，亦能以善心勸之改惡向善。所以，一個人果然志於仁，即無所惡之人。

俞曲園羣經平議說：「上章云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，此章云苟志於仁矣無惡也。兩章文義相承。此惡字即上章能惡人之惡。賈子道術篇曰，心兼愛人謂之仁。然則仁主於愛，古之通論。使其中有惡人之一念，即不得謂之志於仁矣。」

○子曰：富與貴，是人之所以欲也。不以其道得之，不處也。貧與賤，是人之所以惡也。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去也。

君子去仁，惡乎成名。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，造次必於是，顛沛必於是。

孔安國注：「不以其道得富貴，則仁者不處也。」

何晏注：「時有否泰，故君子履道而反貧賤，此則不以其道得之，雖是人之所惡，不可違而去之。」

皇疏：「富者，財多。貴者，位高。乏財曰貧。無位曰賤。」

富貴是人之所欲，但如不以其道得之，仁者不處。不處，即是不居，亦可說是不取之意。富貴可得，但因不合道理，而不取。這不是普通人，而是仁人。孔注甚得經義。

貧賤是人之所惡，何氏以爲，君子行道，應當得富貴，而反得貧賤，這就是不以其道得之。例如尚書伊訓篇說：「作善

降之百祥，作不善降之百殃。」作善是得富貴之道，如果作善，而得貧賤，卽是貧賤不以其道得之。君子深知，時代有否有泰。在否閉之時，雖然履道，而反得貧賤，亦不可違而去之。假使去之，則必去其所行之道。故君子寧守其道，而不去貧賤。何氏之注可從。

孫奇逢四書近指說：「人初生時，祇有此身。原來貧賤，非有所失也。至富貴則有所得矣。無失無所得，有得有所失，故均一非道。富貴不可處，以其外來。貧賤不可去，以其所從來。孔子樂在其中，顏子不改其樂，全是於此看得分明，故不爲欲惡所乘。」孫氏此說大有道理。

「君子去仁，惡乎成名。」孔安國注：「惡乎成名者，不得成名爲君子。」君子去仁的去字，作捨棄講。惡乎的惡字，

讀平聲，作何字講。乎，是語助詞。君子捨棄仁，何得名爲君子。

君子希望成賢成聖，必須行仁。但是，何謂仁，如何行仁，皆非人人所能了解。君子行仁，未能完全至於仁，首須能近乎仁。例如恕道，剛毅木訥，皆是近仁。又禮記中庸：「子曰，力行近乎仁。」孔穎達疏：「以其勉力行善，故近乎仁也。」孔子教人孝弟忠信，即是重要的善行，故能力行孝弟忠信，亦即是近乎仁。近仁即能至於仁。不近仁，則遠仁，遠則去仁，不能成其爲人所稱的君子。

如何不去仁，下文云：

「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。造次必於是，顛沛必於是。」終食之間，就是吃一頓飯之間。違仁，即是去仁。造次，馬融說

是急遽，鄭玄說是倉卒。造次就是倉卒二字的轉音。邢疏說，急遽、倉卒，皆是迫促不暇之意。顛沛，馬融注爲偃仆。

君子既然不可去仁，則須經常保持仁心，雖在一食之間，亦不能去仁。造次必於是，急遽時，其心亦必在仁。顛沛必於是，在偃仆之際，卽是遭遇危險，甚至面臨死亡之際，其心亦必在仁。此爲君子須與不可離仁之義。

自「君子去仁」至「顛沛必於是。」古注與前合爲一章。

陳天祥四書辨疑說：「前段論富貴貧賤去就之道，自此以下，至顛沛必於是止，是言君子不可須臾去仁。彼專論義，此專說仁，前後兩段，各不相關。」陳氏主張，前後兩段，各爲一章。程氏樹德論語集釋從陳氏之說。

○子曰：我未見好仁者，惡不仁者。好仁者無以尚之。惡不仁者，其爲仁矣，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。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，我未見力不足者。蓋有之矣，我未之見也。

「我未見好仁者……加乎其身。」

孔子說：「我未見過好仁者，亦未見過惡不仁者。」好仁者，此人以行仁爲所好。惡不仁者，此人遇見不仁之人則厭惡之。好仁者，惡不仁者，孔注就兩人解說，先儒亦有作一人解說，以爲一人心中有好有惡。兩說可以並存。

好仁者，無以尚之。孔安國注：「難復加也。」尚亦通上。

好仁的人，凡事皆依於仁，此是實行仁德的上等者，無人更上於他，所以難再加乎其上的。皇疏說：「故李充曰，所好惟仁，無物以尚之也。」

惡不仁者，其爲仁矣，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。厭惡不仁者的人，其爲仁矣，他的爲仁，即在「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。」依皇疏說，此人既厭惡不仁者，便不與其親狎，不仁者便不得以非理不仁之事加陵於此人之身。所以孔安國說：「惡不仁者，能使不仁者不加非義於己，不如好仁者無以尚之爲優。」惡不仁者，雖然比不上好仁者，但能遠離不仁者，潔身自好，而不爲惡，亦得爲仁。皇疏又一解釋：「其，其於仁者也。言惡不仁之人，雖不好仁，而能惡於不仁者，不欲使不仁之人以非理加陵仁者之身也。」

「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，我未見力不足者。」

孔安國注：「言人無能一日用其力脩仁者耳。我未見欲爲仁而力不足者。」此意是說，有誰能在一日之閒用力行仁呢？如果有人能夠一日力行其仁，孔子未見其人之力不足。中庸引孔子的話說：「力行近乎仁。」例如力行孝弟忠信，就是近仁。孝弟忠信，有淺有深，人人可行，人人都有可行之力。所以孔子未見力不足。

「蓋有之矣，我未之見也。」

孔安國注：「謙不欲盡誣時人，言不能爲仁。故云，爲能有爾，我未之見也。」**皇疏**：「世中蓋亦當有一日行仁者，特是自未嘗聞見耳。」

朱子集注：「蓋，疑辭。有之，謂有用力而力不足者。蓋

人之氣質不同，故疑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，欲進而不能者。但我偶未之見耳。」

朱注謂有用力而力不足，雖異孔注，其說亦可取。

陸隴其松陽講義，引慶源輔氏說：「此章三言未見，而意實相承。初言成德之未見，次言用力之未見，末言用力而力不足者之未見。無非欲學者因是自警而用力於仁耳。」

○子曰：人之過也，各於其黨。觀過，斯知仁矣。

人之過的「人」，皇本作「民」。過是過失。黨，一作黨類講，一作朋黨講。

孔安國注：「黨，黨類。小人不能爲君子之行，非小人之過，當恕而勿責之。觀過，使賢愚各當其所，則爲仁矣。」

孔注之意，依皇疏解說，人的過失，各有其類，不能一概而論。例如農夫不能耕田，是其過失，若不能文書，則非其過。觀人之過，能隨類而責，不求備於一人，則知此觀過之人是有仁心之人。若不依類而責，例如責農夫不能文書，則知此觀過者是不仁之人。故云觀過斯知仁矣。

皇疏又引殷仲堪之說：「言人之過失，各由於性類之不同。直者以改邪爲義，失在於寡恕。仁者以惻隱爲誠，過在於容非。是以與仁同過，其仁可知。觀過之義，將在於斯者。」此解與孔注少異。

各於其黨的黨字，先儒亦作朋黨講。述而篇陳司敗說：「吾聞君子不黨，君子亦黨乎。」孔安國注：「相助匿非曰黨。」程氏集釋引劉開論語補注：「有所親比謂之黨。」以此義解釋，

人的過失，由於偏護其親友。故云，人之過也，各於其黨。偏護出於私情，以私害公，故爲過失。但是父爲子隱，子爲父隱。舜爲天子，假使瞽瞍殺人，孟子認爲，舜應該從監獄中竊負瞽瞍而逃。此種私情，順乎人倫常道，合乎仁心，爲聖賢所許。觀其過，卽知其仁。故云觀過斯知仁矣。

○子曰：朝聞道，夕死可矣。

道，卽是仁道。聞道，非說孔子自聞，是爲一般人而言。人在世間，須知爲仁之道，方能立己立人。苟無仁道，則必害人害己。仁道學之難，聞之亦難，縱然朝聞夕死，亦不虛此一生，否則縱壽八百年，亦枉爲人。又，中庸天命之謂性，率性之謂道，聞之更難。

○子曰：士志於道，而恥惡衣惡食者，未足與議也。

讀書人既言學道，而又以惡衣惡食爲恥，可見其心仍在名利，志實未立，故不足與之談道。

○子曰：君子之於天下也，無適也，無莫也，義之與比。

君子對於天下人，無專主之親，無特定之疏，惟以道義是從。卽不問親疏，但以道義是親，亦卽以義爲處世準繩。

無適的適字，無莫的莫字，古注有多種解釋。清儒俞曲園，在他的春在堂隨筆裏，引日本物茂卿所著論語徵，考證「適莫」

二字卽是「親疏」的意義。意爲君子對於天下人，無親無疏，惟義之所在，與相親比而已。

【雪公講義】

「適莫」二字，鄭讀爲「敵慕」，注云：適，匹敵之敵；莫，無所貪慕。邢疏二字爲厚、薄。俞氏主觸迂、貪慕。釋氏華嚴經及無量壽經，皆有「無所適莫」之文。華嚴經引漢書注曰：適，主也。爾雅曰：莫，定也。謂無偏主親，無偏定疏。澄觀疏曰：無主定於親疏。無量壽經慧遠義疏：無適適之親，無莫莫之疏。

「比」字：論語稽求篇：比者，密也，和也。集注：比，從也。

【按】此章之旨，據鄭、邢、兪諸氏所解，皆指對人而言，文義甚顯，可從也。有謂指行事者，存心者，用情者，似皆紆曲。至解「適莫」之義，上列之五種，名辭雖有小異，而大旨無不相同，亦可從也。

○子曰：君子懷德，小人懷土；君子懷刑，小人懷惠。

爾雅釋詁：「懷，思也。」說文：「懷，念思也。」段注：「念思者，不忘之思也。」

君子小人，不必指在位與不在位者，皆就普通人而言之。四句經文，上二句是說居處，下二句是說行動。懷字作思念講。

君子懷德，君子所思的是道德，他的居處，必然選擇在有仁德之人所居的鄰里。小人懷土，土是地利，小人只選擇有利可圖之地，如升官發財等，以為居處，定居後，則安安而不遷徙。此為上二句，就擇居而辨君子小人。

君子懷刑，刑即典刑，經典法則。例如書經大禹謨：「惠迪吉，從逆凶。」迪，孔傳為道。順道而行則吉。逆，是相反。反其道而行則凶。君子有所行動，就想到是否合乎此類典刑。小人懷惠，中庸：「小人行險以徼幸。」小人之行，冒險以求其幸，不慮後果，只貪圖眼前的小惠。此為下二句，就行動而辨君子小人。

程氏樹德集釋：「按此章言人人殊，竊謂當指趨向而言之。君子終日所思者，是如何進德脩業。小人則求田問舍而已。君

子安分守法。小人則唯利是圖，雖蹈刑辟而不顧也。」

○子曰：放於利而行，多怨。

放者放縱，任意發展，但其目的純在私利，如此行爲必致多人之怨。

孔安國注：「放，依也。每事依利而行，取怨之道。」今從劉氏正義引漢書顏師古注，放作縱字講，是縱心於利的意思。愈縱心圖取私利，則愈損人，故召人之怨愈多。

○子曰：能以禮讓爲國乎，何有。不能以禮讓爲國，如禮何。

能以禮讓治國，則於國事何難之有。不能以禮讓治國，奈此禮文何。道德仁義，遞下爲禮，禮不能再下矣，故須普及教化，以爲治國之要。曲禮云：毋不敬。何以爲敬，讓之是也，堯舜皆以天下讓，何況其餘。古人無事而不讓，讓則不爭，故易爲治。

○子曰：不患無位，患所以立。不患莫己知，求爲可知也。

位，是官位。立，是在官位而有建樹之意。勿愁無官位，但愁如何建樹。勿愁我不爲人知，但可求其可以爲人知之之道。建樹不必有位，立德立功皆是。求爲可知，學仁義可耳。

○子曰：參乎，吾道一以貫之。曾子曰：唯。子出，門人問曰：何謂也。曾子曰：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。

參，從古從眾讀森。孔子呼曾子之名曰：參，吾之道，汝可一以貫之。曾子應之曰唯。孔子出。門人不解，乃問曾子，何謂也？曾子答曰：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。貫者貫穿，以一理貫穿萬事，則萬事皆有其理。孔子之道，一理分爲萬事，萬事歸於一理。有入世者，有出世者，而能一以貫之。然出世之道非常人所能了解，故曾子以忠恕答之。何謂忠恕，漢注盡己之謂忠。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，是謂恕。忠恕之道仍在世間，但與出世之道相近。中庸引孔子曰：「忠恕違道不遠。」既曰

不遠，即是近之。近則可以由事入理，而能一貫矣。

○子曰：君子喻於義，小人喻於利。

孔安國注：「喻，猶曉也。」喻，曉，即是知的意思。

君子但知公義，小人但知私利。小人所知之利，不只在錢財，一切有利於己者，皆必爲之。君子小人，一言難辨，此以公義私利說其總則而已。

○子曰：見賢思齊焉，見不賢而內自省也。

賢人高於君子，見之者，當自思維，我當學習，與之齊等。

不賢，非謂小人，惟下於賢人而已，見之者，當自反省，我亦如此不賢乎。於是乃能德學俱進。

○子曰：事父母幾諫。見志不從，又敬不違，勞而不怨。

幾，微也，人之過，在幾微發動之時，易於改正，故爲人子者，見父母之過於微起時，卽當諫之，不俟形成大過。若見父母之志不從其諫，則又尊敬，而不違其諫勸之初衷，繼續進諫。然而屢諫不從，甚至受父母之怒斥，亦不辭勞苦，不怨父母，諫之不已。或，勞者憂也，諫而不入，深恐父母卒成大過，乃憂之而不怨。勞字兩義並存。

○子曰：父母在，不遠遊，遊必有方。

方，鄭注爲常，曲禮：「所遊必有常」是也。朱注爲方向，

本於玉藻：「親老，出不易方。」父母念子之心，無時或釋，故父母在世，子不能無故遠離，遠離須有正常之事。或為遊子者，隨時函報行蹤，免為父母所繫念。

○子曰：三年無改於父之道，可謂孝矣。

此章與學而篇同，集注胡氏謂為複出，而逸其半。先儒考漢石經亦有此章，當是弟子各記所聞。劉氏正義云：「案論語中重出者數章，自緣聖人屢言及此，故記者隨文記之。春秋繁露祭義篇，孔子曰：書之重，辭之複，嗚乎，不可不察也，其中必有美者焉。」鄭注曰：「孝子在喪，哀戚思慕，無所改其父之道，非心之所忍為也。」

○子曰：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。一則以喜；一則以懼。

人生七十古來稀，子女成人自立，父母逐漸衰老，盡孝時日無多，是以父母之年不可不知。知而喜者，親得壽考，子能承歡也。知而懼者，父母之年愈高，在世之日愈少，深懼子欲養而親不在，事之愈當謹也。

○子曰：古者言之不出，恥躬之不逮也。

古人不輕易出言，惟恐言出而行不及，是爲恥辱。

「古者言之不出。」皇本作「古之者言之不妄出也。」

包咸注：「古人之言不妄出口者，爲身行之將不及也。」

皇疏：「躬，身也。逮，及也。古人不輕出言者，恥身行之不能及也。」

○子曰：以約失之者，鮮矣。

孔安國注：「俱不得中也。奢則驕溢招禍，儉約則無憂患也。」

能儉約，其失自少。禮記表記：「子曰，儉近仁。雖有過，其不甚矣。」不儉，則生活奢侈，言語繁瑣，辦事令人麻煩，此皆不近仁，其失多矣。程氏集釋引汪烜四書詮義：「約者束也，內束其心，外束其身。」可參考。

○子曰：君子欲訥於言，而敏於行。

集解包曰：「訥，遲鈍也。言欲遲鈍，而行欲敏也。」言語遲鈍者，不搶先說，不利口，言語似乎甚難。此是君子言語謹慎之故。注意欲字，言語慎重，辦事必須敏捷，先行其言，而後從之。此皆難能而欲能之也。

○子曰：德不孤，必有鄰。

集解何晏注：「方以類聚，同志相求。故必有鄰，是以不孤也。」

此章依何氏之注即可。邢疏，「方以類聚」是周易繫辭上傳文。方，是法術性行，各以其類相聚。「同志相求」是引自周易乾卦文言傳「同氣相求」文。意爲志同者，互相求爲朋友，故必有鄰。經文必字，猶如詩眼，尤須注意。亂世，小人道長，

君子道消，爲德未必有鄰。此爲一般人所同感。如孔子周遊列國，其道不行，德豈不孤歟。然著書立說，有教無類，三千弟子，後世學人，皆是其鄰。故不論世道如何，但行善德，終必有鄰，而不孤也。

○子游曰：事君數，斯辱矣。朋友數，斯疏矣。

數，釋文說，何氏讀色角反。取煩瑣之義。又鄭注，數讀世主反。意爲數己之功勞。今從何氏讀。何注：「數，謂速數之數。」邢疏：「此章明爲臣結交當以禮漸進也。」吳氏嘉賓論語說解釋：「數與疏對。」並引禮記祭義曰：「祭不欲數。」以及畧引禮記表記說：「君子之交淡如水，小人之交甘如飴。君子淡以成，小人甘以壞。」以明事君與交友，皆是如此。

君臣朋友，皆以道義結合，必須以禮節之。事君三諫不從則去，不去則必召禍。不但諫不過三，平常亦須見之以時，不可煩瑣，否則必然召辱。交友不同於事君，來往煩瑣，不致於辱，但必趨於疏離。是以君子之交淡如水。此章須配合禮記學之。

論語講要 公治長第五

○子謂公治長可妻也。雖在縲綆之中，非其罪也。以其子妻之。

孔子曰：公治長，可與以妻也。雖受牢獄之災，然非其應得之罪也。卽以其女嫁之。

公治長爲孔子弟子，史遷謂爲齊人，孔安國謂爲魯人。皇疏引范甯云，公治長行正獲罪，罪非其罪，孔子以女妻之，將以大明衰世用刑之枉濫，勸將來實守正之人也。又引論釋一書記載云，公治長從衛還魯，途中聞鳥相呼，往青溪食死人肉。須臾見一老嫗當道而哭。治長問之。嫗曰：我兒前日出，至今

不反，諒已死，不知所在。治長曰：向聞鳥相呼，往青溪食肉，或許是汝兒。嫗往，果得其兒，已死。卽報村官事實。村官以殺人罪歸治長，付獄。治長以解鳥語辯之。獄主試其實，繫治長在獄六十日，卒有雀在獄柵上相呼，謂白蓮水邊，有運粟車翻覆，粟散在地，收斂不盡，往啄之。主遣人往驗，果如其言。後又解豬及燕語，屢驗。於是獲釋。

公冶氏解鳥語，先儒多以不經，往往避而不言，程氏樹德論語集釋按周禮秋官，夷隸掌與鳥言，貉隸掌與獸言，又舉經傳注疏，古多通鳥獸語者，何不經之有。是也。

○子謂南容，邦有道不廢，邦無道免於刑戮。以

其兄之子妻之。

南容，名适，一名縉，字子容，魯人，孔子弟子。國有道時，南容能爲國用，國無道，則以其明免於刑戮之禍。孔子以兄之女妻之。出處有道，此是其賢。

古注以此爲一章，朱子與上章合一，今從古。

○子謂子賤，君子哉若人。魯無君子者，斯焉取斯。

子賤姓宓，名不齊，孔子弟子，史記弟子傳作密不齊。宓密古同，均讀伏音。

「君子哉若人。」包注：「若人者，若此人也。」「斯焉

取斯。」上斯字指子賤，下斯字指君子之行爲。

孔子稱贊子賤曰：此人是君子，然若魯無君子者，則子賤焉能取斯君子之行以爲君子耶。

子賤之賢，孔子歸功於魯之君子，聖人謙虛如是。魯國多君子，亦是事實。呂氏春秋察賢篇云：「宓子賤治單父，彈鳴琴，身不下堂，而單父治。巫馬期以星出，以星入，日夜不居，以身親之，而單父亦治。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，曰：我之謂任人，子之謂任力。任力者故勞，任人者故逸。宓子則君子矣。」又謂孔子贊子賤能尊賢，以成其治。說苑政理篇略同。皆見子賤之賢，與魯多君子。

○子貢問曰：賜也何如。子曰：女器也。曰：何

器也。曰：瑚璉也。

子貢自問於孔子：賜也何如。孔子答曰：汝器也。器有差別，不知何器，故再問之。孔子答以瑚璉之器。

瑚璉，說文作瑚璉，翟氏考異，璉，力展切。古注，夏曰瑚，殷曰璉，周曰簠簋。皆宗廟盛黍稷之器，甚爲貴重。

器喻有用之才，爲政篇：「子曰：君子不器。」是喻全才。此許子貢以瑚璉，雖未至於不器，然爲高才大用可知。人在世間，有所取，必須有所予，若其才能不及子貢者，但成任何一器，盡其在我，用之於世，求其俯仰無愧可耳。

○或曰：雍也，仁而不佞。子曰：焉用佞。禦人

以口給，屢憎於人。不知其仁。焉用佞。

雍卽冉雍，字仲弓，先儒或以爲冉伯牛之子，或以爲伯牛之宗族，難以考定。

或人稱冉雍爲仁，然而惜其不能佞。孔子答或人曰：用佞何爲，佞者口辭捷給，以此抵禦人，屢次爲人憎惡。雍也仁乎，不知也。言仁，何用佞耶。

孔子不輕許弟子以仁，故曰不知其仁。佞，據說文，有巧譎高材諸義，譎卽古諂字，義屬不善，巧、材皆非惡義。春秋時人以佞爲賢，故或人有此議論。然以佞爲賢，不免於濫，聖人防其流弊，故以口給之義釋之，使仁與佞不混一談也。

○子使漆彫開仕。對曰：吾斯之未能信。子說。

漆彫開，名啓，字子開。宋翔鳳過庭錄云：「啓，古字作启。吾斯之未能信，吾字疑爲启字之訛。」宋說可從。對師長稱吾，禮所不許。斯，指爲仕。未能信，爲仕，未能自信。意恐不能勝任。劉氏正義：「夫子使開仕，當在爲魯司寇時。古今人表作啓。啓者開也。故字子開。」

孔子派漆彫開爲仕。開對曰：啓，爲仕，未能自信。孔子悅之。何以悅之。鄭注曰：「善其志道深。」皇疏引范甯曰：「孔子悅其志道之深，不汲汲於榮祿也。」

○子曰：道不行，乘桴浮于海，從我者其由與。

子路聞之喜。子曰：由也好勇過我，無所取材。

桴，馬注：「桴，編竹木也，大者曰筏，小者曰桴也。」

材，鄭注爲桴之材，皇疏又訓哉字，材哉古字同，朱注材，裁也。

孔子不能行道於魯，乃周遊列國，亦不能行，遂有此言。

意謂乘桴於海雖危險，然爲行道，無所顧慮。門人中有能從我之勇者，其爲仲由與。子路聞此言，喜之。孔子乃曰，由也勇過於我，不合中道，然而，再取如子路此種人材亦無矣。

○孟武伯問子路仁乎。子曰：不知也。又問。子曰：由也，千乘之國，可使治其賦也，不知其仁也。求也何如。子曰：求也，千室之邑，百

乘之家，可使爲之宰也，不知其仁也。赤也何如。子曰：赤也，束帶立於朝，可使與賓客言也，不知其仁也。

孟武伯問，子路仁乎。孔子答曰不知。意爲不清楚。蓋問之不得其要也。武伯意有未愜，故再問。孔子答曰：由，可使治理大國兵賦，不知其仁。又問冉求之仁何如。子曰：求，可使爲卿大夫之家臣，不知其仁。又問公西華之仁何如。子曰：赤，可使在朝與外國賓客言，不知其仁。三弟子皆有可使之才，子路軍事，冉求政治，公西華外交。

孔安國注：「賦，兵賦也。千室之邑，卿大夫之邑也。卿大夫稱家。諸侯千乘，卿大夫故曰百乘也。宰，家臣。」

孟武伯問由、求、赤三弟子仁，孔子答以不知者，劉氏正義引程瑤田論學小記說：「夫仁至重而至難者也。故曰仁以爲己任，任之重也。死而後已，道之遠也。如自以爲及是，未死而先已，聖人之所不許也。……故有問人之仁於夫子者，則皆曰未知。蓋曰吾未知其及焉否也。」

○子謂子貢曰：女與回也孰愈。對曰：賜也，何敢望回。回也，聞一以知十；賜也，聞一以知二。子曰：弗如也，吾與女弗如也。

孔子問子貢曰：汝與顏回誰比誰勝。子貢對曰：賜何敢比回。回，聞一知十，賜聞一知二而已。孔子曰：汝不如，吾與

汝俱不如。

愈，孔注猶勝也。吾與女之與，漢儒皆訓爲連繫詞，集注作許解，今從漢注。

梁氏章鉅論語旁證，引輔氏廣曰：「聞一知十，不是聞一件限定知得十件，只是知得周遍，始終無遺。聞一知二，亦不是聞一件知得二件，只是知得通達，無所執泥。」

程氏樹德集釋，引何治運雜著云：「或問於余曰，如漢儒說，則孔子果不如顏淵乎。曰，天之未喪斯文也，匡人其如予何。此孔子之樂天知命也。子在回何敢死。此顏子之樂天知命也。顏子未五十而知天命，孔子之不如，一也。吾與回言終日，不違如愚。回也非助我者也，於吾言無所不說。顏子未六十而耳順，孔子之不如，二也。顏子之未達一問者，從心所欲不踰

矩耳。」間是閒的俗字。說文：「閒，隙也。」顏子只有一隙距離未及孔子。那就是未到孔子「從心所欲不踰矩」的境界。

劉氏逢祿論語述何：「世視子貢賢於仲尼。子貢自謂不如顏淵，夫子亦自謂不如顏淵。聖人溥博如天，淵泉如淵也。若顏子自視，又將謂不如子貢矣。」

○宰予晝寢。子曰：朽木不可彫也；糞土之牆，不可朽也，於予與何誅。子曰：始吾於人也，聽其言而信其行；今吾於人也，聽其言而觀其行，於予與改是。

宰予名予字我，論語記者例當稱其字，此直書其名，先儒

考證當依古本作宰我。

晝寢，古注多爲晝眠，或作晝寢，卽繪晝寢室，有奢侈之義。糞朽皆有動靜二詞義。

此章後節加子曰，集注胡氏疑子曰爲衍文，不然則非一日之言，劉氏正義謂爲前後章相發明。

晝眠，或晝入寢室休息，古時皆不許。宰我晝寢，孔子責其怠惰，故曰：予如朽木不可彫也，如年久剝蝕之牆壁不可朽也，對於宰予，當如何責之耶。

孔子曰：原來我對於人，聽其人之言，卽信其人之行，今我對於人，聽其人之言，不能盡信，而須觀察其人之行。「於予與改是。」孔安國注：「改是者，始聽言信行，今更察言觀行，發於宰我晝寢也。」此意是說，由於予之晝寢，使我改爲

察言觀行。又有一說。宰予之晝寢也，當改之。

皇疏引一家云，宰我「與孔子爲教，故託跡受責也。」又引范甯云：「夫宰我者，升堂四科之流也，豈不免乎晝寢之咎，以貽朽糞之譏乎。時無師徒共明勸誘之教，故託夫弊跡以爲發起也。」又：「珊琳公（卽釋慧琳）曰：宰予見時後學之徒將有懈廢之心生，故假晝寢，以發夫子切磋之教。」

○子曰：吾未見剛者。或對曰：申枨。子曰：枨也慾，焉得剛。

枨，今讀成音。古音讀長。邢疏鄭云，蓋孔子弟子申續。

王肅以申繚、申堂、公伯繚皆是申枨，據清儒考證，有誤。

鄭注，剛謂強。孔注，慾，多情慾。皇疏，夫剛人性無求，而申根性多情慾，多情慾者必求人，求人則不得是剛，故云焉得剛。

剛與慾不相容，剛必不慾，慾必不剛。剛者富貴不能淫，貧賤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，文天祥可以當之。慾則反是，洪承疇可爲例。

李中孚四書反身錄：「正大光明，堅強不屈之謂剛，乃天德也。全此德者，常伸乎萬物之上。凡富貴貧賤，威武患難，一切毀譽利害，舉無以動其心。慾則種種世情繫戀，不能割絕，生來剛大之氣，盡爲所撓。心術旣不光明，遇事鮮所執持。無論氣質懦弱者多屈於物。卽素貞血氣之強者，亦不能不動於利害之私也。故從來剛者必無慾，慾者必不剛，不可一毫假借。」

○子貢曰：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，吾亦欲無加諸人。子曰：賜也，非爾所及也。

子貢曰：我不欲人以此事加之於我身，吾亦不欲以此事加之於人。孔子曰：此非汝所能及也。

此是恕道，尙非大賢所及，仁可知矣。

劉氏正義：「程氏瑤田論學小記進德篇曰，仁者人之德也，恕者行仁之方也。堯舜之仁，終身恕焉而已矣。子貢曰，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，吾亦欲無加諸人。此恕之說也。自以爲及，將止而不進焉。故夫子以非爾所及警之。」

○子貢曰：夫子之文章，可得而聞也；夫子之言

性與天道，不可得而聞也。

孔子之學有本性，有天道，有人道。文章，卽是六藝與脩齊治平之學，此屬人道，所謂人道敏政，諸弟子所共脩，經常講習，故可得而聞。至於性與天道，則深微難知，能知之者，顏子、曾子、子貢數人而已。且孔子教育注重人道，故罕言之，是以不可得而聞也。中庸、周易皆講性與天道，然不得其人，則不能傳。後儒必得佛學啓發，又須不存成見，方知孔子之道無異於佛。

焦氏竑在其筆乘中有云：「性命之理，孔子罕言之，老子累言之，釋氏則極言之。孔子罕言，待其人也。故曰，不憤不啓，不悱不發，中人以下，不可以語上也。然其微言不爲少矣，

第學者童習白紛，翻成玩狎，唐疏宋注，錮我聰明，以故鮮通其說者。內典之多，至於充棟，大抵皆了義之談也。古人謂闇室之一燈，苦海之三老，截疑網之寶劍，抉盲眼之金鑿，故釋氏之典一通，孔子之言立悟，無二理也。張商英曰：吾學佛，然後知儒。誠爲篤論。」「童玩白紛。」從童年學習，到白首之年，還是紛然不解其義。此語引自揚子法言吾子篇：「童而習之，白紛如也。」李軌注：「言皓首而亂。」焦氏又曰：「孔孟之學，盡性至命之學也。顧其言簡指微，未盡闡晰，釋氏諸經所發明，皆其理也。苟能發明此理，爲吾性命之指南，則釋氏諸經卽孔孟之義疏也，又何病焉。夫釋氏之所疏，孔孟之精也。漢、宋諸儒之所疏，其糟粕也。今疏其糟粕則俎豆之，疏其精則斥之，其亦不通於理矣。」焦氏此言可爲此章一大發明。

○子路有聞，未之能行，唯恐有聞。

聞字有二解。唯恐有聞之有，通又。孔安國曰：「前所聞未及行，故恐後有聞，不得並行也。」此聞字作動詞解。包慎言溫故錄：「聞讀若聲聞之間，韓愈名箴云，勿病無聞，病其曄曄，昔者子路唯恐有聞，赫然千載，德譽愈尊。」此聞字作名詞解，謂子路恐有虛名。此說亦有助於脩養，可參考。今從前義。謂子路求學，聞而能行。子路有聞，聞於師，或聞於朋友，聞得某一種學問，立即實行。如果尙未實行，唯恐又聞其他學問。李二曲四書反身錄：「未行而恐有聞，子路急行之心，真是惟日不足，所以得到升堂地位。吾人平日非無所聞，往往徒聞而未曾見諸行，即行而未必如是之急，玩愒因循，孤負時

曰。讀至此，不覺忸怩。」

○子貢問曰：孔文子，何以謂之文也。子曰：敏而好學，不恥下問，是以謂之文也。

孔文子，衛大夫孔圉。文，是其謚號。生前亂於家室。子貢以其爲人不足道，何以謚之爲文。孔子以此二語許之。大抵聰敏之人不甚好學，文子不然。不恥下問者，孔安國注：「下問，問凡在己下者。」例如以貴問賤，以長問少，以多問寡，皆是下問，人以爲恥，文子不然。雖有其他不善，但就文之一字而論，有此二者，可以稱之。聖人隱惡揚善，厚道之教，於斯可見。

俞樾羣經平議，以敏字爲句，而好學三字連下句讀。可備一說。

○子謂子產，有君子之道四焉。其行己也恭，其事上也敬，其養民也惠，其使民也義。

孔安國注：「子產，鄭大夫公孫僑。」邢疏：「案左傳，子產，穆公之孫，公子發之子，名僑。公子之子稱公孫。」錢大昕後漢書考異：「產者，生也。木高曰喬，有生長之義，故名喬字子產。後人增加人旁。」子產在鄭國簡、定二公時代執政，達二十二年，是春秋時鄭國的良相。左傳昭公二十年：「子產卒，仲尼聞之，出涕曰，古之遺愛也。」

孔子評論鄭國大夫子產，說他有四種德行，皆是君子之道。

一是「其行己也恭。」他自己做人很謙恭。二是「其事上也敬。」他事奉君上能敬其事。三是「其養民也惠。」他用恩惠養民。四是「其使民也義。」義作宜字講。他使用民眾，能得其宜。如不違農時等。

程氏集釋：「蔡清四書蒙引，恭敬分言，則恭主容，敬主事。」此處恭敬二字就是分言，恭指容貌謙恭，敬指作事毫不苟且。

○子曰：晏平仲，善與人交，久而敬之。

集解：「周曰，齊大夫，晏姓，平諡，名嬰。」

皇本作「久而人敬之。」皇疏云：「此善交之驗也。凡

人交易絕，而平仲交久而人愈敬之也。」劉氏正義引周禮天官大宰：「二曰敬故。」鄭康成注：「敬故，不慢舊也。」晏平仲久而敬之。」劉氏說：「當從鄭本，無人字解，爲平仲敬人。」

四書拾遺引黃鶴谿惠迪言：「交際之間，其人實有可敬，而我不知敬，則失人。其人本無可敬，而我誤敬之，則失己。失人失己，必貽後悔。故必由淺漸深，由疏漸親，爲時既久，灼見真知，然後用吾之敬，自可免失人失己之患，此其所以爲善也。」此亦從鄭說，其解善交得之。人須交友，朋友在五倫之中，故須如是慎重。

○子曰：臧文仲居蔡，山節藻梲，何如其知也。

臧文仲，魯大夫臧孫辰，諡文。蔡，大龜。蔡地出善龜，因名大龜爲蔡。古時國有大事不決，則占卜，龜有靈氣，故以龜甲占之。占卜之龜有六種，周禮謂之六龜，各藏一屋，使龜人掌管之。臧孫三代爲魯國掌龜之大夫，故曰居蔡。山節者，謂刻柱頭爲斗拱，其形如山，故曰山節。藻稅者，大梁之上承託二梁之短柱，謂之稅，在稅上彫畫藻文，謂之藻。山節藻稅皆爲天子之廟飾，而文仲以此施於藏龜之屋，違制媚神，不重人事，是爲不智之舉，故孔子論之曰，何如其智也。宋儒張橫渠與朱子皆如此說，以居蔡山節藻稅作一句讀。集解包注，以居蔡爲一句，謂文仲自家居蔡爲僭，山節藻稅又一句，以此施於其家，謂爲奢侈。考諸文仲世爲魯之龜人，而又甚儉，非如包注所云然，今從宋注。

○子張問曰：令尹子文，三仕爲令尹，無喜色，三已之，無愠色；舊令尹之政，必以告新令尹，何如。子曰：忠矣。曰：仁矣乎。曰：未知，焉得仁。

崔子弑齊君，陳文子有馬十乘，棄而違之，至於他邦，則曰：猶吾大夫崔子也。違之，之一邦，則又曰：猶吾大夫崔子也。違之，何如。子曰：清矣。曰：仁矣乎。曰：未知，焉得仁。

令尹，楚國官名，如中原各國之宰相。集解孔安國曰：「令

尹子文、楚大夫，姓鬬，名穀，字於菟。但聞其忠事，未知其仁也。」

三仕三已事無詳考，惟在楚莊王時，楚、晉之戰，楚以子玉爲帥，敗績，自殺。子玉是子文所舉之人，子文以此去職。餘皆不詳。諸儒之注議論紛紜，然子張所舉三仕三已，且以舊政告新令尹，必有所據。孔子答曰，忠矣。子張又問曰，仁矣乎。孔子答曰：未知，焉得仁。集解孔安國注：「但聞其忠事，未知其仁也。」集注從之。然經文「未知」下加「焉得」二字，究作何解。若依鄭康成讀知爲智字，卽有智始有仁，則文易解矣。智與仁孰先孰重，中庸、論語所說智仁勇，皆是智在仁上，若依內典，智尤重要。皇疏引李充云：「進無喜色，退無怨色，公家之事，知無不爲，忠臣之至也。子玉之敗，子文之舉，舉

以敗國，不可謂智也。賊夫人之子，不可謂仁。」

子張又舉崔子弑齊君，陳文子棄而違之，以問孔子。孔安國注，崔子、陳文子，皆是齊國大夫。程氏集釋，引惠棟九經古義說，崔子，鄭注，魯論讀爲高子，今從古論。劉氏正義說：「齊君莊公名光，左襄二十五年傳言，莊公通崔杼之妻姜氏，崔杼弑之。」時與崔杼同朝之陳文子，有馬十乘，棄而逃之他邦，所至皆感如齊之崔子，一再去之。子張故問，陳文子何如，可謂仁矣乎。孔子答：清而已矣，未智，焉得仁。何以未智，齊君昏，未聞文子進諫，亦未聞其阻崔子之弑君，是爲不智，又何能稱爲仁者。然得一清字，亦得一種人品，今世尤可貴。

【雪公講義】

【按】子張問曰：令尹子文一章。舉三仕三已等相問。子曰：忠矣。曰：仁矣乎？曰：未知，焉得仁。何晏、孔安國、朱考亭，皆以知音如字。有焉得二字。與孟武伯問子路仁乎。子曰：不知其仁也。語氣有異。然班固、王充、鄭康成、顏師古等，皆以知作智音。加焉得二字，與直云不知，分明各異矣。

主智音者，似以智仁有先後之別。顏曰：智雖利物，不如仁所濟遠。班氏則表先聖後仁及智之次。論衡云：智與仁不相干。五行之道，不相須而成。班漢書古今人表，所列九品，智人下仁人一等。是恐先智後仁，有違聖訓也。

竊按禮記中庸篇：「知仁勇三者，天下之達德也。」又曰：「好學近乎知，力行近乎仁，知恥近乎勇。」論語子罕篇：「智者不惑，仁者不憂，勇者不懼。」此三經文，皆以智字開端，統爲孔子之說，其中寧無含義，有何不敢依述。再禮大學篇，明德新民兩綱，各有四目。內在格致，智也。外在脩齊，仁也。經云：「智者不惑。」既不惑矣，始能意誠心正。又云：「仁者人也，親親爲大。」「脩身以道，脩道以仁。」既仁爲孝弟之本，而後齊治平，自可推而進之。是無不以智爲先也。然凡一事，必有兩端。如正邪真僞等。智與仁，亦不例外，在勿自欺。今所言之智與仁，皆指正與真者而論也。

○季文子三思而後行。子聞之曰：再，斯可矣。

集解：「鄭曰，季文子，魯大夫季孫行父。文，諡也。文子忠而有賢行。其舉事寡過，不必及三思也。」集注：「程子曰：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，故夫子譏之。」

三思自古解說不一，程說不免膠瑟，世有一思即起私意者，何必至於三。思不宜有所限制。楊升庵說：「中庸云，思之弗得弗措也。管子云，思之思之，又重思之。」皆不限於三。此說可從。又如中庸慎思，內典聞思脩三慧，皆是多思。孔子此言再斯可矣，蓋如鄭注，專對季文子而發，非言人人凡事再思即可也。

○子曰：甯武子，邦有道則知，邦無道則愚。其知可及也，其愚不可及也。

甯武子，馬融注：「衛大夫甯俞。武，諡也。」孔安國注：

「佯愚似實，故曰不可及也。」衛大夫甯武子，邦有道，則施其能，是謂智也，邦無道，則韜其光，是謂愚也。此愚卽是智，否則邦有道時，何能變爲智者。武子之智，他人學之可及，然其愚也，他人學之不及。人不知，而不慍，是其不可及之故，此古人所難能，惟秦之五殺大夫百里奚，方在虞時，以及逃楚時，似之。

○子在陳，曰：歸與歸與，吾黨之小子狂簡，斐

然成章，不知所以裁之。

孔子在陳國，思歸魯國，發此感歎。歸與，回魯也，再言，加重其詞。小子，是指在魯之弟子。黨，謂志同道合者。狂者進取。簡，如孔注爲大。狂簡者，志在大道，而忽其小事。斐然二句，意爲文章等已有成就可觀，然尙未明大道，不知所以裁定，故須回魯調理之。

據史記孔子世家載，孔子在陳思歸，是在魯哀公三年。此時孔子年已六十。「不知所以裁之」一句，世家爲：「吾不知所以裁之。」

○子曰：伯夷、叔齊，不念舊惡，怨是用希。

「伯夷、叔齊。」集解：「孔曰，伯夷、叔齊，孤竹君之二子。孤竹，國名。」皇疏：「孤竹之國，是殷湯所封，其子孫相傳至夷齊之父也。父姓墨台，名初，字子朝。伯夷大而庶，叔齊小而正，父薨，兄弟相讓，不復立也。」孟子萬章篇：「孟子曰：伯夷目不視惡色，耳不聽惡聲，非其君不事，非其民不使。」此處論夷、齊，但講不念舊惡，與孟子所說要點不同，不相矛盾。

「不念舊惡，怨是用希。」

皇疏：「此美夷齊之德也。念，猶識錄也。舊惡，故憾也。希，少也。人若錄於故憾，則怨恨更多。唯夷齊豁然忘懷，若有人犯己，己不怨錄之，所以與人怨少也。」

邢疏：「此章美伯夷叔齊二人之行。不念舊時之惡而欲報

復，故希爲人所怨恨也。」

毛氏奇齡四書改錯：「此惡字，猶左傳周鄭交惡之惡。舊惡，卽夙怨也。惟有夙怨而相忘，而不之念，因之恩怨俱泯，故怨是用希。此必有實事而今不傳者。」交惡之惡，憎義，烏故切，音汙，去聲。

伯夷叔齊不念舊惡，卽是不念舊怨之義。舊怨是既往之怨。既往不咎，予人以自新之路。

怨是用希者，用，以也，「是用」卽「是以」之辭。夷齊不咎既往，舊怨者知之，亦不咎既往。怨，是以希少。此義卽如邢疏說：「故希爲人所怨恨也。」

○子曰：孰謂微生高直，或乞醯焉，乞諸其鄰而

與之。

微生高，魯人，姓微生，名高。國策，莊子，漢書古今人表，微皆作尾。高有直名，如與女子約會於橋下，女子未至，大雨，水至，高守其信，抱橋柱不去，溺死。時人以爲信既如是，直亦可知。孔子不以爲然，舉轉乞醯而與或人之事，證其非直。古注或謂微生乞諸其鄰，冒爲己物以與人，然孔子只說直，未說其他。直心是德，直者真心。春秋衛大夫史魚尸諫靈公。晉之史官董狐之筆，直書趙盾弑其君。皆是直。然有事不直而理直者，如父爲子隱，子爲父隱，又如孔子不見陽貨，擇其他適而回訪之，此皆是直，是權變之直，微生高不知也。

○子曰：巧言、令色、足恭，左丘明恥之，丘亦恥之；匿怨而友其人，左丘明恥之，丘亦恥之。

足乃手足之足，巧言出於口，令色現於容，足恭表於足。足恭之義，欲前不進也，如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云：「足將進而趨趨。」此三者皆虛情，欺普通人可，欺有見識者則不可。左丘明，魯太史，知春秋義理，見此人通身是假，故恥之。

匿怨而友其人，孔安國注：「匿怨而友，心內相怨，而外詐親也。」與人結怨，小則解之，大則以直報之可也，若匿怨而友其人，則其用心險詐，是以左丘明恥之。此二種人，孔子亦恥之。

○顏淵季路侍。子曰：盍各言爾志。子路曰：願車馬衣輕裘，與朋友共，敝之而無憾。顏淵曰：願無伐善，無施勞。子路曰：願聞子之志。子曰：老者安之，朋友信之，少者懷之。

衣輕裘，阮元校勘記：「唐石經輕字旁注，案石經初刻本無輕字。車馬衣裘，見管子小匡及齊語，是子路本用成語，後人涉雍也篇衣輕裘，而誤衍輕字。」

季路，就是子路。在兄弟中，年齡最小的稱季。侍，陪在長者之側曰侍。

盍，皇疏：「盍，何不也。」

顏淵、子路，陪侍在孔子身旁。孔子說：「何不各說你們的志願。」

子路說：「我願以我的車、馬、衣服、皮衣，與朋友共用，敝之而無憾，用壞了，沒有遺憾。」

顏淵說：「我願不稱讚自己的善事，不以勞苦施加於人。」
皇疏：「有善而自稱，曰伐善也。」孔注：「不以事置施於人也。」

子路說：「願聞夫子的志願。」

孔子說：「老者安之。」撫恤老年人，使老年人得其所安。

「朋友信之。」以信待朋友。無論通財、勸善、規過等，一切以信實無欺待之。「少者懷之。」以慈惠待少年人，引發其感懷之心。孔安國注：「懷，歸也。」皇疏：「少者懷己，己必

有慈惠故也。」劉氏正義：「爾雅釋詁，懷，止也。釋言，懷，來也。並與歸訓近。言少者得所養教，歸依之若父師也。」

子路輕財重義，人人可學。顏子有善而不自稱，卿大夫當如此，不施勞於人民，國君當如此。孔子老安、友信、少懷，視三者如一家人，境界更高。

○子曰：已矣乎。吾未見能見其過，而內自訟者也。

包咸注：「訟，猶責也。言人有過，莫能自責。」

孔子說：「罷了，我未見過有人能見自己的過失，而在內心責備自己。」

松陽講義：「天下有一種人，全不知道自己差了，將差處都認作是處。此是不能見其過。有一種人，明知自己差了，卻只管因循牽制，甘於自棄，或只在口頭說過。此是不能內自訟。這有三件，一是爲氣質做主而不能變化，一是爲物欲牽引而不能割斷，一是爲習俗陷溺而不能跳脫。所以不能無過者，由此三件。所以有過而不能見、不能自訟過者，亦由此三件。」

朱子語類，問程子曰：「罪己責躬不可無，然亦不當長留在心胸爲悔。今有學者幸知自訟矣，心胸之悔，又若何而能不留耶？曰，改之便無悔。」自訟其過，改之則無悔，心歸於淨。此意甚好。

○子曰：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如丘者焉，不如丘

之好學也。

雖是十室之邑的小地方，亦必有像孔子那樣忠信的人，但不像孔子那樣好學。忠信雖同，唯好學始能成爲聖人。

邢疏：「此章，夫子言己勤學也。十室之邑，邑之小者也。其邑雖小，亦不誣之，必有忠信如我者焉。但不如我之好學不厭也。」。

尹會一讀書記：「此章大旨，自是勉人好學，以全其生質。須知忠信方可言生質之美，忠信之質方可以言學。忠信美質乃十室中所必有者，惟不知好學以保守擴充其忠信，是以鄉人多而聖人少也。夫子以身示教，並非謙辭，一部論語俱勉人主忠信而好學。」

論語講要 雍也第六

○子曰：雍也可使南面。

雍，是孔子的弟子，姓冉名雍。

孔子說：「雍，可使南面。」

包咸注：「可使南面者，言任諸侯，可使治國政也。」

南面，周易說卦傳：「聖人南面而聽天下，嚮明而治。」南方之卦爲離，離爲明。在位的聖人向明而治，故其位面向南方，而聽天下。此處南面，是指天子。古注考諸經傳，不獨天子稱南面，凡爲諸侯，卿大夫，有土有爵者，亦卽有治民之權者，皆得稱爲南面。引申其義，凡從政者，皆可以南面稱之。孔子說，

雍也可使南面。從引申之義，即是說，冉雍，可以使其從政。

○仲弓問子桑伯子。子曰：可也，簡。仲弓曰：居敬而行簡，以臨其民，不亦可乎。居簡而行簡，無乃大簡乎。子曰：雍之言然。

邢疏以此與前合爲一章，皇疏各自爲章。

子桑伯子，釋文引鄭注，子桑，秦大夫。皇疏虞喜引說苑，謂即孔子所見之伯子。翟氏考異謂即莊子所稱之子桑戶。均難考定。

仲弓，冉雍字。他問孔子，子桑伯子何如。孔子答曰：「可也，簡。」孔安國注：「以其能簡，故曰可也。」可也，是說

他可以辦政治。爲何「可也」，因他能簡。政事簡明，而民易從，故可爲政。但如何簡，孔子未詳說。仲弓乃就簡字辨其要義。爲政者，「居敬」，自居於敬，事事不苟，敬事而信。「而行簡」，一旦施行，則簡而不煩。「以臨其民，不亦可乎。」以此治民可也。若爲政者，「居簡」，自居亦簡，不能敬重其事。「而行簡」，行事亦簡。「無乃太簡乎。」則未免太過於簡。過猶不及，政治荒廢矣。孔子以冉雍之言爲是，故說：「雍之言然。」

鹿善繼四書說約：「治民全在不擾，而省事本於勞心。居敬者，眾寡小大無敢慢，此心日行天下幾遍，洞察情形，而挈其綱領，所行處精神在焉，卽所不行處，精神亦無不在。如此行簡，民安可知。居簡之簡，一切放下，全無關攝。廢事生弊，

可勝言哉。」

○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。孔子對曰：有顏回者好學，不遷怒，不貳過，不幸短命死矣；今也則亡，未聞好學者也。

魯哀公問孔子：「你的弟子，誰是好學者。」

孔子對哀公說：「有名叫顏回者，好學。他不遷怒，不貳過。不幸，他已短命而死。如今已無這樣的人了，亦未聞有如此好學者。」

「不遷怒。」何晏注：「遷，移也。」說文：「遷，登也。」移，有移易延長之意。登，有升高之意。怒是一種煩惱。

普通人發怒之後，其怒氣延續升高，難以制止，是爲遷怒。顏子好學，是指學道而言。任何煩惱皆是學道的障礙。煩惱起時，須有忍辱的工夫制止之。孔子稱讚顏子庶幾，有不善未嘗不知。因此，顏子動怒時，卽自知其爲煩惱，能以忍而止之，不使怒氣續發，是爲不遷怒。朱子集注：「遷，移也。怒於甲者，不移於乙。」此說淺顯，不足以明顏子的脩養。

「不貳過。」過，是無心所犯的過失。顏子如犯某種過失，一經發覺，卽不再犯。何晏引周易繫辭下傳說：「有不善，未嘗復行也。」此注頗爲簡要。

不遷怒，不貳過，與好學有何關係。古注對此二句，多有不同的解說。若就此章經文研究，則知不遷怒不貳過是由好學而來。好學是不遷怒不貳過的前因，不遷怒不貳過是好學的成

果。唯有好學，始能希聖希賢。唯有像顏子這樣的學有成果，始能證明真正的好學。

顏子之年，其說不一。劉氏正義云：「史記仲尼弟子傳，顏回少孔子三十歲，年二十九，髮盡白，蚤死。未著卒之歲年。家語弟子解始云，三十二而死。王肅注，校其年，則顏回死時，孔子年六十一。李氏鍇尙史辨之云，顏子卒於伯魚之後。按譜，孔子七十而伯魚卒，是顏子之卒，當在孔子七十一之年。顏子少孔子三十歲，是享年四十有一矣。」

○子華使於齊，冉子爲其母請粟。子曰：與之釜。請益。曰：與之庾。冉子與之粟五秉。子

曰：赤之適齊也，乘肥馬，衣輕裘。吾聞之也，君子周急不繼富。

子華，是孔子的弟子公西赤，字子華。

冉子，據鄭康成注，就是冉有。他與子華同爲孔門弟子。

子華出使到齊國，冉子爲子華之母向孔子請粟。使於齊，或是魯君使之，或是孔子使之，古注無定論，但一定是爲公務。

既是公務，自有俸祿。冉子此請，是特別的請求。孔子說：「與之釜。」給他母親一釜粟。馬融注：「六斗四升曰釜。」

冉子嫌少，「請益。」請加一些。孔子說：「與之庾。」

給一釜之外，再給他一庾粟。包咸注：「十六斗曰庾。」戴震

論語補注：「二斗四升曰庾。」劉氏正義等諸注從戴氏注。

冉子還是嫌少，他就拿自己之粟五秉贈與子華之母。馬融注：「十六斛爲秉，五秉合爲八十斛。」皇疏：「孔子與粟既竟，故冉子又自以己粟八十斛與之也。」

孔子說：「赤往齊國，乘以肥馬所駕之車，衣著輕軟之裘。我曾聽說，君子周急不繼富。」周急，周通調，救濟之意。周急就是救人急難。繼富，以財物給富有之人，使其富上加富。救人之急是善事，繼富則無可稱頌。鄭康成注：「非冉有與之太多。」子華既然乘肥馬衣輕裘，足見其富有，其母在家中不會貧困，冉子與之粟五秉，確是與之太多。所以孔子非之。此雖訓示冉有，亦足以見孔子周濟之道。

○原思爲之宰，與之粟九百，辭。子曰：毋，以與爾鄰里鄉黨乎。

原思是孔子的弟子原憲，字子思。包咸注：「孔子爲魯司寇，以原思爲家邑宰。」

原思爲孔子的家臣，孔子給他九百斗粟，他辭之，不肯接受。孔子說：「毋，不可辭。你如有多餘，可贈與你的鄰里鄉黨。」

孔安國注：「九百，九百斗。辭，辭讓不受。祿，法所得，當受無讓。」

劉氏正義云，子華使於齊，原思爲之宰，不必同在一時，弟子類記之，以見聖人取予之際各有所宜爾。

○子謂仲弓曰：犁牛之子，騂且角，雖欲勿用，山川其舍諸。

集解，犁，雜文也。騂，赤色也。角者，角周正中犧牲也。雖欲以其所生犁而不用，山川寧肯舍之乎。言父雖不善，不害於子之美也。皇疏載一說，犁或音梨，犁謂耕犁之牛。黃氏後案，史記稱仲弓之父賤人，殆由傅合耕犁之旨。王肅家語謂生於不肖之父，則又緣雜文之訓而遷就其說。雜文之訓始於揚雄，高誘解淮南，王肅撰家語，一皆承用。案淮南說山訓，借用經文，原未指斥仲弓，而注說之誤實因此。

犁牛實不作雜毛牛解，當是耕牛。周時耕牛不作犧牛。仲弓之父是誰，不可考。此章記孔子與仲弓泛論用人之道，非以

犁牛比仲弓之父。仲弓可使從政，從政須攬人才，選才不論其父之良窳，但論其人之賢不賢，喻如耕地之牛，能生驛且角之子，此子當可爲犧牛。

○子曰：回也，其心，三月，不違仁，其餘，則日月至焉而已矣。

集解，言餘人暫有至仁時，唯回移時而不變也。皇疏，三月一時，爲天氣一變，一變尙能行之，則他時能可知也。四書辨疑，東坡云：夫子默而察之，閱三月之久，而造次顛沛無一不出於仁，知其終身弗畔也。

或曰，顏回之仁三月不變，三月以後，則不能不變。若然，

顏子僅有三月之仁，有是理乎。此章句讀，其心，指顏回之心，一讀。三月，是孔子自言觀察顏回三月之久，又一讀。不違仁，是觀察結果，接顏回之心而言，既觀三月，其心皆不違仁，若爾後再觀，當亦不違矣。中庸云，道也者，不可須臾離也。顏子不違仁，即是心不離道，道不離心。楞嚴經淨念相繼，亦是道不須臾離之義。必須如此，道始能成。顏子之外，其餘諸弟子，於道或卽或離，故曰日月至焉而已矣。

○季康子問：仲由可使從政也與。子曰：由也果，於從政乎何有。曰：賜也可使從政也與。曰：賜也達，於從政乎何有。曰：求也可使從

政也與。曰：求也藝，於從政乎何有。

季康子問孔子：「仲由，可使他從事政治嗎？」仲由就是子路。孔子說：「由，果敢決斷。從政，你看如何。有可以使得嗎？」

康子又問：「賜，可使他從事政治嗎？」賜，姓端木，名賜，字子貢。孔子說：「賜，通達事理。從政，你看如何。有可以使得嗎？」

康子又問：「求，可使他從事政治嗎？」求，就是冉求，字子有。孔子說：「求，很有才能。從政，你看如何。有可以使得嗎？」

包咸注：「果，謂果敢決斷。」孔安國注：「達，謂通於

物理。藝，謂多才藝。」

「於從政乎何有」句，皇疏引衛瓘云：「何有者，有餘力也。」邢疏：「其於從政，何有難乎。」他注亦或謂不難，或謂有餘，皆與經文語氣不順，不可從。此句是活語，季康子爲魯三家之一，目無國君，是以孔子不答以肯定之詞，但說三弟子各有所長，聽其自決而已。

○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。閔子騫曰：善爲我辭焉。如有復我者，則吾必在汶上矣。

費，古注讀密，然山東當地人皆讀費之本音。

孔安國注：「費，季氏邑。季氏不臣，而其邑宰數叛，聞

閔子騫賢，故欲用之。閔子不欲爲季氏宰，語使者曰，善爲我作辭說，令不復召我也。復我者，重來召我也。去之汶水上，欲北如齊也。」

孔子爲魯司寇時，閔子騫曾爲費宰，孔子辭去，閔子騫亦辭去。後以三家不聽魯君之命，而費邑之宰亦叛季氏，是以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。然閔子不願遂季氏之私，故辭之，且堅告使者，如再來召，則吾必不在家，而在汶河之上矣。汶河東北是齊國，在汶上，意謂避至齊國也。儒者去就，於此可見其概焉。

○伯牛有疾，子問之，自牖執其手，曰：亡之命矣夫。斯人也而有斯疾也。斯人也而有斯疾也。

伯牛，卽孔子弟子冉耕，得惡疾，孔子前往慰問。伯牛家人因其惡疾，不願孔子進病人之屋，故隔牆從牖見之。孔子自牖執伯牛之手，曰：如此好人，何罹如此惡疾，無此理也，是天命耳。

堯有丹朱，舜有商均，孔子晚年喪子，弟子顏淵亦早死，是皆天命。《禮記中庸》：「君子居易以俟命，小人行險以徼幸。」可參研。

自牖執其手，朱子集注謂伯牛家以君南面之禮尊孔子，孔子不敢當，故不入其室，而自牖執其手。此說無據，清儒已辨之。《論語蒧質》謂孔子知醫，執其手者切其脈也。亦是臆說。

亡，孔注爲喪，亡之斷句，然當病人面說其亡，似不合情理，可從讀無，亡之者，無可以致此疾之理也。亡之命矣夫，

作一句讀。

○子曰：賢哉回也。一簞食，一瓢飲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憂。回也不改其樂。賢哉回也。

顏子賢而貧窮，然據韓詩外傳，尚有郭外之田五十畝，郭內之田四十畝，惟以好學，不願仕，故衣食住勉強自給。餐具不備，乃以竹器代碗盛食，飲則以瓢舀之，住在陋巷。生活如此簡陋，他人必不堪其憂，而顏回不改其樂。不改者，本來貧窮，本來即樂，今仍貧窮，今仍樂而不改。意在言外，顏子得道矣。何以知之。學而篇子貢曰：「貧而無諂，富而無驕，何如。」子曰：「可也，未若貧而樂，富而好禮者也。」貧而樂

者，卽如顏子，樂有所得，非樂貧也，乃樂道也。顏子已得其道，故不改其樂。他人不解顏子之道，則不知顏子之樂。唯孔子知之。

○冉求曰：非不說子之道，力不足也。子曰：力不足者，中道而廢，今女畫。

畫，從孔注：「止也。」求也藝，孔子引之向道，冉求辭以力不足。孔子曰：譬如行路，中道而廢，可謂力不足，今汝自止，爲藝術所纏而已。

冉求非不好學，觀其才藝可知，蓋偏重於藝，缺於求道之心，是以孔子勉其上進。

○子謂子夏曰：女爲君子儒，無爲小人儒。

儒者，其學爲格物、致知、誠意、正心、脩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。君子儒者，爲治國平天下而學，以利天下人爲己任。因此，須學大道。小人儒者，學爲自己正心脩身而已。子夏文學特長，孔子希望他進而學道，以資利益人羣。故云，汝要學做君子儒，不要學做小人儒。

○子游爲武城宰。子曰：女得人焉耳乎。曰：有澹臺滅明者，行不由徑，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。

「女得人焉耳乎。」耳，亦有諸本作爾。孔注：「焉耳乎

皆辭。」孔安國以焉耳乎三字皆是語助辭。

阮氏校勘：「女得人焉耳乎。皇本、高麗本，乎下有哉字。案焉耳乎三字連文，已屬不詞，下又增哉字，更不成文。疑耳當爾字之訛。考太平御覽一百七十四，二百六十五，俱引作爾。又張枻論語解，呂祖謙論語說等諸本並作爾。蓋『焉爾』者猶『於此』也。言女得人於此乎哉。此者，此武城也。如書作耳，則義不可通矣。」

劉氏正義：「唐宋石經、宋本九經、岳珂本，此文皆作耳。耳訓語辭。不必從爾訓於此矣。」按，耳作語助辭，則焉字可作稱代詞，猶「於是」。「是」指武城。古文不乏其例。如吳昌瑩經詞衍釋引國語晉語：「子犯知文公之安齊也，而有終焉之志。」「終焉」就是終於齊之意。又如孟子梁惠王：「晉國

天下莫強焉。」卽莫強於晉之意。

子游爲武城邑宰，孔子問，汝得人才於武城乎。子游對以澹臺滅明。史記仲尼弟子列傳，澹臺滅明字子羽，少孔子二十九歲。行不由徑二句，是得子羽之理由。古井田制，路在井田之外，徑在井田之內。行人須守規矩，由路不由徑。至孔子時，規矩雖存，而行人圖速，往往取捷徑，然子羽仍由路行。子羽雖爲子游之同學，但非公事則不造訪子游。舉此二者，以見其人品行之端正，是故子游以爲人才。

○子曰：孟之反不伐，奔而殿，將入門，策其馬曰，非敢後也，馬不進也。

孟之反，魯大夫，鄭注，姓孟名之側。齊侵魯，事見左傳哀公十一年。戰陣勇者進攻在前，敗北在後。魯與齊戰於郊，魯軍大敗，退奔，孟之反在殿後，掩護退軍，實爲勇者，當受國人迎讚，然不欲居功，及還，將入國門，乃策其馬而前，告國人曰，我非勇敢在後距敵，是馬不能前進故也。不自誇功，是爲美德，是以孔子稱其不伐。或注，是役也，冉求、樊遲，亦皆領兵迎擊，有大功，孔子惟恐冉、樊二子以有功自足，故亟稱孟之反。此臆測，不可從。

○子曰：不有祝鮀之佞，而有宋朝之美，難乎免於今之世矣。

祝鮀，衛大夫子魚，以佞口獲寵於靈公。宋朝，宋公子，有美色，出奔衛，靈公夫人南子寵之。

而，及也。無祝鮀之佞口，以及宋朝之美色，難免於今之世。難免何事，未說明，含意是不能立足於今世。此諷當時衛國不能用賢能。

皇疏引范甯說：「祝鮀以佞諂被寵於靈公，宋朝以美色見愛於南子。無道之世，並以取容。孔子惡時民濁亂，唯佞色是尚。忠正之人，不容其身。故發難乎之談。將以激亂俗，亦欲發明君子全身遠害也。」

○子曰：誰能出不由戶，何莫由斯道也。

說文：「戶，護也。半門曰戶，象形。」半門，一扇門也，

如寢室之門。誰能出寢室而不由戶耶。由此興起下句正意，何事不由於道也。道指人道或天道而言。天道難聞，人道是人倫綱常之道，爲立身行道之本。不由人道，不足以爲人，具備人道，始能學作聖人。

○子曰：質勝文則野，文勝質則史，文質彬彬，然後君子。

質是本質，文是文彩。野，包注：「如野人。」說文：「野，郊外也。」野人，卽是居在郊外之人。史，古注有二義，一是史書，一是史官。

「質勝文則野。」勝，包注作多字講。質多於文，則如野

人。也就是像鄉下人的意思。鄉下人習作農工，言行欠於禮文脩飾，顯得樸素無華。故云，質多於文，則如郊野之人。

「文勝質則史。」文多於質，則如史書。史書所載的史事，由於寫史的人，除了像左丘明那一類的史家之外，難免有所好惡，不得其正，是故所寫的歷史，不免文過其實。所以，文多於質，則如史書，有失其真。

「文質彬彬，然後君子。」包注：「彬彬，文質相半之貌。」彬彬，融和之相。文與質均衡交融。言行文雅而又真實，合乎中道，是為文質彬彬的君子。

○子曰：人之生也直，罔之生也幸而免。

古注有以上句生字為始生之生，下句生字為生存之生。實

不必如此區分，皆是生存之義。

直者正直，人之生存於人世，必須正直，直是生存之道。

罔者曲也，曲人亦能生存，如祝鮀之佞。然如蘇秦之輩皆不得善終。亦有能全始全終者，幸而免也。幸而免者，皇疏：「是獲幸而免死耳。」即是免遭報應之謂。然所免者，只是眼前之報。若依尚書洪範五福六極善惡之報而言，其所應受之惡報終不可免。孔子在此含蓄言之而已。

○子曰：知之者，不如好之者；好之者，不如樂之者。

包注：「學問，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篤，好之者不如樂之者

深。」

包氏此注可從。知好樂三字皆說求學之事。其他諸事可以類推。

知之者，是指求學之人而言，原來不知之事，今求知之。知之，即是求知其然之謂。

好之者，是已知其然，進而求知其所以然。

樂之者，已知其所以然，是以樂之。皇疏：「樂，謂歡樂之也。」求學至於歡樂之境，則必樂此不疲，必然放不下。

求學，由知之，而好之，而樂之，由淺入深。故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篤厚，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深邃。樂之，則必有成就。

○子曰：中人以上，可以語上也；中人以下，不

可以語上也。

人之智力不平等，皇那二疏皆先概分上中下三品，每品又分上中下，合爲九品。此猶粗分，若細分則品級更多。上上之人是聖人，生而知之者。下下之人是愚人，學習能力最下，一竅不通。陽貨篇子曰：「惟上智與下愚不移。」此下愚之人，非普通教育可以教化者。上上下下之間，皆是中人。施教中人須依差等，循循誘進。

中人以上，可以與語上等之道理，若中人以下，則不可與中人以上同等而語，語之非但不解，更生誤會。如公冶長篇，子貢曰：「夫子之言性與天道，不可得而聞也。」性與天道，中人以上可聞，中人以下則不可聞。

劉氏正義：「孔子罕言利命仁，性與天道，弟子不可得聞，則是不可語上。觀所答弟子諸時人語，各有不同。正是因人才知，量爲語之。可知夫子循循善誘之法。」

○樊遲問知。子曰：務民之義，敬鬼神而遠之，可謂知矣。問仁。曰：仁者先難而後獲，可謂仁矣。

劉氏正義：「竊以夫子此文論仁知，皆居位臨民之事。意樊遲時或出仕故也。」

樊遲問知問仁，以資施政。知同智。孔子分別答復何謂知，何謂仁。

「務民之義。」依劉氏正義解說。務，猶事。民之義，就是禮記禮運篇所說的人倫十義。禮運篇：「父慈，子孝，兄良，弟弟，夫義，婦聽，長惠，幼順，君仁，臣忠。十者謂之人義。」

「敬鬼神而遠之。」敬鬼神，而又須疏遠鬼神。遠，讀去聲。之，指鬼神而言。禮記表記篇引孔子的話說，三代皆敬事鬼神。「夏道尊命，事鬼敬神而遠之，近人而忠焉。殷人尊神，率民以事神，先鬼而後禮。周人尊禮尚施，事鬼敬神而遠之，近人而忠焉。」劉氏正義說：「近人而忠，即是務民之義。」三代皆敬鬼神，而周家尊禮，更爲重要。以禮敬而遠之，是敬而不侮慢。

政治的要務，即以人倫十義化導民眾，教民敬鬼神以報德，然而不必凡事皆求鬼神。如述而篇說，孔子疾病，子路請禱。

孔子曰：「丘之禱久矣。」不造惡事，所行皆善，無愧於天地神明，就是禱。如此，即是智慧。故云：「可謂知矣。」

「仁者先難而後獲。」孔安國注：「先勞苦，而後得功。」

皇疏：「范甯曰，艱難之事則爲物先，獲功之事，而處物後。」

此答樊遲問仁。孔子說，仁者先爲其難，而得功則在其後。

世閒好事難成，仁者辦仁德之事，先忍耐其困難，一直做去，衝破種種難關，而後得其成果。此爲難行而能行。禮記中庸說：「力行近乎仁。」故云：「可謂仁矣。」

○子曰：知者樂水，仁者樂山；知者動，仁者靜；知者樂，仁者壽。

樂山樂水之樂，五孝反，音耀，喜好之義。

孔子見山水之現象及其大用，而發此觀感。

「知者樂水，仁者樂山。」包曰：「知者樂運其才智以治世，如水流而不知已也。仁者樂山之安固，自然不動而萬物生焉。」

「知者動，仁者靜。」包曰：「日進故動。」孔安國曰：「無欲故靜。」

「知者樂，仁者壽。」鄭玄曰：「知者自役，得其志，故樂。」邢疏：「言知者役用才知，成功得志，故歡樂也。」包曰：「性靜者多壽考。」

皇疏：「陸特進曰：此章極辨智仁之分，凡分爲三段。自智者樂水、仁者樂山爲第一，明智仁之性。又智者動、仁者靜

爲第二，明智仁之用。先既有性，性必有用也。又智者樂、仁者壽爲第三，明智仁之功已有用，用宜有功也。」

動物壽命，因類而異。蜉蝣壽短，龜鶴壽長。仁者壽，就人類之壽命而言。仁者不憂，終日心理安然，六脈和平，故壽。顏子仁而不得壽，是其例外，或以飲食不調所致。

○子曰：齊一變至於魯，魯一變至於道。

變是變入佳境，齊國一變可至於魯，魯國一變可至於正道。當時魯已無道，然只須一變即可至於道，齊須二變乃可。

齊是太公受封之國，注重武功。魯是周公受封之國，注重文治。據史記魯周公世家記載，初，太公之齊，五月即向周公報政績，伯禽之魯，三年而後報政績。周公以是知齊後世必強

於魯。然必先魯而亡。後來齊行霸道，魯行王道，但至孔子時，魯由三家執政，亦是無道。魯雖無道，而齊猶不及魯。急功好利，究竟不如行仁。

○子曰：觚不觚，觚哉。觚哉。

觚者酒器，盛酒二升。若盛三升則名觶，四升則名角。觚必限盛二升，如非二升，則非觚矣，何得謂之觚哉。聖人此言，中正和平，如詩之溫厚。凡是不守本分者，如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，皆可比之曰，觚不觚，觚哉觚哉。

後世木簡亦謂之觚，如操觚之觚，是寫字工具，先儒考證起於秦漢，非孔子所指周朝酒器之觚。

○宰我問曰：仁者雖告之曰，井有仁焉，其從之也。子曰：何爲其然也。君子可逝也，不可陷也。可欺也，不可罔也。

宰我問孔子，設有好行仁道者，雖有人告之曰，「井有仁焉，其從之也。」井有仁焉之仁與人字同。意爲有人墮入井中，仁者從之入井以救之乎。若不改仁字，謂井中有仁道之事，仁者從之入井以行仁道乎。亦通。孔子答曰，何能如此。仁人君子可往井邊視之，不可陷入井中。可欺不可罔，釋可逝不可陷之理。馬融曰：「可欺者，可使往也。不可罔者，不可得誣罔，令自投下也。」，義如孟子云：「君子可欺以其方，難罔以非其道。」趙岐注：「方，類也。君子可以事類欺。」孫奭疏：

「所謂方類者，在其疑似之間故也。」劉氏正義：「方者義也。以義責君子，君子必信而從之。然非其道，則亦難罔之矣。蓋可欺者仁也，不可罔者知也。」

孔子以仁爲施教中心，學仁者雖亦可欺，然須難罔以非其道。如以非道誣罔君子，則君子不受誣罔。

○子曰：君子博學於文，約之以禮，亦可以弗畔矣夫。

釋文云：「一本無君子字，兩得。」馮登府異文考證引後漢書范升傳，亦無君子字。若無君子二字，則此章是對弟子說，然他人求學亦須如此。畔，一訓叛，一訓偏，後者可從。

博學於文者，多念書也。學問載於書籍，書皆是文。博學者須將一門學通，再學另一門，愈學愈博也。約之以禮者，曲禮云，道德仁義，非禮不成。孔子志於道，據於德，依於仁，游於藝。藝者禮樂射御書數，以禮爲首。故雖博學，而首須學禮。學禮則通世故人情，然後一切學問行之能合中道，故曰亦可以弗畔矣夫。畔字。一作叛字講。弗畔，卽不離經叛道之意。一作偏字講。如韓李論語筆解：「韓曰，畔當讀如偏畔之畔。弗偏則得中道。」弗畔，作合乎中道講。語氣和平。

○子見南子，子路不說。夫子矢之曰：予所否者，天厭之。天厭之。

集解：「**孔安國**等以爲，**南子**者，**衛靈公**夫人也，淫亂，而**靈公**惑之。**孔子**見之者，欲因以說**靈公**，使行治道也。矢，誓也。**子路**不說，故夫子誓之。行道既非婦人之事，而弟子不說，與之祝誓，義可疑焉。」**劉氏正義**：「**臧氏庸**拜經日記謂，**孔安國**等以爲者，首舉**孔**，以該**馬鄭包周**諸儒之義。行道以下四句，乃何氏語。」

邢疏：「**史記**世家，**南子**使人謂**孔子**曰：四方之君子，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，必見寡小君。寡小君欲見。**孔子**辭謝，不得已而見之。」

集注：「蓋古者仕於其國，有見其小君之禮。」

毛奇齡四書改錯，遍考諸禮文，無見小君之禮。

劉氏正義：「竊謂**南子**雖淫亂，然有知人之明，故於**蘧伯**

玉、孔子皆特致敬，其請見孔子，非無欲用孔子之意，子路亦疑夫子此見爲將詘身行道，而於心不悅，正猶公山弗擾、佛肸召，子欲往，子路皆不悅之比。非因南子淫亂而有此疑也。夫子知子路不悅，故告以予若固執不見，則必觸南子之怒，而厭我矣。天，卽指南子。夫子言，人而不仁，疾之已甚，爲亂。孟子亦言，仲尼不爲已甚。可知聖人達節，非俗情所能測矣。」

矢字之注，有誓、陳、指、直等義，以直告之義爲是。予所否者以下，漢、宋、明、清諸先儒解，意見紛紜，難以折中，止可闕疑。

○子曰：中庸之爲德也，其至矣乎。民鮮久矣。

孔子說，中庸之爲德也，至矣。然而，久矣，鮮有能行之

人了。

黃式三論語後案：「禮中庸正義曰：按鄭目錄云，名曰中庸者，以其記中和之爲用也。庸，用也。」又：「鄭君於君子中庸注云：庸，常也。何解亦同。」

何晏集解：「庸，常也，中和可常行之德也。世亂，先王之道廢。民鮮能行此道久矣。非適今也。」

中庸的庸字，依鄭康成注，有二義。一作用字講，一作常字講。劉氏正義以爲「用、常」二義可相輔而成。如禮記喪服四制篇：「此喪之所以三年，賢者不得過，不肖者不得不及。此喪之中庸也。王者之所常行也。」可證庸字有此二釋。劉氏說：「不得過，不及，謂之中。所常行，謂之庸。常行者，卽常用是也。故讚舜之大智曰，執其兩端，用其中於民。用中，

卽中庸之義是也。」

中庸的中字，無過，無不及。例如辦一事，辦到九分，是爲不及，辦到十一分，是爲過分，皆是不中。必須辦到十分，恰到好處，始稱爲中，亦稱爲中道。

中道，是古聖相傳之道，堯曰篇記載，堯命舜：「允執其中。」舜亦以命禹。「古聖所傳的中道，就是一個中字，子思作中庸，以中和二字辨其要義，更可以使人體會，學習中道，由和而達於中。中庸說：「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，發而皆中節謂之和。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，和也者，天下之達道也。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萬物育焉。」

中是天下之大本，也就是一切學術的根本，學者自當發憤求之。

○子貢曰：如有博施於民，而能濟眾，何如。可謂仁乎。子曰：何事於仁，必也，聖乎堯舜其猶病諸。夫仁者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，能近取譬，可謂仁之方也已。

講此章，須先舉孔學之例。述而篇：「子曰：志於道，據於德，依於仁，游於藝。」志於道者，起心動念即是在道。道是人之本性，如禮記中庸云：「天命之謂性。」孔子五十而知天命，即是知性。此性無形，無法解說，但以德顯。據於德者，據是根據，德是性之根。性不動，動而不失其明，即是德。德有形，但屬於內。依於仁者，仍然依於德，名之曰仁。植物種

子有仁，故仁卽種，半內半外。種與根之區別，根往下紮，種往上生。然二者並不相離，種生芽後，同時上長幹，下長根。游於藝者，藝是禮樂射御書數與百工，此皆外在貨財之類。道德仁是元理全體，藝是萬事大用。明乎孔學理體事用，始能得此章大旨。

子貢問孔子，如有廣施恩惠於民，而又能濟眾於患難者，何如，是可爲仁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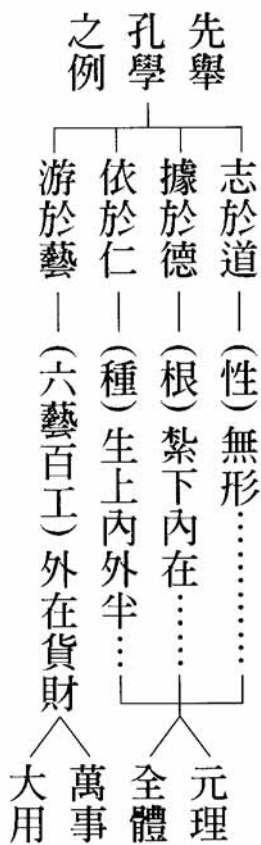
子貢所舉博濟，皆需貨財，疑爲此者卽是大仁。孔子先釋其疑，後示學仁之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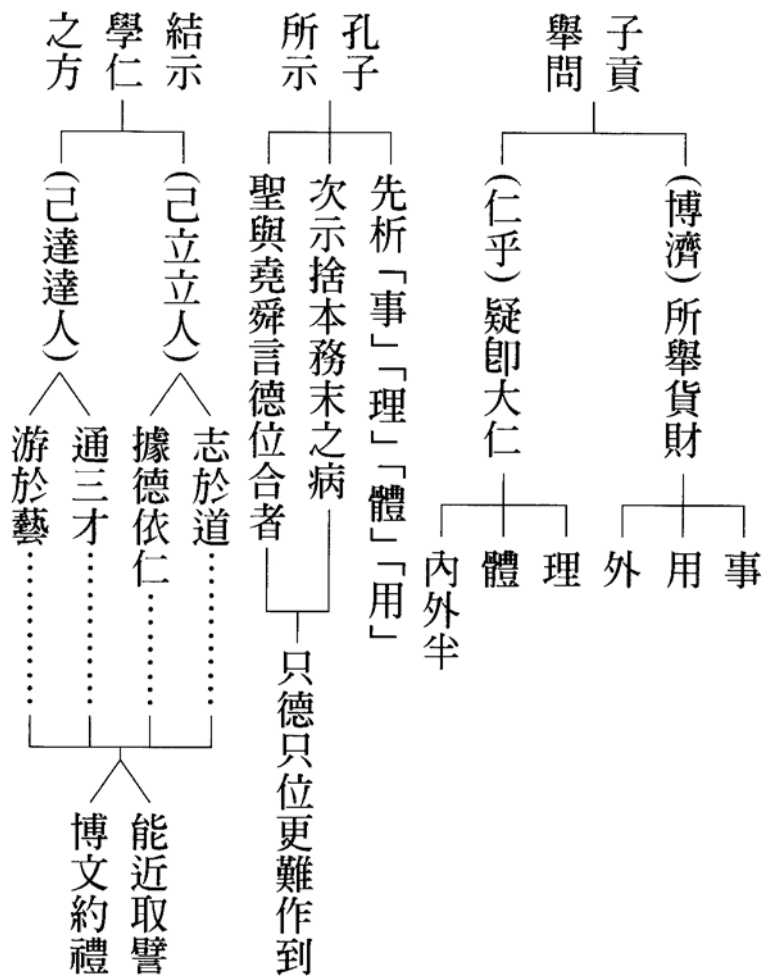
何事於仁者，博施濟眾皆是事用，何能與理體之仁並爲一談。下文句讀，據白虎通古聖人篇引論語，讀爲：必也，聖乎堯舜其猶病諸。此節是孔子示以捨本務末之病。言若必以事講

仁，即使聖與堯舜猶病其難之乎。聖人是有德者，堯舜是有位者，聖乎堯舜是合德與位者，猶難博濟，其他或只有德，或只有位，則更難作到。因本國民眾待施待濟既多，尚有各國民眾，此世界外，又有他世界，推之無窮，而貨財有限，博施救濟，孰能周遍。雖然，仁不可不學，善事不可不作，故結示學仁之方，卽是已欲立而立人，已欲達而達人。已欲立者，自己先志於道，再據於德，再依於仁。已如是立，亦如是立人。立後則言達，達者通達。舉凡天地人三才之道，以至六藝百工，皆須求其通達。已欲通達，亦教他人通達。自己與人既立既達，博濟之事自能爲矣。立達皆非易事，要在能近取譬。如禮記中庸：「仁者人也，親親爲大。」孟子梁惠王篇：「老吾老，以及人之老。幼吾幼，以及人之幼。」此皆由近及遠以行仁。子罕篇

顏淵喟歎：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。博我以文。約我以禮。」即
是能近取譬。學仁難，學禮則近仁，近仁則近德，近德則近道，
故曰「可謂仁之方也已。」

◎ 「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章」講表





論語講要 述而第七

○子曰：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，竊比於我老彭。

老彭，先儒注說不一，或以爲一人，或以爲二人，或二說並存，然多數主張爲一人。若依包咸、朱子所據大戴禮，則老彭爲殷之賢大夫。若依楊慎丹鉛總錄所據三教論及莊子所引，老子爲尹喜談容成氏所說五千文，證明述而不作，則老彭當爲老子。

述而不作者，敘述前人之學，而不自己創作。信而好古，信古人之有道者，好古人之樸實者也，例如先進於禮樂，野人也。野不失其真，故用之則從先進。竊比於我老彭者，自比於

老彭。我老彭之我，示親切之義。如朱注：「我，親之之辭。」老子但述容成氏之言，故孔子比之。

○子曰：默而識之，學而不厭，誨人不倦，何有於我哉。

此說求學脩道之法。首將所學默記於心中。其次須知，學無止境，故須學不厭足。如此則非記問之學，故可以誨人。但非一誨而成，故須不倦。孔子是聖人，教人亦望其能成聖人，未至於成，則不能倦。默學誨三者，何有於我哉。

皇本集解：「鄭玄曰，人無有是行於我，我獨有之也。」

集注：「何有於我，言何者能有於我也。三者已非聖人之

極至，而猶不敢當，則謙而又謙之辭也。」

宦懋庸論語稽：「孟子引夫子與子貢言，我學不厭，而教不倦。此篇若聖與仁章，抑爲之不厭，誨人不倦。是夫子固以學不厭誨不倦自任者，而何至無因爲是謙而又謙之辭乎。然謂人無是行惟我獨有，則又近誇大，尤非聖人語氣。此蓋當時不知聖人，謂必有人之所不能有。故夫子言，我生平不過默而識之，學而不厭，誨人不倦耳，此外亦何有於我哉。似爲得之。」

此章要義，在教人學道。默者寂也，識者明記也。寂然不動，而又明記不忘。此是孔子志於道之境界。心安於道而不移，卽默卽識。學也，誨也，皆不離道。全心在道而忘其我。故曰「何有於我哉。」

○子曰：德之不脩，學之不講，聞義不能徙，不善不能改，是吾憂也。

德者，乃人所固有之明德。心初動時，覺之，猶未失其明。不覺，妄動，則昧矣。昧則轉爲凶德。故須脩之，使復其明。此卽禮記大學所云明明德。學是學術，必須講究。聞悉奧義，當遷徙之，如義而行。一本徙作從，亦通。不善是過，貴能改之。是吾憂也者，此勵學者之辭，設使學者不脩不講不徙不改，乃教不成矣，聖人引以爲憂。

○子之燕居，申申如也，夭夭如也。

申申如也，正直自然。夭夭如也，和藹之貌。孔子閑居時，

身心正定而安適，從容而自然。

說文「申」字段注：「从丨以象其申，从臼以象其束。」是申有申直之義。故黃式三論語後案說：「申申如狀其躬之直，夭夭如狀其躬之稍俯也。」此卽申屈自然安適之意。

○子曰：甚矣吾衰也。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。

孔安國注：「孔子衰老，不復夢見周公。明盛時夢見周公，欲行其道也。」

孔子思念周公，欲行其道，故常夢見周公。後以東周日衰，自己亦已年老，乃不思周公矣，不思則不夢，故有此感歎。

○子曰：志於道，據於德，依於仁，游於藝。

此章書爲儒學之總綱，圓該中國文化之體相用。志據依游是孔子教人求學之方法。道德仁藝是孔子教人所求之實學。道是體，德是相，皆是內在。仁藝是用，皆是外在。仁是用之總，喻如總根，半內半外。藝是用之別，喻如枝幹，純屬於外。孔子學說以仁爲本，由仁發藝，以藝護仁，仁藝相得，喻如根幹互滋。仁原於德，德原於道。道德非中人以下可解，然行仁藝，道德卽在其中。如此由體達用，用不離體，中國文化之精神卽在是焉。

志於道者。道卽本心，亦卽真心，寂照湛然。寂者不動，此是定力。照者光明，此是智慧。寂而照，照而寂，定智湛然，恆在本心。禮記中庸云：「天命之謂性，率性之謂道」，天命，是天然而有之意。性是人人本有，故云天命之謂性。此卽人之

本性。率性，古注：「無爲而安行曰性之」。無爲，非由造作而來，卽指本性而言。本性不動，故曰安。行是動念。行曰性之，卽孟子盡心篇所說：「堯舜性之也。」性之，卽是率性之義，動念自然合乎本性。廣韻：「率，循也。」循性不變，卽曰道，是謂性體。就循性不變而言，道卽是性，性卽是道。志者，說文：「心之所之也。」心之所之，卽守此道而不離也。守道不離，卽是將心定之於道。亦卽「默而識之」之意。

據於德者。不動謂之性，動則謂之心，此心正直，故曰德。真心初動之時，動，起念頭。動義爲業，亦名業相。僅有幾微之動相。不覺初動，接之再動，則有見相。見則昏，謂之昏德。昏卽出現妄境。此在起信論，名爲三細相。妄境出現以後，則有諸種粗相，然後煩擾不安矣。若能初動卽覺，如已成聖人之

孔子，一動卽覺。覺而復明，是謂明德。明則滅昏除妄，卽行有所得。六書精蘊：「直心爲惠」，「行道而得於心爲惠」。惠，卽是德字。中庸「脩道之謂教」，道體本靜，動則省脩，故云脩道。說文：「據，杖持也。」德如杖，必須持之勿失。失持則傾，傾則失正。本性不動，動須省察脩持，脩不失正，是謂之得。所謂得，非指本性而言。本性無脩無得。脩是指德而言。卽在一念初動時，卽時覺之，覺則明而不昏。如此念念省脩，則德不昏，故稱明德。此卽據於德。禮記大學云：「在明明德」。「在明」二字卽是中庸所說的脩道。「明德」一綱有四目，卽格物、致知、誠意、正心。格物，性之初動也。致知，動則覺之也。誠意，覺而明也，明則誠也。正心，明後又須經常省脩，不令失正也。此是本有之真實知能，由明明德而

得，須好學以培之。行仁，辦治國平天下事業，須有真知卓見，故須先培知能。

依於仁者。說文：「仁，親也，从人二。」廣雅：「竺，竹也。」爾雅釋訓：「竺，厚也。」按二爲加厚之象，从人二曰親，从竹二曰厚。廣韻「依，倚也」，倚者，因也。有因始有果。老子：「禍兮福之所倚。」由此所起之義。凡是對人親切加厚，即是依於仁。仁之意義簡說如此，究其作用，尙須行之有方。雍也篇孔子答復子貢曰：「夫仁者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，能近取譬，可謂仁之方也已。」孟子梁惠王篇：「老吾老，以及人之老。幼吾幼，以及人之幼。」禮記大學曰：「在親民。」中庸曰：「親親爲大。」立人達人，皆是親民，親親，老老，幼幼，即能近取譬。是皆行仁之方法。大學「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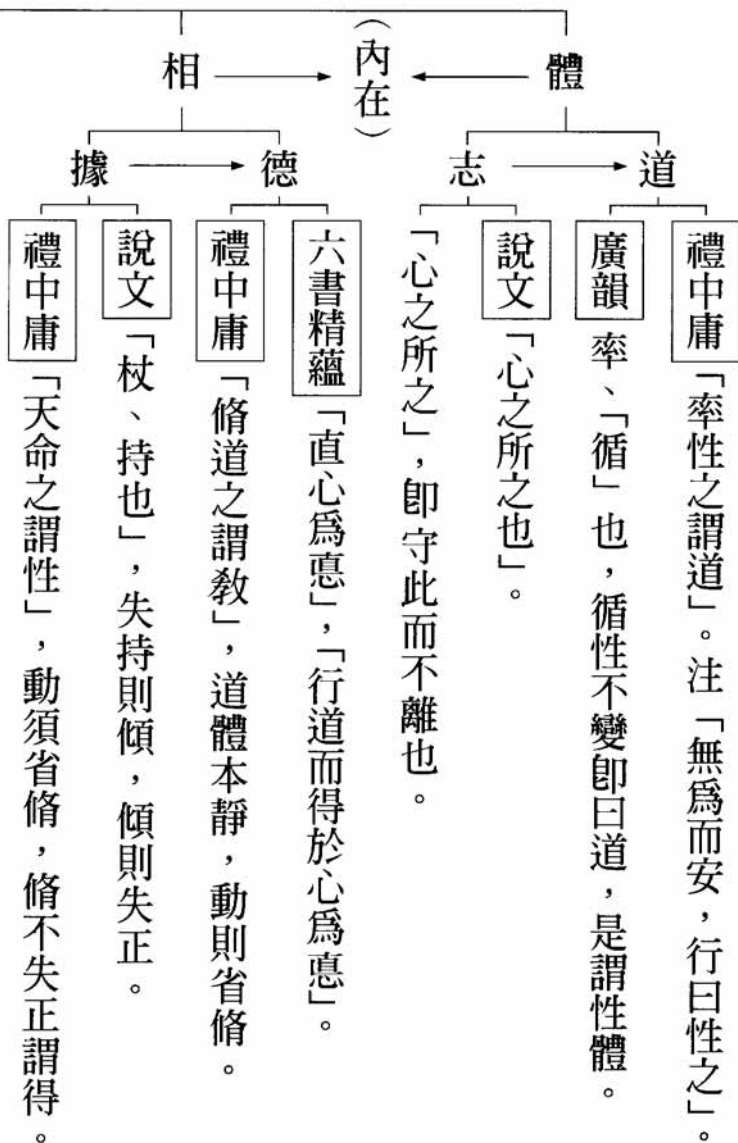
民」一綱有四目，卽脩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。自天子至庶人，皆以脩身爲本，由此推展齊家治國平天下。此是仁之事業，必須力行。

游於藝者。韻會：「藝，才能也。」，又「術也。」禮樂射御書數六藝，以及百工技能，皆藝術也。孟子曰：「是乃仁術也。」矢人惟恐不傷人，函人惟恐傷人，故術不可不慎也。故一切藝術不離乎仁。爾雅釋言：「泳，游也。」爾雅釋水：「潛行爲泳。」潛行，游水底也。按「水底」卽深入沉潛之義。藝是行仁之工具。一切藝術技能，至爲繁多。已成聖人，是智者，是不惑者，無所不知。學者未成聖人，必須博學，以資推行仁之事業。古語：「一事不知，儒者所恥。」以有惑而不知，故以爲恥。知恥則必勇於學習一切藝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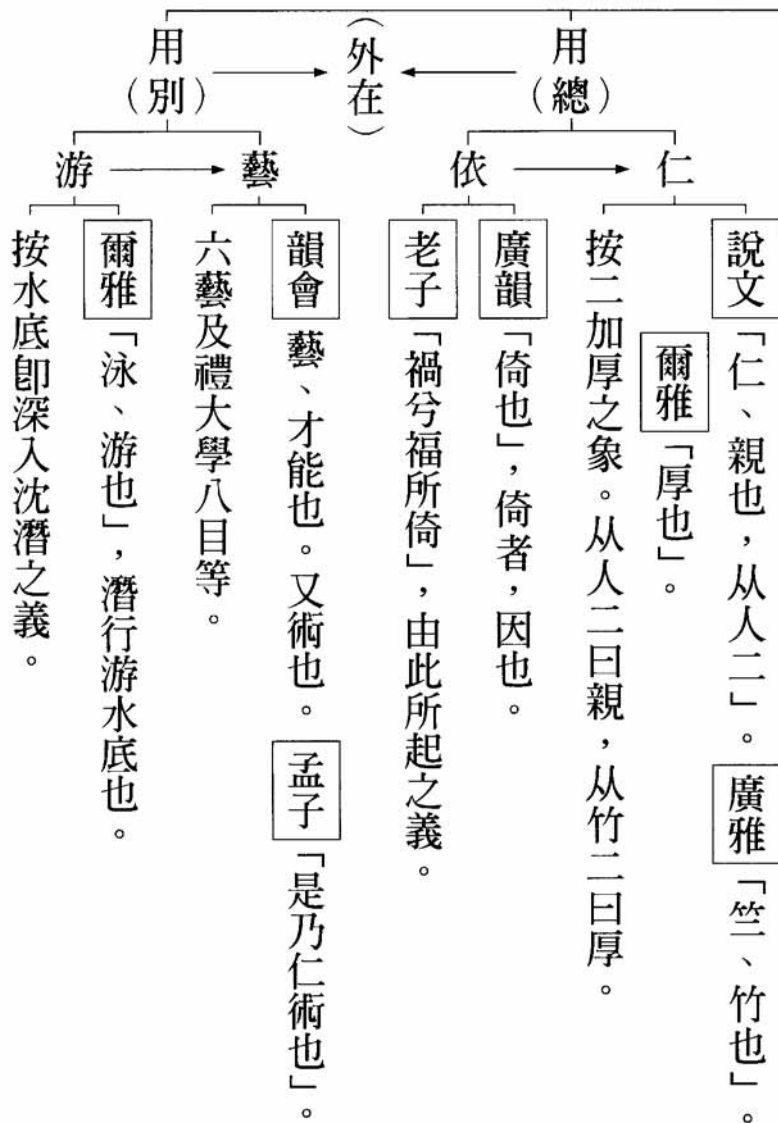
中庸云：「好學近乎智，力行近乎仁，知恥近乎勇。」此爲知行三要。治國平天下，卽是行道，須憑智仁勇。無智仁勇，不能治國平天下。

雍也篇：子曰：「君子博學於文，約之以禮。」上四所列曰博，而須約之以禮者，禮爲道德仁義之後，又爲六藝之首，道德仁義暨諸藝術，待禮而成。倫常、政治、軍備、祭祀、婚喪、教法，非禮皆亂。禮運篇云：「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，脩十義，講信脩睦，尙辭讓，去爭奪，舍禮何以治之。」故學道德仁藝，必自學禮始。學禮必以學習敦倫脩睦辭讓爲根基。

由體
達用



用不
離體



(體) — 志道

(內在)

(相) — 據德

道即本心。寂照湛然。

參 大乘起信論

(因) 生三細
真心初動。謂之「業相」。

三細

(念起) (覺遲)
動而不覺。有「見」則昏。昏生妄「境」。(緣) 長六粗

德

立覺復明。滅昏除妄。(見前表惠字注)
即行有所得。

德

故禮大學曰。「在明明德」

即是脩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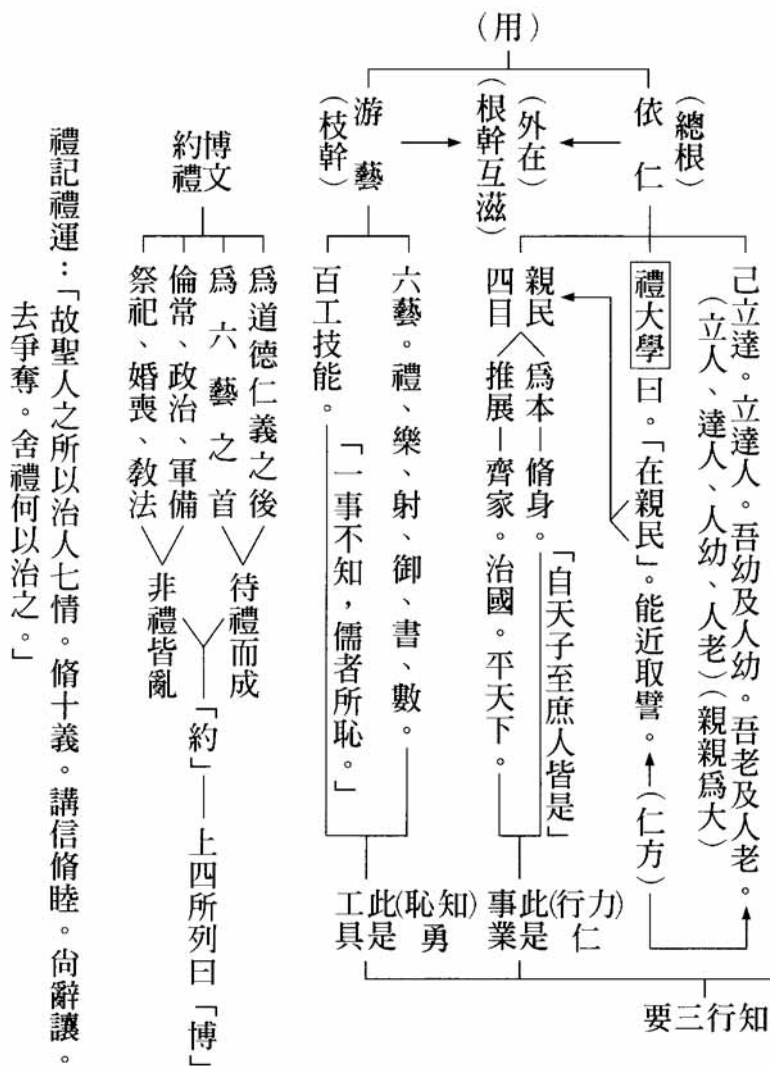
明德
動即是「格物」。覺即是「致知」。
明即是「誠意」。(集韻德行之得)

(學好) 智
先培 知能

(未動心前)
誠者天之道
誠之者人之道
(行道心得)

○述說次序

孔子學說以仁
為本。宜先解
果。而後追因
。次解道德。
最後解藝。



○子曰：自行束脩以上，吾未嘗無誨焉。

孔子曰：有來求教者，自行束脩之禮，或高於束脩以上之禮者，吾未嘗不教誨之也。

束脩之解不一，皇疏申孔安國注，謂束脩爲十束脯，是贄禮之物之至輕者，以此明孔子教化有感必應者也。後漢書延篤傳注引鄭玄論語注，謂年十五以上，能行束帶脩飾之禮者也。其他諸注不必悉舉。實則此兩義可以並存。見師之禮固須贄物，然出以恭敬之心，亦未嘗不可。人潔己以進，孔子卽與其潔也。

【雪公講義】

◎束脩異解

四書臆言——「束脩是贄見薄物。」

孔叢子——「子思居貧。或致樽酒束脩。」

北史——儒林傳。「馮偉門徒束脩。一毫不受。」

漢書——朱邑傳。束脩之餽。論語筆解引說者謂束爲束

帛。脩爲脩脯。

以上皆謂贄物。

後漢書——延篤傳。吾自束脩以來。鄭注。謂年十五以上。

能行束帶脩飾之禮。

後漢書——和帝紀。詔曰。束脩良吏。

鄭均傳。均束脩安貧。

馮衍傳。圭璧其行。束脩其心。

劉般傳。束脩至行。爲諸侯師。

以上均不言物質。

○子曰：不憤不啓，不悱不發，舉一隅不以三隅反，則不復也。

集解：「鄭玄曰：孔子與人言，必待其人心憤憤，口悱悱，乃後啓發爲之說也。如此則識思之深也。說則舉一隅以語之，其人不思其類，則不復重教之也。」

此爲聖人教學方法。憤是學者懣心求之而未悟，孔子乃爲啓示之。悱是學者研究有得而未能說明，孔子乃爲發明之，使其豁然貫通。若學者不憤不悱，孔子則不爲啓發，以其無助於學者也。舉一隅以俟三反者，乃教學者比類而推知其餘也。

皇疏：「隅，角也。如屋有四角，已示之一角，餘三角從類可知。若此人不能以類反識三角，則不復教示也。」

蜀石經及皇本舉一隅下均有「而示之」三字。

○子食於有喪者之側，未嘗飽也。

何晏集解：「喪者哀戚，飽食於其側，是無惻隱之心也。」

皇疏：「孔子助葬時也。爲應執事，故必食也。必有哀色，故不飽也。」

孔子助喪家執事，或鄰家有喪事，皆食之不飽，此孔子同情喪家之哀戚也。

○子於是日哭，則不歌。

朱子集注：「哭，謂弔哭。一日之內，餘哀未忘，自不能歌也。」孔子是日爲弔親友之喪，或爲其他哀痛之事而哭者，是日則不歌。孔子好樂，歌是樂詞。是日不但不奏樂，亦不唱歌。餘哀未盡。是誠心，是直心。

○子謂顏淵曰：用之則行，舍之則藏，惟我與爾有是夫。子路曰：子行三軍則誰與。子曰：暴虎馮河，死而無悔者，吾不與也。必也臨事而懼，好謀而成者也。

「用之」者，猶言如有用我也。「行」者，行其道也。「舍之」者，舍是捨棄，不爲世用，道不行也。用之則行，道行得

通則行。舍之則藏，道行不通則藏。行藏無非爲道。此惟孔子與顏子能然。

子路勇於行，且長於軍事，故問孔子，若行三軍，則與誰俱。

孔子卽示以領軍之道。首言暴虎馮河，雖死而無悔者，吾不許可也。「暴虎馮河」是成語，馮音憑。詩小雅小旻：「不敢暴虎，不敢馮河」，暴虎是徒手搏虎，馮河是徒步渡河。次言必須臨事而懼，好謀而成。懼則不輕敵，謀則操勝算，是故能我戰則克也。

○子曰：富而可求也，雖執鞭之士，吾亦爲之。
如不可求，從吾所好。

可求，不可求，以道爲準。富而可求也者，假使合乎道，雖執鞭之士，吾亦爲之。富如不可求，乃不合乎道，則唯從吾所好，而不求也。

焦循論語補疏云：「孟子言，非其道，一簞食不可受於人，如以道，則舜受堯之天下，不以爲泰，正與此章之旨相發明。」

錢坫論語後錄云：「執鞭有二義。周禮秋官條狼氏下士八人，其職云，掌執鞭以趨辟。王出入則八人夾道，公六人，侯伯四人，子男二人。此一義也。地官司市，入則胥執鞭度守門。此一義也。以求富之言例之，或從地官爲長。」鄭康成注：「市者入也。胥，守門察僞詐也。必執鞭度，以威正人眾也。度，謂爰也，因刻丈尺耳。」

集解：「鄭玄曰：富貴不可求而得者也，當脩德以得之。」

是以經文富字含貴字而言。

○子之所慎：齊、戰、疾。

集解：「孔安國曰，此三者人所不能慎，而夫子獨能慎之。」
齊即齋戒，**禮記祭統**曰：「及時將祭，君子乃齊。」又曰：「君子之齊也，專致其精明之德也，故散齊七日以定之，致齊三日以齊之，定之之謂齊，齊者精明之至也，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。」**皇疏**：「齊之言齊也。人心有欲，散漫不齊，故將接神，先自寧靜，變食遷坐，以自齊潔也。時人漫神，故於齊不慎，而孔子慎之也。」

戰者，**說文**：「戰，鬥也。」王道不侵人，但禦人之入侵，故不免於戰。**劉氏正義**說：「慎戰，謂臨事而懼，好謀而成也。」

禮器云：子曰，我戰則克，祭則受福，蓋得其道。此之謂也。」
疾者疾病，最懼誤於庸醫，亂投藥石。曲禮云：「醫不三世，不服其藥。」

○子在齊聞韶，三月不知肉味。曰：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。

此章句讀不一，皇疏邢疏朱注皆以三月不知肉味爲一句。
清儒武億經讀考異，據史記孔子世家「聞韶音，學之三月，不知肉味」，主張讀以「聞韶三月，不知肉味」。後來注者亦多從之。但世家之文亦可讀爲「聞韶音學之，三月不知肉味」。今仍舊讀。

韶是舜王之樂，而齊有之者，據漢書禮樂志，陳，舜之後，韶樂在陳，春秋時，陳公子完奔齊，齊乃有韶，歷代學者皆從此說。曰人竹添光鴻則謂，齊桓公滅遂所得，遂亦舜之後，可備一說。

集解：「周生烈曰：孔子在齊，聞習韶樂之美盛，故忽忘於肉味也。王肅曰，爲，作也，不圖作韶樂至於此，此，齊也。」劉氏正義：「以此爲齊，此王誤解。漢書禮樂志，不圖爲樂之至於斯，美之甚也。以不圖句爲美義，勝此注。」

竹氏會箋：「不知肉味，如發憤忘食，聖人好樂之至也。」
「又先儒述大學正心之旨，以爲三月不知肉味，殆乎有所好樂，則不得其正，聖人之心不應固滯如此，故程子以三月爲音字之誤，見大全小注，此本韓愈筆解，然史記明云聞韶音，學之三

月，是音與三月各出，焉得形誤。大學以不知味箴放心者，謂平常好惡嗜欲耳，固不得與此相比擬焉。」

蔡節論語集說：「韶，舜樂也。三月，言其久也。舜之後爲陳。自陳敬仲奔齊，其後久專齊政。至景公時，陳氏代齊之形已成矣。夫子在齊聞韶，三月不知肉味。蓋憂感之深也。曰，不圖爲樂之至於斯。斯者指齊而言也。韶本揖遜之樂，今乃至於齊之國。其殆傷今思古。故發爲此歎與。」傷今思古者，意爲陳氏勢力日益發展，姜太公之齊將不保矣。又，舜有揖讓之德，而其後代之陳氏不知讓矣。

劉氏正義：「不圖者，言韶樂之美，非計度所及也。釋文爲樂並如字，本或作媯，音居危反。非。包氏慎言溫故錄，媯姓陳，夫子蓋知齊之將爲陳氏，故聞樂而深痛太公、丁公之不

血食也。此就釋文所載或本爲義，然此句承不知肉味之下，正以贊美韶樂，所以聞習之久，至不知肉味也。若以爲樂作嬖樂至於斯，爲陳將代齊，則別是痛感之義，與上文不貫，似非是也。」

就經文說，不圖爲樂之至於斯，是贊韶樂之美。其他各注亦可並存，以資參研。

○冉有曰：夫子爲衛君乎。子貢曰：諾，吾將問之。入曰：伯夷、叔齊何人也。曰：古之賢人也。曰：怨乎。曰：求仁而得仁，又何怨。出曰：夫子不爲也。

集解：「鄭玄曰。爲，猶助也。衛君者，謂輒也。衛靈公逐太子蒯聵。公薨。而立孫輒。後，晉趙鞅納蒯聵于戚。衛石曼姑帥師圍之。故問其意助輒否乎。」

衛靈公之世子蒯聵，怨其母南子，涉嫌謀殺南子未遂，出奔。事在魯定公十四年。至魯哀公二年春，衛靈公薨，夫人南子稱君遺命立公子郢，郢辭之，謂有太孫輒在。衛人乃立聵之子輒爲君。是年六月，晉臣趙鞅挾其宿怨，帥師納蒯聵于戚城，名送蒯聵回國，實則藉此入侵。戚爲衛國之邑。見公羊哀公二年傳。魯哀公三年春，齊景公欲報晉怨，遣其臣國夏，與衛石曼姑，帥師圍戚。以拒蒯聵之歸。此爲蒯聵出奔回國，及輒繼位拒父之始末。後儒注疏，恆謂父子爭國，二者皆譏之。其實聵、輒皆是受人挾制而然。

孔子與諸弟子此時適在衛，頗受衛君輒之崇敬。冉有疑夫子有意助輒，然不敢逕問孔子，乃私問子貢：「夫子爲衛君乎？」子貢亦不了解，遂入問孔子：「伯夷、叔齊何人也。」孔子答曰：「古之賢人也。」伯夷、叔齊爲殷季孤竹君之二子，父欲立叔齊。及父卒，叔齊讓伯夷。伯夷曰，父命也，遂逃去。叔齊亦逃之。國人立其中子。周武王伐紂，夷、齊叩馬而諫，後因恥食周粟，終於餓死。子貢又問，夷、齊有怨乎？怨者，意指伯夷怨父，叔齊怨兄也。孔子再答，二人皆是求其行仁者也，卽已求仁得仁，又何怨焉。求仁得仁者，伯夷能順乎親，孝也。叔齊能恭其兄，弟也，孝弟乃仁之本，仁者天爵，國君人爵耳。伯夷、叔齊兄弟讓國，孔子讚爲求仁得仁。可知孔子講求相讓，而非相爭。子貢一聽了然，乃出告冉有曰，夫子不助

輒也。

集解：「鄭玄曰：父子爭國，惡行也。孔子以伯夷叔齊爲賢且仁，故知不助衛君，明也。」父子爭國，實由外力使然，贖輒父子未必皆有惡行。如果贖輒父不父子不子，孔子何以不去衛耶。不去衛，而又不助衛君，爲衛國計，息爭免禍而已。

○子曰：飯疏食飲水，曲肱而枕之，樂亦在其中矣。不義而富且貴，於我如浮雲。

疏食，孔注菜食，朱注粗飯，翟氏四書考異，疏兼有粗、菜二義，今從粗義講。

孔子飯則粗食、飲水，眠則曲其臂而枕之。窮雖如是，而

樂亦在其中。樂者樂其道也。中庸云：「率性之謂道。」有道，無所不樂。朝聞道，夕死猶可，何況貧窮。不義而富且貴，即是不以其道而得富貴。無道而富貴，他人雖感欣幸，孔子視如浮雲而已。

鄭康成注：「富貴而不以義者，於我如浮雲，非己之有也。」浮雲在天，非自己所有。自己所有，唯是本有之道。皇疏浮雲又一義，浮雲聚散無常，猶如不義之富貴聚散俄頃。

○子曰：加我數年，五、十以學易，可以無大過矣。

孔子何年學易，諸注紛紜難考。史記孔子世家謂在晚年。

皇疏謂孔子爾時年已四十五六，故云加我數年，五十以學易。邢疏謂加數年方至五十，指四十七時。依世家晚年言，則五十學易不可解。依皇邢二疏，則在五十之前未學易，然又何能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哉。朱子以爲五十是卒字之誤，改爲「卒以學易。」但竹氏會箋云，說文五從二從又，卒從衣從十，無論以今文古文觀之，五與衣字形皆不相近，未可謂相似而誤矣。俞樾羣經平議，疑五十爲吾字之誤，蓋吾字漫漶，僅存其上半，則成五字，後人又加十字以補之。惠棟論語古義據王肅詩傳云，古五字爲七，乃改五十爲七十。此皆妄改經文，不可取法。又有據易繫辭傳大衍之數五十，謂非以五十之年學易，是以五十之理數學易，亦難圓說。

竊以經文難明，或在句讀。若以五字爲一讀，十字又爲一

讀，以爲加我數年之補充語。以所加者或五年，或十年，以是學易，可以無大過矣。不限在五十之年學易，章句乃明。然猶不敢自以爲是。後得程樹德論語集釋，所引龔元玠十三經客難，正作如是句讀。欣見古人有此說，遂從之。

易之爲書，廣大悉備，以言學道，要在始於悔過，終於無過。人不學易，雖有過而不知。孔子志於道，讀易韋編三絕，至老猶曰加年以學，且不自無過，故曰可以無大過。夫有過不自無，故能至於無，此聖人所以爲聖人也。

○子所雅言，詩、書、執禮，皆雅言也。

孔子所用雅言，是在誦讀或教授詩、書、執禮之時。詩、書、執禮皆是雅言也。

集解：「孔曰，雅言正言也。」「鄭曰，讀先王典法，必正言其音，然後義全，故不可有所諱也。禮不誦，故言執也。」

宋翔鳳論語發微：「記曰。爾雅以觀於古，足以辨言矣。詰者言古，詩書禮皆有古言。爾雅二十篇，首以釋詁、釋言、釋訓三篇。其餘皆由是推之，所謂雅言也。此爾雅出於周公孔子之明證也。」

劉氏正義引論語駢枝：「夫子生長於魯，不能不魯語。惟誦詩、讀書、執禮，必正言其音。」又云，昔周公著爾雅，釋古今之異言，通方俗之殊語。以西周王都之音爲正。劉氏云：「夫子凡讀易及詩、書、執禮，皆用雅言，然後辭義明達。故鄭以爲義全也。後世人作詩用官韻，又居官臨民，必說官話，卽雅言矣。」

言語有地方之殊，有時代之異，詩、書等五經皆先王典法，讀音解義不能隨時隨地變遷，故讀詩、書，宣禮儀，皆以雅言，不用土音，務須正言其本音，音正然後義全，縱遇君親師長之名，亦不可諱。民族之統一，文化之保存發揚，皆賴乎是。居今之世，論雅言者，必學文言，使無文言，則無雅言矣。

○葉公問孔子於子路。子路不對。子曰：女奚不曰，其爲人也，發憤忘食，樂以忘憂，不知老之將至云爾。

集解：「孔安國曰，葉公，名諸梁，楚大夫，食采于葉，僭稱公。不對者，未知所以答也。」

葉公問孔子於子路，子路不對。事後孔子知之，乃自述爲人云云，以語子路。發憤忘食三句，文易曉，意思如何，孔子未加說明，諸注所云，皆是揣測之辭。

○子曰：我非生而知之者，好古敏以求之者也。

集解：「鄭玄曰，言此者勉勸人於學也。」

皇疏：「知之，謂知事理也。孔子謙以同物，故曰，我有所知，非生而自然知之者也。我既不生知，而今有所知者，政由我所好古人之道，疾速以求知之也。敏，疾速也。」

孔子在當時已有聖人之名，如子罕篇太宰問於子貢曰：「夫子聖者與，何其多能也。」聖人生而知之者，然非不學，如問禮於老聃，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等，皆好古敏以求之也。今

世縱有生知之者，亦須勤學新事物，何況非生知之者，不學可乎。

○子不語：怪、力、亂、神。

集解：「王肅曰，怪，怪異也。力，謂若冢盪舟，烏獲舉千鈞之屬也。亂，謂臣弑君，子弑父也。神，謂鬼神之事也。或無益於教化也，或所不忍言也。」

皇疏：「或無益於教化，解不言怪力神三事。或所不忍言，解不言亂事也。」

語與言有分別。語者對語，言者自言。孔子著作，非不言亂事等，如臣弑其君，子弑其父，易、文言，春秋皆有之。此不語者，設有人問此等事，孔子不爲解釋，免其習爲惡事也。或亦有語者，如劉氏正義所引書傳言，夫子辨木石水土諸怪，

及防風氏骨節專車之屬，皆是因人之間而答之。然此所答，當爲研究博物而然。

○子曰：三人行，必有我師焉。擇其善者而從之，其不善者而改之。

集解何晏注：「言我三人行，本無賢愚。擇善從之。不善改之。故無常師。」

皇疏：「我師彼之長，而改彼之短。彼亦師我之長，而改我之短。既更相師法，故云無常師也。」

劉氏正義，何注似以「行」爲言行之行，三人之言行本無賢愚，其有善不善者，皆隨事所見，擇善而從之改之，非謂一

人善，一人不善也。

此章各注以劉氏之解何晏集解爲可從，陳天祥四書辨疑亦從此說。不求備於一人也。皇疏「改彼之短。」只可施於深交。如交不深者不能改也。

○子曰：天生德於予，桓魋其如予何。

孔子至宋，與諸弟子演禮大樹下。宋桓公後代司馬向魋，向是桓公之族，故亦稱桓魋，其人甚惡，欲殺孔子，已拔其樹。諸弟子欲抵抗，孔子不許，乃離去。弟子曰：可以速矣。孔子遂爲是語。事見史記孔子世家。孟子萬章篇，孟子亦云：「孔子微服而過宋。」變更改衣服，卽得脫險。

集解：「包曰，桓魋，宋司馬。天生德於予者，謂授我以

聖性也。合德天地，吉而無不利，故曰其如予何也。」

聖人處變，既知自有其德而無憂，然又微服以過。權變之道，陰陽不測，神而通之。非賢人以下可與知也。

○子曰：二三子以我爲隱乎，吾無隱乎爾，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，是丘也。

集解：「包曰。二三子，謂諸弟子。聖人智廣道深，弟子學之不能及，以爲有所隱匿。故解之也。我所爲無不與爾共之者，是丘之心也。」

論語集釋：「任氏四書約旨，爾是虛字。若作實字指二三子，反侵無不與二三子意。」此解可從，爾字是語助詞。

他注或以聖人獨提出一行字，蓋以躬行望二三子也。此解以行示教，固無不可，然聖人言教亦不可無。故行字中當含有言意。聖人之智愈廣博，而愈無處不在，道愈深微，而愈無時不顯，故不但無所隱秘，且所爲者無不是指點二三子，故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。

「吾無隱乎爾」者，孔子言語行爲心意皆無隱藏。聖人之學明顯而無秘密，誠心求之可也。然而，求之不誠者，其不誠之心亦無隱藏。大學：「十目所視，十手所指，其嚴乎。」思之，思之。

○子以四教：文、行、忠、信。

皇疏：「李充曰：其典籍辭義謂之文。孝悌恭睦謂之行。

爲人臣則忠。與朋友交則信。此四者教之所先也。故以文發其蒙，行以積其德，忠以立其節，信以全其終也。」

王伯厚困學紀聞，四教以文爲先，自博而約，四科以文爲後，自本而末。

陳天祥四書辨疑：「行爲所行諸善總稱，忠與信特行中之兩事，存忠信便是脩行，脩行則存忠信在其中矣。王濬南曰：夫文之與行固爲二物，至於忠信特行中之兩端耳，又何別爲二教乎。」

此章或有錯簡，存疑可耳。先儒或以四教與先進篇四科對照，文謂文學，行謂德行，忠指政事，信是言語。勉從此解亦可。

○子曰：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，得見君子者，斯

可矣。子曰：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，得見有恆者斯可矣。亡而爲有，虛而爲盈，約而爲泰，難乎有恆矣。

今本一章三段，第二段子曰二字集注疑爲衍文，竹氏會箋以爲，記者兩揭子曰字，分明是各時語，後子曰非衍文。劉氏正義亦云，兩加子曰者，言非一時也。程樹德氏集釋，舉毛詩小雅賓之初筵正義，所引論語此章，以爲自善人以下，古本別爲一章。

聖人者，何平叔集解曰：「疾世無明君也。」皇疏、朱注，皆不用此說。程氏集釋引善人爲邦百年之類，主張仍當以地位言之。是也。至若君子，據家語辯政，孔子稱子產於民爲惠主，

晏子於君爲忠臣，孔子皆以兄事之，此皆可稱爲君子。又公冶長篇：「子謂子賤，君子哉若人，魯無君子者，斯焉取斯。」是故孔子未嘗不見君子。此言不得而見之者，乃言當世天子諸侯皆非聖人君子也。邢疏：「君子謂行善無怠之君也。」「善人卽君子也。」亡而爲有四句，「以無爲有，將虛作盈，內實窮約，而外爲奢泰，行旣如此，難可名之爲有常也。」

【雪公講義】

今本三段爲一章，古本有分爲三章者，於茲不論。

何平叔指謂聖人君子善人，指當時天子諸侯而言。至皇侃不取此說，宋人因之。似不滯泥，義實不圓。程氏集釋引「善人爲邦百年」之類，仍舉地位舊說。

竊亦以何氏之說爲然。孔子嘗以子產於民惠，晏子於君忠，皆以兄事之。與子賤及仲弓皆稱君子。且曰：魯多君子，是當時未嘗不見君子善人。自宜從何說爲長。

○子釣而不綱，弋不射宿。

孔子釣魚時，只用一竿一鉤，不用綱繩多鉤。弋射時，只射飛鳥，不射栖宿之鳥。

集解：「孔安國曰。釣者一竿釣也。綱者爲大綱，以橫絕流，以繳繫釣，羅屬著綱也。弋，繳射也。宿，宿鳥也。」

皇疏：「釣者一竿屬一鉤而取魚也。綱者作大綱，橫遮於廣水，而羅列多鉤著之，以取魚也。繳，繩也，以小繩係鉤，而羅列屬著大繩也。孔子用一竿而釣，則一一得魚，是所少也，

若綱橫流而取，則得者多，則孔子所不爲也。弋者，繳射也。宿者，夜栖宿之鳥也。解繳射者多家。一云。古人以細繩係丸而彈，謂爲繳射也。一云，取一杖，長一二尺許，以長繩係此杖，而橫颺以取鳥。謂爲繳射也。又案鄭玄注周禮司弓矢云，結繳於矢，謂之矰。鄭意則繳射是細繩係箭而射也。」

竹氏會箋：「繳，生絲縷也。弋繫生絲於箭，而活結之。又係磻於絲末。矢中鳥則磻奮絲解，以纏繞鳥翼。說文，宿，止也。言鳥棲止巢中也。非必夜止也。鳥飛集無常所。其日中棲巢者，必伏卵育雛之類。夫子不射之。禮所謂不卵，不殺胎，不夭夭，不覆巢者是也。」

物茂卿論語徵云：「天子諸侯爲祭及賓客則狩。豈無虞人之供，而躬自爲之，所以敬也。狩之事大，而非士所得爲。故

爲祭及賓客則鈞弋，蓋在禮所必然焉。古者貴禮不貴財，不欲必獲，故在天子諸侯則三驅，在士則不網不射宿。」

【雪公講義】

安井衡氏謂：「弋繫生絲於箭，而活結之。又係礮於絲末。矢中鳥則礮奮絲解，以纏鳥翼。是弋絲名繳之義也。說文，宿，止也。此宿謂集於木。」不取皇、邢夜射棲鳥之義。蓋夜間黑暗，林中更暗，難見鳥所。且古禁宵行，於理多違。然鳥入林歸巢，晝多有之，如鷓鴣哺雛等類也。物茂卿論語徵：「天子諸侯爲祭、及賓客則狩，所以敬也。蓋在禮所必然焉。」此說較洪氏曰：「孔子少貧賤，爲養與祭，或不得已而鈞弋。」可從。又如御覽

述論語上題「子曰」字。果有所據，省盡葛藤。

○子曰：蓋有不知而作之者，我無是也。多聞，擇其善者而從之，多見而識之，知之次也。

集解：「包曰，時人有穿鑿妄作篇籍者，故云然。」多聞下：「孔曰，如此者，次於生知之者也。」

不知而妄自創作者，當時蓋有其人，孔子決不如此。多聞多見者，如孟子滕文公篇云：「世衰道微，邪說暴行有作。孔子懼，作春秋。春秋，天子之事也。是故孔子曰，知我者其惟春秋乎。罪我者其惟春秋乎。」史事或見或聞，皆易失實，如非孔子之明，難免不有誣罔。禮記檀弓記載，夫子有爲之言：

「喪欲速貧，死欲速朽。」弟子親聞，猶有誤會。家語顏子見塵落入粥，遂將染塵之粥食之。子貢見之，以爲顏子竊食。如非孔子辨得其情，幾使大賢蒙冤不白。見聞之不足信者，因受耳目感官之限制，與夫好惡成見之影響，使不得其實。是以必須多聞多見，求其近似。多見得其近似之實，乃可識之。多聞則似實猶恐不得，故須擇其善者而從之。擇其善者，隱惡揚善也。多聞多見之似知，次乎盡得其實之真知，故曰知之次也。知之次者，若爲淑世牖民，述之可也。

○互鄉難與言，童子見，門人惑。子曰：與其進也，不與其退也。唯、何甚。人潔己以進，與

其潔也，不保其往也。

「互鄉難與言。童子見。門人惑。」

集解：「鄭玄曰，互鄉，鄉名也，其鄉人言語自尊，不達時宜。而有童子來見孔子。門人怪孔子見也。」

「子曰：與其進也，不與其退也。唯何甚。」

集解：「孔安國曰。教誨之道，與其進，不與其退。怪我見此童子，惡惡一何甚也。」

劉氏正義：「劉氏逢祿述何云，春秋，列國進乎禮義者與之，退則因而貶之，亦此義也。唯何甚者，唯、語辭。夫子不爲已甚，故云唯何甚也。」已甚，是過當，或過分之義。

「人潔己以進，與其潔也，不保其往也。」

集解：「鄭玄曰。往，猶去也。人虛己自潔而來，當與其進之。亦何能保其去後之行也。」皇邢二疏皆引顧懽云：「往謂前日之行也。夫人之爲行，未必可一。或有始無終，或先迷後得。故教誨之道，潔則與之。往日之行非我所保也。」此與鄭異。當以鄭注爲優。

孔子有教無類，門人或以教不得其人，不免徒勞，甚或濟其爲惡，故惑之。孔子則只注重其人當前求進之誠心，故許其潔己以進。至其受教以後，是否故態復萌，則不能保證。否則世間可教之人無乃太少乎。子曰下兩段文：「唯何甚。」是不論過去。「不保其往。」是不論將來。

○子曰：仁遠乎哉。我欲仁，斯仁至矣。

仁不在遠，欲仁，此仁卽至。中庸引詩豳風伐柯篇：「伐柯伐柯，其則不遠。」可喻此義。

焦氏竑筆乘云：「此孔氏頓門也。欲卽是仁，非欲外更有仁。欲卽是至，非欲外更有至。當體而空，觸事成覺，非頓門而何。」頓乃對漸而言，儒學亦有頓漸之說。中庸云：「人一能之，己百之。」人一能之者頓也，己百之者漸也。顏淵聞夫子之言，不違如愚，卽是頓。頓指悟道而言，漸指脩道而言。頓悟之後，必須漸脩。頓悟如眼，張眼卽見遠處。漸脩如足，須一步一步而行。欲，說文：「貪也，從欠，谷聲。」欲慾通用。慾，集韻：「情所好也。」欲學聖人，必須去盡貪欲情欲。然而，欲如利器，用在乎人。欲仁仁至，欲色色至。色至則無道，仁至則有道。

【雪公講義】

◎筆乘：「欲，卽仁、卽至」解

欲（古）

「說文」（貪欲）解、貪取之源。

慾（今）

「集韻」（情所好）

├──「情」喜、怒、哀、樂、愛、惡、懼。
 （世法）
└──「所好」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。
 （佛法）

唯識論

（希望爲性，勤依爲業。）

欲染

五欲污染眞性——心、佛、眾生，三無差別。（欲卽）

○陳司敗問：昭公知禮乎。孔子曰：知禮。孔子退。揖巫馬期而進之曰：吾聞君子不黨，君子亦黨乎。君取於吳，爲同姓，謂之吳孟子。君而知禮，孰不知禮。巫馬期以告。子曰：丘也幸，苟有過，人必知之。

禮記大傳：「繫之以姓而弗別，綴之以食而弗殊，雖百世而婚姻不通者，周道然也。」
禮記坊記：「子云：取妻不取同姓，以厚別也。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。」

魯昭公是周公之後，吳是泰伯之後，泰伯是周公伯祖，昭公與吳俱爲同姓，依周禮不能通婚，而昭公娶吳女爲夫人。

孔子至陳國，陳國之司敗，位如司寇之官，問孔子，魯昭公知禮乎。孔子答曰知禮。司敗不敢再問，俟孔子退，揖孔子弟子巫馬期，而使進之，曰，吾聞君子不私相阿黨，然而君子亦黨乎，魯昭公娶於吳，爲諱娶同姓女，不稱吳姬，只稱謂吳孟子，如曰魯君知禮，則誰不知禮耶。巫馬期以此語告孔子。孔子曰：丘也幸，苟有過，人必知之。

昭公娶同姓女，顯然背禮，孔子言其知禮者，集解孔安國引僖元年左傳曰：「諱國惡，禮也。」邢疏，禮記坊記云：「善則稱君，過則稱己。」孔子爲昭公受過，此爲守禮也。幸者，皇疏，若使司敗無譏，則千載之後，遂承信我言，用昭公所行爲知禮，則禮亂之事從我而始。今得司敗見非，而我受以爲過，則後人不謬，故我所以爲幸也。

○子與人歌而善，必使反之，而後和之。

古時宴客，有歌有和，禮也。孔子與客人歌，若見歌之善者，必請客人再歌一次，然後自己之和。聖人虛心學習，於此可見一斑。古人和詩，亦是禮，今人不會詩，令人和之，則失禮矣。

○子曰：文，莫吾猶人也，躬行君子，則吾未之有得。

文是文章典故，莫是勉強之義。孔子謙曰，論及文章典故，吾勉強猶如他人，若言所爲之事皆合君子之道，則吾未能也。

○子曰：若聖與仁，則吾豈敢，抑爲之不厭，誨人不倦，則可謂云爾已矣。公西華曰：正唯弟子不能學也。

程樹德集釋引湛淵靜語：「子曰：文莫吾猶人也，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，此夫子謙辭。至若聖與仁則吾豈敢，亦夫子謙辭。上有若字，下有兩則吾，似是一章，蓋多一子曰爾。」
孔子又謙曰：至若聖與仁，則吾豈敢承當，然而，學之不厭，誨人不倦，則可謂如是而已。公西華曰：不厭不倦，正唯我等弟子學之不能得也。

程氏集釋引胡紹勳四書拾義：「爾當作尒。說文云，尒，詞之必然也。經傳尒字，後人皆改作爾。廣雅釋詁，訓云爲有。」

正此經確詰。云爾，卽有此之詞。」說文段注：「余之言如此也。後世多以爾字爲之。亦有單訓此者。」

孔子是至聖，然不但不敢自名聖人仁者，甚至君子之名亦不自許，謙德如此，所以能爲至聖。

○子疾病，子路請禱。子曰：有諸。子路對曰：有之，誄曰「禱爾于上下神祇」。子曰：丘之禱久矣。

疾病，是重病。請禱，集解包咸注：「禱請於鬼神。」意思是向鬼神禱告請求。有諸，集解周生烈曰：「言有此禱請於鬼神之事乎。」諸字是「之乎」的合音字。誄，說文引論語此

句是「諱曰，禱爾于上下神祇」，可知許氏所見的論語版本，是諱字。誄諱二字音同而義不同。誄是累舉死者生前的事跡，以定其諡號。諱者是爲活人累敘功德，求福免災。此處誄字應當作諱字，今本作誄，劉寶楠以爲這兩個字可以通用。竹添光鴻以爲，因讀音相同而誤。現在不妨把誄當作諱的同音假借字。禱爾于上下神祇，是子路所舉的成語。爾字一作代名詞，當你字講。一作語助詞。弟子對師不應稱呼你我，應作語助詞。上下神祇，就是天神地祇。

孔子病得很重，子路禱告鬼神，請求保佑孔子病癒。後來孔子病好轉了，聽說病中子路爲他祈禱，就問：「有禱請於鬼神這回事嗎？」子路對答：「有這回事」，隨又補充說：諱辭說，「向天地神祇祈禱」。孔子便說：「何能等到病時，我自

已很久就在祈禱了」。

孔子平時言行純善，決不違背天地神明，事事如禱，所以說：「丘之禱久矣」。此是無日而不禱之意。既然平素就事事如禱，爲甚麼還罹患重病呢？那就要歸於天命了。例如孔子問伯牛疾病時，歎說「命矣夫」。這章書無異是聖人提示祈禱的要義。

○子曰：奢則不孫，儉則固；與其不孫也，寧固。

集解：「孔安國曰，俱失之也。奢不如儉。奢則僭上，儉則不及禮耳。固，陋也。」奢是奢侈。孫與遜音義相同，不遜就是不恭順。儉是節儉。固是鄙陋。

奢侈則不恭順，節儉則鄙陋，與其不恭順，還不如鄙陋好。

這是講禮，奢侈與節儉都不合乎中道。奢侈失之太過，節儉失之不及，但是奢侈不遜，便是傲氣陵人，後來必召禍患，節儉固陋遭人譏評而已，兩者比較起來，不遜過失大，固陋過失小。所以孔子主張寧願固陋。

○子曰：君子坦蕩蕩，小人長戚戚。

坦蕩蕩，是說君子的心境平坦廣大。長戚戚，鄭康成注為多憂懼，黃式三論語後案引詩經小雅節南山「蹙蹙靡所騁」，以為戚戚就是蹙蹙的正字，是迫縮的意思，與蕩蕩相反，依訓詁學講，此解為是，然將戚戚注為憂懼，也能適切的說明小人之心的。

這章書是孔子辨別君子和小人兩種相反的心理。君子何以

坦蕩蕩，小人何以長戚戚，程氏集釋引李二曲四書反身錄，解釋得很好，他說：「君子不爲名牽，不爲利役，便俯仰無愧，便坦蕩自得。小人不爲名牽，便爲利役，未得患得，既得患失，便是長戚戚。」

○子溫而厲，威而不猛，恭而安。

普通人，溫與厲不能兼而有之，威又必然帶猛，恭敬便顯得拘束不安。孔子不然，望之儼然，卽之也溫，聽其言也厲。有威儀，但不兇猛。恭而有禮，但無拘束，一切安詳自適。這是記孔子德行自然顯露的情形。

論語講要 泰伯第八

○子曰：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，三以天下讓，民無得而稱焉。

殷朝時代，陝西邠州有一小國，因受異族狄人侵犯，國君古公亶父遷居陝西鳳翔岐山之下，改國號爲周。後來周武王伐紂而有天下，追尊古公爲太王。

古公有三個兒子，長子泰伯，次子仲雍，少子季歷。泰伯是法定的君位繼承人，但古公認爲季歷的兒子名昌，有聖人的瑞相，預料他將能興周，有意傳位給季歷，以便再傳給昌，但未明顯表示。

泰伯了解古公的意思，在古公生病時，便託辭到南方採藥。他的二弟仲雍也有此意。於是他和仲雍一同拜別父親，到了江南的吳地，從當地習俗，斷髮文身。伯仲二兄既出，季歷不能出，必須在家事父。古公臨終，遺囑季歷，報喪給泰伯和仲雍。古公薨，季歷遵囑接回伯仲。喪事畢，泰伯和仲雍計議讓位給季歷，季歷不受。泰伯乃言自己已經斷髮文身，不能再治理國家，又偕仲雍出國至吳。季歷遂立爲君，後來傳位給昌，爲殷朝的西伯。昌的兒子名發，伐紂成功，爲周武王，尊昌爲文王。以上是泰伯三讓天下的大致情形，讓是讓國，孔子是周朝人，所以用天下二字。

三以天下讓一句，古注爭議很多，鄭康成注，太王死後，泰伯接到告喪的訃聞，並未奔喪回來。劉寶楠認爲鄭注比較合

理。但韓詩外傳、論衡、吳越春秋等書，都說泰伯和仲雍奔喪回國，在喪事完了，又到吳地。究竟事實如何，已難考證。若以情理推論，古公既有遺囑，季歷不能不遵囑接回伯仲。伯仲到南方，並非不告而別，只說爲採藥而去，追聞父喪，沒有理由不回來。至於回來以後，是否能如原意讓得了位，因已文身，不能治國，且有古公默契在前，自無問題。

孔子稱讚泰伯的道德，高到了極處。他曾經以天下三度讓給季歷，人民不知道如何稱頌他的至德。

泰伯與仲雍託辭要到南方時，古公，季歷，心裏都明白，他們父子兄弟均以國事爲重，彼此在心照不宣中完成讓國大事。我們讀這一章書，當學太王的眼力、泰伯、仲雍讓國的道德。最難得的是泰伯，讓得那樣和平，而且處置得合情合理，所以

孔子稱許他至德。

古注「三讓」有多種解釋，今舉兩種，以資參考：

一、邢昺疏引鄭玄注：「太伯因適吳越採藥，太王歿而不返，季歷爲喪主，一讓也。季歷赴之，不來奔喪，二讓也。免喪之後，遂斷髮文身，三讓也。」

二、王充論衡四諱篇：「昔太伯見王季有聖子文王，知太王意欲立之。入吳採藥，斷髮文身，以隨吳俗。太王薨，太伯還，王季辟主，太伯再讓。王季不聽，三讓曰，吾之吳越，吳越之俗，斷髮文身。吾刑餘之人，不可爲宗廟社稷之主。王季知不可，權而受之。」

○子曰：恭而無禮則勞，慎而無禮則蕙，勇而無

禮則亂，直而無禮則絞。

恭敬、謹慎、勇敢、直率，都是很好的行爲，但若違背禮節，那就有弊病。恭敬若不合乎禮，則必勞苦，而又貽笑大方，例如對長輩行禮，長輩指示「一禮」，就必須一禮而止，如果不止，一定要行三次，那就違背長者之命，行禮反致失禮，可謂勞而無功。謹慎若不知禮，便成爲蕙，蕙是畏懼不前的意思，例如拜訪某人，想進門，又不敢進，對人說話，想說又不敢說。勇敢而無禮，凡事做得過分，便會擾亂上下左右的秩序。直率而無禮，便如絞繩一樣，愈絞愈緊，終必絞斷，不知禮數，只以直爽待人，往往責人急切，令人不堪忍受。

「直而無禮則絞。」馬注：「絞，絞刺也。」劉氏正義：

「絞者兩繩相交之名，故引申爲乖刺之義。鄭注云，絞，急也。與馬義不異。」

這是孔子說明禮的重要性。雖作好事，也要以禮來節制，始無流弊。

○君子篤於親，則民興於仁。故舊不遺，則民不偷。

古注以此四句與前四句合爲一章，宋吳棫論語續解，以此爲曾子之言，應當獨立爲一章。後世不少注者，如陳天祥四書辨疑認爲君子篤於親四句，無論文勢事理，皆與前四句不相類，吳氏分得很愜當，但斷定是曾子之言，則不可從。

君子，居在上位的人。篤是厚。親是親屬，主要是指父母兄弟。故舊是老朋友。偷是薄。

在位的君子以身作則，便能感化國民，所以君子厚待他的父母兄弟，則國民就會興起爲仁。君子不遺棄他的老朋友，則國民風俗就不會澆薄。孝弟是仁的根本，所以君子篤於親，民衆就會行仁。

禮記檀弓記載，孔子的故人原壤喪母，孔子助他沐椁，原壤因此高興唱歌。喪母唱歌，是嚴重的背禮行爲。孔子的弟子勸孔子和他絕交。孔子說：「丘聞之，親者毋失其爲親，故者毋失其爲故也。」原壤的思想雖與孔子不同，但原壤此舉並非大逆不道，仍不失其爲親，既然如此，孔子亦不失其爲故，仍與原壤全交。學者必須學聖人那樣不遺故舊，才能轉移社會風氣。

○曾子有疾，召門弟子曰：啓予足，啓予手。詩云：「戰戰兢兢，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。」而今而後，吾知免夫，小子。

啓予足，啓予手：集解鄭玄曰：「啓，開也。曾子以爲，受身體於父母，不敢毀傷之，故使弟子開衾視之也」。

詩，是引詩經小雅小旻篇。

戰戰兢兢三句，毛詩傳：「戰戰，恐也。兢兢，戒也。如臨深淵，恐墜也。如履薄冰，恐陷也。」

曾子病得很重，自料將要去世，便召他的門弟子來，囑咐弟子們啓視他的腳和手，表示他的身體未嘗毀傷，接之便引三句詩，說明他平時是那樣小心的保護身體。這三句詩的大意是

說：戰兢戒懼，像站在深水岸邊，惟恐墜落下去，又像走在消薄的冰上，惟恐陷入冰下的水裏。他告訴弟子，從今以後，他自知可以免了，最後呼弟子一聲「小子」，要他們記住。

人皆有死，但有不死之性，普通人不知此理，不能率性脩道，以致如易經繫辭傳所說「精氣爲物，遊魂爲變」，任其生死變遷。曾子是學道之人，了解死生原理，所以不怕死，只怕損道。道有體用，體是性，用是仁。性不可得而聞，但可以仁來脩明。仁的根本就是孝道。孝經以不敢毀傷身體爲盡孝之始，以立身行道爲盡孝之終。曾子力行孝道，平素功夫就是「戰戰兢兢，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」，不敢一時疏忽，直到面臨身死，才敢說一個「免」字。免就是免於損道，這是曾老夫子對弟子最切實的身教。

○曾子有疾，孟敬子問之。曾子言曰：鳥之將死，其鳴也哀。人之將死，其言也善。君子所貴乎道者三：動容貌，斯遠暴慢矣；正顏色，斯近信矣；出辭氣，斯遠鄙倍矣。籩豆之事，則有司存。

集解：「馬曰：孟敬子，魯大夫仲孫捷。」邢疏：「鄭玄注檀弓云：敬子，武伯之子，名捷。是也。」

曾子疾病，孟敬子去探問。曾子主動的贈言。先說明，鳥將死時，鳴聲必哀，人將死時，言意必善。然後就勸告敬子，君子所要注意的事情有三項：一是動必注重容貌，從儀容舉止，

推及一切事，都有秩序，這就是能遠離他人的暴慢不敬。二是正其顏色，對人要態度莊重，這就能令人以信實相待。三是說話要說得適當，要說得清楚，然後他人始不違背。至於一般禮儀，如祭禮中的禮器行禮等，則依有司而行。

依此三者而行，則身心言語皆合乎禮，立見其效。參讀禮記曲禮：「毋不敬，儼若思，安定辭。」動容貌，即毋不敬，心意合禮。正顏色，即儼若思，身合乎禮。出辭氣，即安定辭，言語合禮。

依鄭康成注解，「動容貌，正顏色，出辭氣」三句是君子所貴之道，每句下文是效益。竹添光鴻氏則認為，每句下文是說工夫，非言效驗。茲仍依鄭氏解釋。

○曾子曰：以能問於不能，以多問於寡。有若無，實若虛，犯而不校。昔者吾友，嘗從事於斯矣。

曾子說，自己有才能，卻問沒有才能者。自己見識多，卻問見識少者。有而自覺如無，實而自覺如虛。無故受人侵犯，而不報復。昔日我的老友曾如此實行。

皇疏，能是才能。多，謂識性之多。包注，校是報復的意思。馬融注，友是指顏淵。

劉寶楠正義，前篇顏子言志，願無伐善，無施勞，亦此若無若虛之意。犯而不校，是言其學能養氣也。韓詩外傳引顏子曰：「人不善我，我亦善之。」即不校之意。鄭注檀弓云，

「昔」猶前也，曾子說此話時，顏子已卒，故稱「昔者」。

「以能問於不能，以多問於寡。」這兩句是動辭，說兩方面。顏淵學孔子。孔子入太廟，每事問。卽是「以能問於不能」。孔子學琴於師襄，又拜七歲童子項橐爲師。卽是「以多問於寡」。

「有若無，實若虛。」這兩句是靜辭，單指顏子而言。有無一對。虛實一對。虛者不充實，而非虛無。

「犯而不校。」他人侵犯我，而我不報復。待人如此。

「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。」斯，指以上以能問於不能，以至犯而不校。曾子稱贊顏子而不舉其名，是學孔子「吾之於人也，誰毀誰譽。」

○曾子曰：可以託六尺之孤，可以寄百里之命，臨大節，而不可奪也；君子人與。君子人也。

託是委託。父死以後，子稱孤子。古時尺短，身高六尺，約爲十五歲，邢疏引鄭康成注，十五歲以下，統稱六尺之孤。君主在命終之際，顧念其子孤幼，乃委託可靠之人輔佐，名爲託孤。

寄也是託的意思。封建時代，諸侯受封的國土，約爲一百方里。命是國家政令。託孤必然同時寄命，即將國家大事一併拜託此人幫助幼君治理。

承受託孤與寄命之人，一旦面臨國家存亡的大關節時，不爲一切利害改變其意志，而能全始全終。

可以託孤，可以寄命，以及臨大節而不可奪其志的人，依曾子的看法，此人一定是君子。

這裏所稱的「君子人」，乃具有優越的辦事能力，與高尚的品德。後世蜀漢諸葛亮可以當之無愧。

○曾子曰：士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遠。仁以為己任，不亦重乎。死而後已，不亦遠乎。

曾子以為，作士人，不可以不弘毅。因為士人的責任重大，而且所行之道遙遠。如何重大？以行仁為自己應負的責任。如何遙遠？這種大責任要一直負下去，到死為止。

古時民眾大致分為士農工商四類。農工商是生產者與營利

者。士則不生產，不營利，而盡全力學道。道有體用。用就是行仁。士有通達時，也有困窮時。通達時，即須以仁來治國平天下。困窮時，也要盡力宣揚仁道。一日不死，一日不休。所以必須弘毅。弘是廣大，見識學問一切都要廣大。毅字的意義，據包注是「強而能決斷。」強的意義如易經所說：「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。」曾子一生力行孝道，臨終始說「免夫」。又如易簣，雖在生死關頭，猶不絲毫失禮。曾子自己就是這樣任重道遠。可見大賢人的言論必出於真實的工夫。

○子曰：興於詩，立於禮，成於樂。

集解：「包曰：興，起也。脩身當先學詩。禮所以立身。樂所以成性。」

「興於詩。」尚書舜典說：「詩言志。」毛詩序說：「在心爲志，發言爲詩。」作詩有興賦比三種方法。包注：「興，起也。」也就是發的意思，由於他事興起自心之志，經外發而爲言，此卽言志之詩。志，是志於道，由倫常之道，以至中庸率性之道，皆是詩所言之志。

「立於禮。」禮記中庸篇說：「發而皆中節謂之和。」毛詩序說：「發乎情，止乎禮義。」學詩，必須同時學禮，然後能立。立，是一個人的正常態度，人非禮不能立。詩發乎情，而止乎禮，發而皆中節，始得溫柔敦厚之旨，這是詩的正常態度。學詩，最高的境界，在志於道，禮記曲禮篇說：「道德仁義，非禮不成。」所以學詩必須學禮，非禮不立，故云立於禮。「成於樂。」學詩學禮，猶未完備，尚須學樂以成之。樂

是音樂。舜典說：「歌永言。」禮記樂記篇說：「言之不足，故長言之。長言之不足，故嗟歎之。嗟歎之不足，故不知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也。」古時行禮，例如國家祭太廟等，都要奏樂，同時有舞。手舞足蹈，都要合禮。包注：「樂所以成性。」樂記篇說：「樂者天地之和也，禮者天地之序也。」皇疏說：「必須學樂，以和成己性也。」音樂得自天地之和，必與天然之序相合，始得融為一片天和，而能涵養性情，成就自性之德，故訓成於樂為和成己性。

樂是詩譜，詩是樂詞，禮是天然秩序，是人事規範，亦可以說，禮是詩的動作，詩樂表現皆須依禮成立。詩、禮、樂是聖人之學的基本脩養，是孔門弟子的共同學科。

○子曰：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。

民，就是民眾。由，古注爲用，或爲從。但亦可作行字講。可使民眾由之，不可使其知之。

由之知知的「之」字，所指的當是政治與教育。古時明君，皆以禮樂施政，亦以禮樂施教。因此，中國自古稱爲禮樂之邦。
季氏篇：「孔子曰，天下有道，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。」禮記中庸篇引孔子曰：「非天子不議禮，不制度，不考文。雖有其位，苟無其德，不敢作禮樂焉。雖有其德，苟無其位，亦不敢作禮樂焉。」由此可知，必有天子之位，又有聖人之德，始能制禮作樂。禮樂雖是六藝中的兩種藝術，但與道德仁息相通。施於政治，可致國泰民安。施於教育，可使受教之人學爲君子。

賢人，以至爲聖人。這樣的禮樂，一般民衆皆可以學而行之，但教他們了解禮樂如何可通大道的義理，別說他們聽不懂，即使聖人也不能用言語給他們說明。大道是寂然不動，感而遂通。不能以言語說使人知，但可使人先行而後知。雖知，亦是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，仍無法對他人說。所以，孔子說，可使民衆行之，不可使其知之。行而後知，是孔子教學方法中的特別法。

集解何晏注：「由，用也。可使用，而不可使知者，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也。」百姓日用而不知，是周易繫辭傳文。

程氏樹德集釋引孟子盡心篇：「孟子曰：行之而不著焉，習矣而不察焉，終身由之，而不知其道者，眾也。」程氏說：「眾，謂庸凡之眾。即此所謂民也，可謂此章確詰。紛紛異說，俱可不必。」

何氏引周易繫辭傳，程氏引孟子，言皆有據。可取。

○子曰：好勇疾貧，亂也；人而不仁，疾之已甚，亂也。

好勇疾貧，此人將作亂。疾貧，就是怨貧。里仁篇：「貧與賤，是人之所惡也。」貧賤雖是人之所惡，但是君子能安之，普通人可以正當方法去之，好勇的人則怨之。一個人既好勇，又怨貧，故將作亂。

人而不仁，此與上句有關係。好勇疾貧，就是不仁。疾之已甚，亂也。疾，是憎惡。之，指不仁之人。已甚，古注爲太甚。卽是太過分的意思。憎惡不仁之人太甚。彼既不仁，再被

他人所疾，那就必然立即作亂了。

劉氏正義：「大戴禮曾子立事篇，君子惡人之爲不善，而弗疾也。」

程氏集釋：「後漢書郭泰傳注引鄭注，不仁之人，當以風化之。若疾之甚，是益使爲亂也。」

小人作亂，往往演爲世間大禍。防禍之端，首須對待不仁之人不疾之太甚，進而長期以道德感化，促其自新。

○子曰：如有周公之才之美，使驕且吝，其餘不足觀也已。

周公是孔子所景仰的聖人。才是才藝，美是辦事完美。

如有人像周公那樣的才與美，假使他因此驕傲，而且吝嗇，其餘，雖有小善，也就不值得一觀了。

周公的德行非常高，孔子不拿德來作比喻，因為如有周公之德的人，便不會驕而且吝。

○子曰：三年學，不至於穀，不易得也。

穀字應當祿字解。三年學，不在乎求俸祿，這樣的人不易得。

孔子不反對學者作官，作官當然有俸祿，但須認識作官的目的在治國安民，不在求祿。當時有此認識的人不多，所以孔子說不易得，意思是希望學者建立正確的認識。

○子曰：篤信好學，守死善道。危邦不入，亂邦不居。天下有道則見，無道則隱。邦有道，貧且賤焉，恥也。邦無道，富且貴焉，恥也。

好學是求道的基本條件，不好學，不能得道，此理必須深信。善道的善字是動詞。守死善道，是堅守所善的道至死不變。

好學、善道，要有安定的環境，否則有妨礙。危邦是政治上軌道有動亂危機的國家，不可以入。亂邦是已發生弑君弑父之亂的國家，不可以居，要趕快離開。入危邦，居亂邦，不但妨礙好學與善道，且有池魚之殃。

天下有道則見者，見音現，遇有道之邦可以行道傳道，則可出現而為仕。假使天下各國皆無道，那就不能出現，只好歸隱。

國家有道，而我貧賤，可見我無功勞，可恥。國家無道，而我富貴，此富貴如何得來？可恥。

這章書是勉人以學道爲主，同時提示學者，無論求道行道，都要知道時宜。

○子曰：不在其位，不謀其政。

不在這個地位，就不要管這個地位上的事情，免得侵犯他人的職權。假使他人來問，只能在理論上提出意見，供他參考，不能說詳實的辦法。例如哀公問政，孔子只對哀公講爲政的原則，不在政治實務上替他出主意。

集解孔安國曰：「欲各專一於其職也」，此義可取。

○子曰：師摯之始，關雎之亂，洋洋乎盈耳哉。

師摯是魯國掌管音樂的太師，名摯。

關雎之亂的亂字，可依清儒劉台拱論語駢枝，以及凌廷堪禮經釋例等解釋，當「合樂」講。

周代各種典禮，例如祭祀，鄉飲酒、大射、燕禮等，都有音樂演奏。樂譜已經失傳，樂辭就是詩經裏的詩篇。在典禮時所演奏的音樂，分爲唱歌、吹笙、歌與笙相間的吹唱，最後歌笙瑟等全部合奏。

周禮春官太師和儀禮大射都說，凡是大祭祀，或其他重要典禮，開始時，都由太師帥領專學音樂的瞽人登堂唱歌。典禮完成，歌笙等全部合奏，名爲合樂，所奏的辭譜就是詩經周南

裏的關雎、葛覃、卷耳，召南裏的鵲巢、采芣、采蘋，合爲六篇。

師摯之始，就是魯太師摯帥領瞽人登堂唱歌之始。關雎之亂，就是最後所奏關雎等六篇詩的合樂。說關雎一篇，卽包括其他五篇。

孔子聽師摯奏樂，自始至終，都感覺非常美，所以讚歎說：「洋洋乎，盈耳哉」。鄭注：「洋洋盈耳，聽而美之。」劉氏正義：「言聽而知其美也。後漢書延篤傳注，洋洋，美也。」

○子曰：狂而不直，侗而不愿，忼忼而不信，吾不知之矣。

狂，孔安國以子路篇「狂者進取」解釋，狂人應當正直。直是如對十目所視，心中沒有隱私，這樣的狂者，可取。狂而不直，其心回邪，則必危害人羣。

侗，音通，是愚的意思。愿是謹慎。侗而愿，例如擔任看門工作，能夠小心看守，也好。不愿，便是愚而好自用，那就壞事了。

慥慥，看起來，很老實，應該說實話，然而此人居然不講信用，詐欺，豈不可怪。

這三種人都是反乎常情者，難以教化。孔子說：「我了解他們」，語氣溫和。但是這些人應該自省。如遇這三種人，只可遠之，不可疾之已甚。疾甚，則必促其作亂。

○子曰：學如不及。猶恐失之。

這是兩句話，不能作一句講。

學如不及，開始求學，好像追人，而有追不及的感覺。這是努力求取學業進步的意思。

下句是講勤學有得以後，必須溫習，猶如得了一物恐怕遺失，所以說：「猶恐失之」。

劉氏正義：「如不及，故日知所亡。恐失，故月無忘所能。」

○子曰：巍巍乎。舜禹之有天下也，而不與焉。

集解何晏注：「美舜禹也。言己不與求天下而得之。巍巍，高大之稱。」

依何晏集解，這是讚美舜禹，不求而得天下。何氏解釋「不與」爲「不與求」。不與求，與是一義，求是一義。學而篇：「子禽問於子貢曰，夫子至於是邦也，必聞其政。求之與，抑與之與。」何氏當取此「求之與之」之意，而謂舜禹之有天下，不是從與之求之而來。舜受堯禪，禹受舜禪，二位聖王受禪而有天下，皆非求而得之，純由他們的道德與事功而有天下。古注有以「不與」作「無爲」講，謂舜禹任賢使能，自己垂拱無爲，而天下治。此說，恐非經義。

劉氏正義：「魏篡漢得國，託於舜禹之受禪。故平叔等解此文，以不與爲不與求也。又文帝紀注引魏氏春秋云，帝升壇禮畢，顧謂羣臣曰，舜禹之事，吾知之矣。當時援舜禹以文其奸逆，大約皆以爲不求得之矣。」

○子曰：大哉堯之爲君也。巍巍乎，唯天爲大，唯堯則之。蕩蕩乎，民無能名焉。巍巍乎，其有成功也，煥乎其有文章。

「大哉」是孔子總讚堯帝爲君之辭。巍巍乎，唯有天是如此高大。天之高大，唯堯能則之。孔注：「則，法也。」堯能取法乎天，堯卽如天之大。蕩蕩乎，堯的大德廣遠無際，民眾莫能名其狀況。民所能名者，惟在「巍巍乎，其有成功也，煥乎其有文章」而已。成功，文章，就是堯的各種事業典章，崇高煥明，可以看得出來。

皇疏引用王弼注解：「蕩蕩，無形無名之稱也。夫名所名者，生於善有所章，而惠有所存，善惡相須，而名分形焉。若

夫大愛無私，惠將安在，至美無偏，名將何生。故則天成化，道同自然。不私其子，而君其臣。凶者自罰，善者自功。功成而不立其譽，罰加而不立其刑。百姓日用而不知所以然，夫又何可名也。」這一段注解把堯帝的事功與禪讓的美德說得很明白。

堯治天下，煥乎其有文章。文，是各種事業。章，是一事有一事之規矩，有章不亂。太平無事，民眾安然受其恩澤而不知。史書記載，堯帝出遊康衢，有老人擊壤而歌：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鑿井而飲，耕田而食，帝力于我何有哉。」當時人民安然自在，可想而知。

○舜有臣五人，而天下治。武王曰：予有亂臣十

人。孔子曰：才難，不其然乎。唐虞之際，於斯爲盛，有婦人焉，九人而已。三分天下有其二，以服事殷，周之德，其可謂至德也已矣。

舜有臣五人：集解孔安國說，五人是「禹、稷、契、皋陶、伯益。」稷就是周家的始祖，教民稼穡，有德於民。

予有亂臣十人：尚書泰誓，武王曰：「予有亂臣十人。」這是周武王伐紂誓眾之辭，予字代表周家。亂是治理的意思。集解馬融說，十人是周公旦，召公奭，太公望、畢公、榮公、太顛、閔夭、散宜生、南宮适，其餘一人是文母。

才難不其然乎；集解：「孔曰：人才難得豈不然乎。」劉氏正義：「才難者，古語。」

有婦人焉：此一婦人，馬融說是文母。但文母是誰，難以確定。古注或以爲武王之母太姒，或以爲武王之妻邑姜。

以服事殷：集解包咸說：「殷紂淫亂，文王爲西伯而有聖德，天下歸周者三分有二，而猶以服事殷，故謂之至德。」劉寶楠正義引左傳襄公四年：「文王帥殷之畔國以事紂」。

舜有賢能的大臣五人，因而天下大治。周武王說：「予有治理之臣十人」。孔子先說以上的事實，繼則感歎：古語人才難得，何謂不然。唐虞之際的「際」字，劉氏正義作「後」字講。唐堯虞舜以後，以周家所得人才爲盛，然周家十人中猶有一婦人，實爲九人而已。所謂「盛」者，雖得人才，又須自己有德。周在殷朝爲諸侯時，已有三分之二的天下，然而仍帥各國諸侯服事紂王，周家的德可說已到極處了。

孔子所說的人才，是有德有能的聖賢，所以難得。難得而
能得，像周家那樣人才興盛，非有至德不爲功。文王至德固不
待言，就以武王而論，雖然伐紂，實由於紂王日益殘暴而自取，
伐紂之舉正是弔民伐罪，也無損於至德。所以孟子梁惠王篇說：
「殘賊之人謂之一夫，聞誅一夫紂矣，未聞弑君也」。

○子曰：禹，吾無閒然矣。菲飲食而致孝乎鬼
神，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，卑宮室而盡力乎溝
洫。禹，吾無閒然矣。

無閒然：閒讀監音，當非議的非字講。無閒然，是無可非
議的意思。

黻冕：黻讀服音。古時天子臨朝或祭祀，所穿的禮服名爲黻，所戴的禮帽名爲冕。禮服的上衣下裳繡以日、月、星辰、宗彝、黼黻等十二種文采，詳見尚書益稷篇。名爲十二章。黻是用兩個己字相背而成，一個己字繡成青色，一個己字繡成黑色，黑與青相次而成黻文。黻在十二章最後，因此就以黻字代表禮服。

溝洫：古時井田制，井間有灌溉水溝，大溝名爲洫，溝洫代表農田水利。

孔子讚美禹王的功德，表示對禹最感滿意，所以說：「禹，吾無閒然矣。」接之便舉事實：禹王自己飲食菲薄，然而祭祀的祭品則必豐富，這是致孝；平常他只穿粗惡的衣服，然而朝衣則講究華美，這是恭敬羣臣；他不注重自己的宮室，所以宮

室很卑，而盡力來爲農民辦理溝洫水利，以利農田，這是厚愛百姓。孔子說了這些事實以後，再加重其詞的說一句「禹，吾無閒然矣」。

皇疏引李充曰：「季世僻王，肆情縱欲，窮奢極侈麗。厚珍膳而簡僞乎享祀。盛纖靡而闕慢乎祭服。崇臺榭而不恤乎農政。是以亡國喪身，莫不由乎此矣。於有國有家者，觀夫禹之所以興也，覽三季之所以亡，可不慎與」。

論語講要 子罕第九

○子罕言利與命與仁。

罕是希少。言是直言。說文：「直言曰言，論難曰語。」周禮春官大司樂注，「發端曰言，答述曰語。」依此解釋，有問有答名爲語，無問而自己直說名爲言。

論語記載孔子所說的「利、命、仁」，多數是答問語，雖然也有直言，如里仁篇「仁者安仁，知者利仁」，「放於利而行，多怨」，堯曰篇「不知命，無以爲君子也」，但像這些例子不多，可見孔子輕易不說利命仁，所以此章說「子罕言」。何以罕言？集解說：「利者義之和也，命者天之命也，仁

者行之盛也。寡能及之，故希言也。」利者義之和也，是乾文
言傳之文。

○達巷黨人曰：大哉孔子。博學而無所成名。子
聞之。謂門弟子曰：吾何執。執御乎。執射
乎。吾執御矣。

達巷黨，古注或讀爲「達，巷黨」，或讀爲「達巷，黨」，
難以考定。人，或指爲項橐，或指爲甘羅，也難考。

集解：「鄭玄曰。達巷者，黨名也。五百家爲一黨。此黨
之人美孔子。博學道藝。不成一名而已」。

孔子志於道，據於德，依於仁，游於藝，的確是博學。「無

所成名」就是不能以某一專家稱孔子。

孔子聽人這樣讚美他，便和他的弟子說：「我當專執那一藝呢？執御？執射？我還是專學御車好了。」學必須執，固執以求所學，始能成功。御在六藝中比較容易學。其實孔子有道有藝，無不精通，執御是自謙之辭。皇疏說：「言大哉孔子，廣學道藝，周遍不可一一而稱，故云無所成名也，猶如堯德蕩蕩，民無能名也。」

劉氏正義說：「射御久爲夫子所學，此時間黨人譽己，恐門人弟子惑於美譽，專驚爲博學，而終無所能，故就己所學射御二者求之，只當執御，以示爲學當施博而守約也。」

○子曰：麻冕，禮也。今也純，儉，吾從眾。拜

下，禮也。今拜乎上，泰也。雖違眾，吾從下。

麻冕是古時的一種禮帽，用麻製成。在孔子時，一般戴這種禮帽的人已改用純製。純是絲織品，原比麻貴，但績麻作冕，手工必須精細，非常麻煩，用絲來作，手工簡易，因此比麻爲儉。麻冕合禮，改用純冕，則合乎儉約，所以孔子從眾用純。

臣見君主，依禮，在堂下卽拜，故云「拜下」，如君主辭拜，則升入堂上拜之。當時臣子都直接上堂才拜，故云「今拜乎上」。王肅注：「時臣驕泰，故於上拜」。大家都上堂才拜，誰在堂下卽拜，誰就違背眾人之意。但孔子事君盡禮，雖違眾，仍然拜下。

麻冕改爲純冕，孔子取其儉，未說有其他弊端，至於拜下

改爲拜上，那是當時爲人臣者的驕泰作風，孔子決不同流，所以，一則可以從眾，一則不得不違眾。

○子絕四：毋意，毋必，毋固，毋我。

這一章經文，完全講道。

「子絕四」，漢宋諸儒都注爲孔子絕其「意、必、固、我」四者，惟鄭汝諧氏論語意原的解釋與眾不同，他說：「子之所絕者，非意必固我也，絕其毋也，禁止之心絕則化矣。」程樹德氏論語集釋以爲此解最勝，恰合聖人地位，因爲僅絕意必固我，賢者亦能之，只有聖人乃能並絕其「毋」。這樣的講解確實有道理。

「意」是心裏起的念頭。心的本體是中庸所說的性，率性

是道。一般人起念則不能率性，故有喜怒哀樂等各種惱人的情緒。孔子志於道，能轉意念，而不爲意念所轉，所以「毋意」。

「必」是偏見，不合中庸之道。中庸：「執其兩端，用其中於民，其斯以爲舜乎」，孔子祖述堯舜，他自己當然也是用中，所以「毋必」。

「固」是固執，固蔽的執持一些事理，不能變通，人人如此，孔子不然。前章：「子曰，麻冕，禮也。今也純，儉，吾從眾。」學而篇：「子曰，主忠信」。子路篇：「子曰，言必信，行必果，硜硜然，小人哉」。又，葉公語孔子：「吾黨有直躬者，其父攘羊，而子證之。」孔子曰，吾黨之直者異於是，父爲子隱，子爲父隱，直在其中矣。」這都足以證明孔子不固執，所以「毋固」。

「我」是對自我的誤執。無論何人都以此「我」爲真實，堅持不釋。孔子不然。他在周易繫辭傳裏說：「精氣爲物，遊魂爲變」。原來這個「我」只是遊魂所變。遊魂藉精氣變來變去，沒有了時，何嘗真實，所以「毋我」。

意、必、固、我，都與脩道相背。脩道的人就要對此用工夫，開始時，困知勉行，練習毋意毋必毋固毋我，然後步步進脩，時時提醒自己，必須毋此四者。至於孔子的境界，工夫已至從心所欲不踰矩，無往而不率性，連這「毋」字也就自然的絕了。

○子畏於匡，曰：文王既沒，文不在茲乎。天之

將喪斯文也，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；天之未喪斯文也，匡人其如予何。

孔子周遊列國時，經過匡地，遭匡人圍禁五天。因爲在以前，魯國的陽虎曾侵入匡城，施以暴虐，匡人深爲怨恨。孔子的相貌與陽虎相似，而且當年替陽虎御車的就是孔子弟子顏剋。現在顏剋又爲孔子御車到此，以致匡人把孔子誤爲陽虎，故予圍禁。

聖人處於危險之境，不會畏懼，所以子畏的「畏」字不當作畏懼講。俞曲園羣經平議引荀子賦篇「比干見剋，孔子拘匡」，史記孔子世家「匡人於是遂止孔子，拘焉五日」，以及禮記檀弓「死而不弔者三，畏厭溺」，鄭注卽以孔子畏於匡爲

證等，認爲畏於匡就是拘於匡，其說可從。匡城在何處，古注意見不一，不必詳考。

孔子被匡人誤圍，一時解釋不清，情況險惡，便以天不喪斯文的道理安慰隨行的弟子們。

周文王繼承堯舜禹湯之道，後有武王周公，相續不絕。文王雖已逝世，但載道的文化在茲，須由孔子傳下去。如禮記中庸篇：「子曰，文武之政，布在方策。」「在茲」是孔子自謂承擔傳遞文化的責任。所以說：「天如有意滅除文化道統，則我這後死者便不得與知此文。然我既得與知，可見天意仍須保留文化，由我而傳。既須由我傳文，匡人豈奈我何。」

集解：「馬融曰。如予何者，猶言奈我何也。天之未喪此文也，則我當傳之。匡人欲奈我何，言其不能違天而害己也。」

皇疏：「衛瓘云，若孔子自明非陽虎。必謂之詐。晏然而言若是。匡人是知非陽虎，而懼害賢。所以免也。」

匡人何能勝天？所以聖人終於化險爲夷。

孔子除了畏於匡，還有在陳絕糧，微服過宋等災難，但都轉危爲安。學中華文化，有志於爲文化的傳遞者，遇見惡劣的環境時，當學孔子的精神，深信天不喪斯文，以道自任，環境自然隨之轉變。

○大宰問於子貢曰：夫子聖者與。何其多能也。
子貢曰：固天縱之將聖，又多能也。子聞之
曰：大宰知我乎。吾少也賤，故多能鄙事。君

子多乎哉。不多也。

大，音太。孔子時，宋、魯、陳、吳等國都有太宰官職。這一位太宰不知屬於何國，他因為孔子有很多才能，所以問子貢，夫子是聖人歟？

集解：「孔安國曰，疑孔子多能於小藝也。」劉氏正義：「太宰以多能爲聖，但有美辭，無疑辭也。注亦微誤。」

子貢回答：「固天縱之將聖，又多能也。」孔安國注：「言天固縱之大聖之德，又使多能也。意爲孔子本是天所成就的大聖人，而又多能。「將聖」的將字，依孔安國注，就是大的意思。「又多能」的含義，多能與聖者不能混爲一談。」

孔子聞悉之後，就說：「太宰知我乎？」接之解釋自己爲

甚麼多能，那是由於他少時貧賤，必須謀生，所以「多能鄙事」。鄙事是小事，雖然會得很多，但與脩道以及治國平天下沒有關係。不但聖人，即使君子，也不必多能鄙事，所以說：「君子多乎哉，不多也。」

程樹德氏論語集釋引李中孚四書反身錄說：「元人謂宋徽宗詩文字畫諸事皆能，但不能爲君耳。」

聖人是成了道的人。以多能爲聖，那是誤解。

○牢曰：子云，吾不試，故藝。

朱子集注採吳氏說，與前太宰問合爲一章。

邢疏：「此章論孔子多技藝之由，但與前章異時而語。故分之。家語弟子篇云，琴牢，衛人也。字子開，一字張。此云

弟子子牢。當是耳。」

集解：「**鄭玄**曰，牢，弟子子牢也。試，用也。言孔子自云，我不見用，故多技藝。」

孔子自說未替國家辦事，所以能多學技藝。**孔子**、**周公**，都是聖人，尚且多藝，普通人豈能一無所長。

○子曰：吾有知乎哉，無知也。有鄙夫問於我，空空如也。我叩其兩端而竭焉。

明儒焦竑在他的**焦氏筆乘**裏說：「**孔子**言己空空無所知，唯叩問者是非之兩端，而盡言之，舍此不能有所加也。蓋**孔子**自得其本心，見聞識知泯絕無寄，故謂之空空，然非離鄙夫問

答閒也。」

焦氏所說的「本心」，參以中庸「天命之謂性」，就是本性。焦氏所說的「見聞識知」，就是普通人的錯誤見解。本性空靈，毫無妄見，所以孔子說：「吾有知乎哉，無知也」，「空空如也」。泯絕見聞識知，徹見本性，就是空空如也。只說一個空字，猶恐落在空相上，再說一個空字，空其空相，所以說「空空」。「空空」仍是文字，並非本性，所以說「如也」。本性空空，而有大有用，所以一個沒有學問的鄙夫來問孔子時，孔子只問明鄙夫所問之事的利弊兩端，然後將兩端說清楚，把要說的話都說盡了，是為「竭焉」。說清楚以後，採用與否，由鄙夫自己決定。中庸說舜執其兩端，此處是說孔子叩其兩端。舜是自用，孔子是對鄙夫而竭，雖然不盡相同，但都是中道。

○子曰：鳳鳥不至，河不出圖，吾已矣夫。

集解孔安國注：「有聖人受命，則鳳鳥至，河出圖。今天無此瑞。吾已矣夫者，傷不得見也。河圖，八卦是也。」

尚書益稷篇：「鳳凰來儀」，周易繫辭傳：「河出圖，洛出書，聖人則之。」鳳鳥不至，河不出圖，看不見祥瑞，孔子借此感歎不逢明君，不能行其大道。

○子見齊衰者，冕衣裳者，與瞽者。見之，雖少必作，過之必趨。

齊衰者，是穿喪服的人。齊衰音資摧，是五種喪服中次重的一種。喪服最重的是斬衰。皇疏：「言齊，則斬從，可知。」

而大功，不預也。」這裏所舉的齊衰包括斬衰在內。五服，卽斬衰、齊衰、大功、小功、緦麻五種，以親疏爲差等。

冕衣裳者，皇疏：「冕衣裳者，周禮大夫以上之服也。」冕是禮冠。衣裳是禮服的上衣下裳。穿戴冕衣裳者，是指官位至於大夫的人。

瞽者就是盲人。

孔子看見這三種人，在相見時，雖然他們年少，孔子必作，從他們面前經過時，孔子必趨。作是動作，例如坐則必須起來，立則必須變換所站的位置。趨是快步，但非奔跑。作、趨，對遭喪事的人表示同情，對國家官位表示尊重，對殘廢的人表示憐憫。

劉寶楠論語正義說，第一句說「子見」，後又說「見之」，

不重複，「見之」與「過之」兩文相儷。照曲禮說，四十始仕，此章「雖少」是指童子，童子何能成爲冕衣裳者，劉氏說：「春秋時，世卿持位，不嫌有年少已貴仕也。」

○顏淵喟然歎曰：仰之彌高，鑽之彌堅，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後。夫子循循然善誘人。博我以文，約我以禮。欲罷不能，既竭吾才，如有所立，卓爾。雖欲從之，末由也已。

這一章經文專門講道。顏淵喟然歎曰。喟，是歎息聲。歎有二義，一是讚歎孔子，一是顏子感歎自己。以下文分三段。仰之彌高四句，感歎孔子的道極其高深。夫子循循然至約我以

禮，讚歎孔子傳道有方。欲罷不能至末由也已，顏子爲自己脩道的情形而感歎。

仰鑽都是比方之詞。譬如仰望高處，愈望愈高，望不到極處。又如鑽鑿一物，愈鑽愈堅，此喻往深處說，深不可測。瞻之在眼前，忽焉在其後。前後左右，無不是道。顏子從孔子學道，發現道是如此高深，而又無處不在。何晏注：「彌高彌堅，言不可窮盡。在前在後，言恍惚不可爲形象。」如此無形無盡的道不是孔子獨具，而是人心本有，也就是中庸所講的天命之謂性，率性之謂道，不可須臾離。所以顏子所學，是從孔子學其本有之道。

夫子循循然善誘人，何晏注：「循循，次序貌。」道最難學，但孔子教以博文約禮，便是順序引導顏子往前學，所以顏

子讚以「善誘。」博文是研究脩道的門路，約禮是依照門路去實行。脩道的門路很多，必須多研究，多了解，始不迷惑，所以要博。禮講規矩節度，不容錯亂，所以實行只能選定一門而入，選兩門就不行，這就是約禮。

顏子在孔子善誘之下，學而時習之，充滿喜悅，縱然想把道放下不脩，卻放不下，所以說「欲罷不能」，由是盡力學習，乃自謂卓然如有所立。立是立下根基，這是謙虛話，其實顏子的道行早已超過這個境界。最後總結前文，雖欲從之，即是順從善誘，繼續進脩，但因彌高彌堅，末由也已，猶未至於究竟。

里仁篇：「子曰，朝聞道，夕死可矣。」可與此章參照研究。

○子疾病，子路使門人爲臣。病閒，曰：久矣

哉，由之行詐也。無臣而爲有臣。吾誰欺。欺天乎。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，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。且予縱不得大葬，予死於道路乎。

孔子病趨嚴重，子路以其在弟子中的年長地位，爲孔子預備後事。他因爲孔子嘗作魯國的大夫，所以準備以大夫之禮爲孔子治喪，以表尊敬。大夫有家臣，治喪時，行臣禮。孔子此時已無家臣，子路便使孔門弟子爲臣。

病閒，閒讀間，是間的正字，集解：「孔安國曰，病少差曰閒也。」孔子疾病日漸減輕，獲悉子路使門人爲臣，便說：「久矣哉，由之行詐也。無臣而爲有臣，吾誰欺，欺天乎。」「久矣哉」照映疾病已非一日，並開下文，辭卸大夫沒有家臣

已久，不可用臣，應該以士禮治喪。然而子路僞爲有臣，這是實行詐欺，欺人欺不了，只有欺天，欺天卽是欺自心。

最後兩段，孔子的意思是說，大家以弟子的身分爲我治喪，名正言順，而且親切，何必死於假臣之手。況且縱然沒有家臣爲我舉行大葬，我也不會死於道路。大葬，集解：「孔安國曰，君臣禮葬。」

遵守禮制，是這一章經重要的意義，其他不必詳考。曾子篤學聖人，所以臨終易簣。

○子貢曰：有美玉於斯，韞匱而藏諸。求善賈而沽諸。子曰：沽之哉，沽之哉，我待賈者也。

韞匱，據馬融注：「韞，藏也，匱，匱也，藏諸匱中也。」藏諸沽諸的兩個「諸」字，是「之乎」或「之歟」的合音字。善賈，是識貨的賈人。沽，是賣。

子貢設一個比喻問孔子，有美玉在此，是放在匱中而藏之歟？還是求能識貨的賈人而賣之歟？孔子答覆時，連說兩句「沽之哉」，加重語氣，有賣的意思，但不銜賣，隨即自加注解，我只能待賈者來買。

此章問答，全用比喻，意在言外。有道德，有學問，當然要入世，爲人造福，但是不能求售於人。

○子欲居九夷。或曰：陋，如之何。子曰：君子居之，何陋之有。

九夷，究竟是何處，不必詳考。

孔子志在行道，而道不行，但不怨天尤人，此處不行，可往他處，所以「欲居九夷」。「欲」是僅有此意而已。有人認為，九夷之地鄙陋，奈何能居。陋是意指沒有文化，人民不懂禮義。孔子說，君子居在那裏，就不陋了。

君子，是泛指能教化人羣的人，例如箕子居在朝鮮，教化朝鮮人，朝鮮即不陋。

學儒當學孔子那樣存心淑世的精神。

○子曰：吾自衛反魯，然後樂正，雅頌各得其所。

鄭注與皇疏都說，在魯哀公十一年冬天，孔子從衛國回到魯國，那時魯國的禮樂已經崩壞，孔子便定正音樂，雅頌等詩章也歸於正了。各字是兼說雅頌兩者，意思是說，使得雅是雅，頌是頌，所以說「各得其所」。

這一章經文主要的意義是講正樂。古人注解，有的說是正樂詞，有的說是正樂曲。其實音樂不能只要詞不要曲，也不能只要曲不要詞，因此，解釋孔子正樂，應該是將樂曲與詩章配合起來講，才算完全。

皇侃疏：「孔子去魯後，而魯禮樂崩壞。孔子以魯哀公十一年從衛還魯，而刪詩書，定禮樂，故樂音得正。樂音得正，所以雅頌之詩各得其本所也。雅頌是詩義之美者。美者既正，則餘者正，亦可知也。」

○子曰：出則事公卿，入則事父兄，喪事不敢不勉，不爲酒困，何有於我哉。

孔子說，出去辦政治，便按道理事奉公卿等長官。到了家裏，便按道理事奉父母兄長。辦理喪事，不敢不勉力。不受酒的困亂。這四樁事，我能做到那一樁呢？「何有於我哉。」有不敢承當之意。

事公卿，是辦國家大事。事父兄，孔子曾說：「書云，孝乎惟孝，友于兄弟，施於有政。」不能說是小事。父母之喪是第一大事。講到酒，夏禹王飲了儀狄所造的好酒，便說：「後世必有人因爲飲酒而亡國。」於是他就疏遠儀狄，戒了酒。書經有一篇酒誥。戒酒也是大事。孔子謙虛，對這四樁事不敢承

當，所以說「何有於我哉。」皇侃疏引用衛瓘的意思「三事爲酒興」，並加解釋：「在朝廷，在家裏，以及參加喪事，都不爲酒所困。」皇疏「又一云，人若能如此，則何復須我，故云何有於我哉。」這樣講法，恐怕不合孔子的原意。朱子集注把這些大事看作「卑事」，更是誤解。

○子在川上，曰：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晝夜。

孔子在川岸上看水時，說了這兩句感歎的話：逝者就像這水，日夜不停的流去。

不舍晝夜的舍字，當止字講，不舍就是不停止的意思。逝者的逝字，依古注，當往去講。

逝者，指世間一切人事物，無一不像川水，遷流無常，誰

也不能使其常有。孔子這兩句話，有詩意，有禪意，只許意會，難以講解。

○子曰：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。

孔子在衛國時，衛靈公與夫人南子同乘一輛車子出去遊覽。南子要求孔子一同去。孔子因為作客，不便拒絕，就乘另一輛車隨同出去。靈公與南子等遂在大街上招搖而過。這時候，孔子很不以為然，國君不辦公事，卻帶夫人在街上招搖，給人看了作何感想。因此便說：「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。」然後就離開衛國，前往曹國。劉寶楠正義根據史記孔子世家，推定孔子說這話時是在魯定公十四年。

好德的德字，就是學而篇賢賢易色的賢字。賢賢易色是泛

稱第三者，孔子在這裏說話，本身牽涉在內，爲了避免說自己是賢人，所以換一個德字來稱自己。賢是由脩學而得，德是人本有，所以說德比較謙虛。好德好色兩個好都是指稱靈公，色指南子。

孔子說這話，是感歎靈公無道，一般學者都要引爲鑑戒。

○子曰：譬如爲山，未成一簣，止，吾止也；譬如平地，雖覆一簣，進，吾往也。

簣是盛土的器具。

譬如堆積一座山，尙未完成，只虧欠最後一簣土，如果從此止住，便不能成功，那不能埋怨別人，只怨自己停止。又譬

如在平地上覆下一簣土，就比原地高，再進一簣，更高，最後成功了，也和別人不相干，而是自己肯往下努力的結果。竹添光鴻氏把平地解釋爲填平窪地，以平地與爲山對舉。可備一說。

孔子說這比喻，可以泛指很多事情，現在且拿求學一事來說。念一本書，就增長一本書的學問。再念，學問再增長。雖然增長了學問，但是學無止境，不到聖人的地位，不能停止，縱然距離聖人地位只有一步之差，仍須邁進這一步，才算成功。

○子曰：語之而不惰者，其回也與。

集解：「顏淵解，故語之而不惰。餘人不解，故有惰語之時。」

不惰，採用古注，指孔子說話不厭倦。顏回聞一知十，聽

孔子講話，不違如愚，所以孔子教顏子，愈教愈有興趣，不感覺厭倦。

○子謂顏淵曰：惜乎。吾見其進也，未見其止也。

孔子與人談話，談到已死的顏淵時，便感歎說：「可惜。」接之便說顏子生前用功的情形：「我只見他一直往前進，從未見他停止過。」「未見其止」，古注又有解釋「未見他到止境」，意思是未能看他成爲聖人。這也講得通。

○子曰：苗而不秀者有矣夫，秀而不實者有矣夫。

種穀，有的生了苗而不出穗，有的雖出穗而不結實。

這幾句話不知孔子指何人說的，不必考證。

求學，不能「苗而不秀」，也不能「秀而不實」，一定要求滿意的成果。

○子曰：後生可畏，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。四十
五十而無聞焉，斯亦不足畏也已。

「後生」，是二十歲以前的年輕人。「可畏」，是不可輕視的意思。「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。」此意是說，後生的前途，不可限量。怎麼知道他將來不如我們呢？然而，如果到四十歲，或到五十歲，他的學問事業尙未聽說有何成就，他也不十分可畏了。

「不如今」的「今」字，皇疏：「今，謂我今師徒。」邢疏、朱子，皆作「我今。」單指孔子而言。以後生比孔子，難解。當以皇疏概指師徒較好。「我今師徒」即是「我們」或「吾人」之意。

孔子說這幾句話，一則教人不要輕視學業未成的後生，一則勉勵後生及時努力求學。因在少年時期，記性悟性都好，容易成功，到了中年，學習能力遞減，五十歲以後，體力漸衰，所以無論學業事業都要在四十或五十歲前成就。但到四十五以後，仍須繼續勤學。孔子曾說：「發憤忘食，樂以忘憂，不知老之將至」。聖人尚且如此，何況平凡人。

○子曰：法語之言，能無從乎，改之爲貴；巽與

之言，能無說乎，繹之爲貴。說而不繹，從而不改，吾末如之何也已矣。

「法語」是古聖人所說的話，「之言」是根據法語所說的言詞。這些言詞都合正道，不能不聽從。但是聽了以後，要改正自己的行爲，這才可貴。

「異與之言」是恭遜稱許的話，誰聽了都會喜悅。但是聽了以後，要尋繹其中的意思，然後自省自勉，千萬不能驕傲，這才可貴。

假使聽了異與之言，只是喜悅自傲，而不自勉，聽了法語之言，雖然當面順從，而行爲不改，像這種人，就是聖人也無法教化他，所以孔子說：「吾末如之何也已矣」。末如之何，

就是無如之何。雖說「無如之何」，「已矣」，但用意是在激勵那些冥頑難化的人，希望他們改之繹之。

○子曰：主忠信，毋友不如己者，過則勿憚改。

鄭康成注，主當親字講。主忠信，就是親近忠信的人，拜爲老師。交友，必須志同道合，不然，就是不如己。如字當似字講，不似己的人，不要和他結交爲友。人非聖人，都有過失，有過不能自知，經師友指點出來，不要怕難而不改。

學而篇君子不重章後段，與這一章相同。皇侃引范甯說，同一件事，孔子過一段時候再訓示弟子，弟子尊重師訓，又記錄下來。邢昺疏則以爲，記論語者不只一人，所以有重出。

○子曰：三軍可奪帥也，匹夫不可奪志也。

奪得了三軍的將帥，奪不了匹夫的志向。

周朝軍隊的制度，天子六軍，諸侯大國三軍，到春秋時，三軍變為稱呼軍隊的通名。孔安國注，三軍人數雖多，但人心不一，所以可奪取其將帥。

劉寶楠正義引尚書堯典疏說，士大夫以上，有妾媵，庶人只是一夫一妻相匹配，後來單身也稱為匹，例如叫匹夫匹婦。匹夫是個孤單的人，沒有勢力，然而他的志向只要堅守不失，誰也不能奪取。志不可奪，沒有辦不成的事情。

○子曰：衣敝緼袍，與衣狐貉者立，而不恥者，

其由也與。

北方冬天，普通人穿縵袍禦寒，富貴人家則穿皮衣。縵袍，古注有說是亂絲作的，有說是亂麻作的，不必詳考。狐貉是兩種野獸，貉與狐相似，有好睡的習性，毛有花紋。用狐皮作的皮衣，又暖又輕，非常名貴，貉皮更貴。

穿破舊的縵袍，與穿狐貉皮衣的人站在一起，而不感覺羞恥，能夠這樣的，只有仲由。

普通人穿了破衣服，與人一比，總覺得可恥。脩道的人要把心放在道上，不恥惡衣惡食。但要做到這一點，非常不容易。子路做到了，所以孔子稱贊他。

○「不伎不求，何用不臧。」子路終身誦之。子曰：是道也，何足以臧。

這裏還是講子路的事情，古注本與前合爲一章，劉寶楠正義採取孔廣森經學卮言的意見，另作一章。這樣比較好講。

不伎不求，何用不臧，是詩經衛風雄雉篇裏的兩句詩。伎是害的意思，臧是善的意思。馬融注，不伎害，不貪求，這樣的人怎麼會不善呢？鄭康成詩箋說，不疾害他人，不求備於一人，這樣的行爲，何以是不善呢？劉寶楠引韓詩外傳說，利是害的根本，福來以後便是禍，只要不求利，便無害，不求福，便無禍。這三種講法可以並存。

子路經常諷誦這兩句詩。諷誦就是要照此學習。

做人固然要不伎不求，但如終日只守持這一道，算是一個好人而已，尙不能解決大問題。孔子期望子路不要停在這小道上，要由此進脩大道，所以說，不伎不求這個道，何足以爲善。

○子曰：歲寒，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。

歲暮天寒之後，才知松樹柏樹後凋。普通樹木到冬天都凋盡了葉子，枝也枯了。松柏在嚴寒時，只受一些凋傷，直到春天，生長新枝，才落舊葉，所以叫後凋。

古注以歲寒比喻亂世，松柏比喻君子。在亂世時，小人變節，君子不改操守。

何晏注：「喻凡人處治世，亦能自脩整，與君子同。在濁世，然後知君子之正，不苟容也。」

劉寶楠引翟灝四書考異，以爲這是孔子在陳絕糧時所說的話。考異舉莊子讓王篇：「孔子說，天寒既至，霜雪既降，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。陳蔡之隘，于丘其幸乎」。

○子曰：知者不惑，仁者不憂，勇者不懼。

這是三達德，儒家必修之學。禮記中庸篇，孔子對魯哀公說：「知仁勇三者，天下之達德也」。

知同智。有智慧的人能把事理看得明白，所以不惑。普通人常爲患得患失而憂，仁人存公心，尙施予，不患得失，所以不憂。有勇氣的人辦事不怕困難，見義必定勇爲，所以不懼。具備這三達德，辦一切事都能成功。

○子曰：可與共學，未可與適道；可與適道，未可與立；可與立，未可與權。

學、道、立、權，四個境界，層次分明。學是各種學問。道是脩行聖人的大道。立是脩道而能立定根基。權是推行大道而能通權達變。

求學的人多，脩道的人少，所以可與共學，未可與適道。適字作之字講，之就是往，適道就是往道上走，也就是脩道。同是脩道的人，未必都能立道。孔子十五歲志于學，三十而立。普通人脩學幾十年，不一定就能立，可見其難。所以，可與適道，未可與立。縱然可與立，然而講到行權，則須隨機變化，變的結果，恰好與道相合。如果沒有權變的智慧，決定辦不到。

所以，可與立，未可與權。

○「唐棣之華，偏其反而。豈不爾思，室是遠而。」子曰：未之思也，夫何遠之有。

前四句是逸詩，子曰以下兩句是孔子論述。何晏集解以此解釋前面「未可與權」的道理，因此與前合爲一章。宋儒蘇東坡以及朱子都不以爲然，而另分一章。

何氏解釋，唐棣之華反而後合，也就是先開後合，與眾花不同，由此比喻行權，先反而後順，學者如照孔子的意思能從這反字思考，便知行權之道並不在遠。

蘇氏以爲，詩的意思是思得賢人而不能得，孔子論其未思

之故，能思，則賢人何嘗在遠。朱子以爲，孔子借這四句詩表示「仁遠乎哉」之意。

漢宋學家各持不同的見解，一直沒有定論，愈到後世，愈難折中。今且從分章講，特別注意「未之思也」的思字，所思的對象無論多麼遙遠，一思便在眼前，學得這個字，脩道便有大用。

論語講要 鄉黨第十

○孔子於鄉黨，恂恂如也，似不能言者。其在宗廟朝廷，便便言，唯謹爾。

鄉黨篇只有一章，皇疏和邢疏都按照事類分段解釋。

鄉黨，就是雍也篇所說的鄰里鄉黨。鄭康成注，一萬二千五百家爲一鄉，五百家爲一黨。這裏只表示鄉里或家鄉的意義。

恂恂如，王肅注爲溫恭。如字是語助詞。便便言，鄭康成注爲辯言。

孔子在鄉黨，言行一切，溫和恭敬，溫恭至於好像不善於說話。但他在宗廟與朝廷，說話則辯論得清清楚楚。雖辯，然

而一切謹慎。

鄉黨是父母宗族所居地，孔子爲孝敬父母，連同所居的鄉里與一般人也恭敬。

白虎通解釋宗廟，宗是尊，廟是貌，象先祖的尊貌。宗廟是祭祖行禮的地方，朝廷是政府議事的地方，所以，言辭都要明辯而謹慎。

○朝，與下大夫言，侃侃如也；與上大夫言，誾誾如也。君在，蹏蹏如也，與與如也。

孔子在朝廷，與下大夫說話，顯示和樂的樣子。與上大夫說話，顯示中正的樣子。當君主視朝時，則恭敬而又從容。

這是記載孔子在朝中言語禮節恰到好處。

侃侃，和樂。誾誾，中正。是照孔注講解。侃字，據劉寶楠說，是衍的假借字。爾雅釋詁：衍，樂也。說文：衍，喜貌。

馬融注：「踧踖，恭敬之貌。與與，威儀中適之貌。」

○君召使擯，色，勃如也，足，躩如也；揖所與立，左右手，衣前後，襜如也；趨進，翼如也；賓退，必復命，曰：賓不顧矣。

魯君召孔子，使他擔任擯職，陪接外國貴賓。孔子奉召時，臉色勃然變得肅敬，腳步躩速，不敢懈慢。

當時兩君相見的禮儀，賓主各有陪同人員，這叫做「副」。

賓的「副」叫做「介」，主的「副」叫做「擯」。擯分三等，叫做上擯、承擯、紹擯或未擯。介也分爲上介、承介、末介三等。迎賓時，地主國君到大門外，站在東邊，面向南方。陪同迎賓的上擯、承擯、末擯，從君主面前依次向南排列，一律面向西方。賓國之君在主君大門前九十步下車，站在西邊，面向北方。同來的上介、承介、末介，從賓君面前依次向北排列，一律面向東方。排列結果，末擯與末介在東西兩邊面對面。賓主排列完成，主君先傳話，請問賓君的來意，這叫做「求辭」，又叫「傳辭」，由上擯傳給承擯，承擯傳給末擯。再由末擯傳給賓君的末介，由末介、承介、上介遞傳到賓君。賓君答辭由介擯遞傳到主君。傳辭完畢，主君迎接賓君。

「揖所與立，左右手，衣前後，檐如也。」是說孔子轉身

向右接受傳辭時，便向站在他右邊的人拱手作禮，轉身向左把辭傳下去時，又向左邊的傳辭人拱手作禮。拱手時，前俯後仰，衣服隨之愴然飄動而不亂。

擯者在這樣的場合，有不少時機必須趨進。趨進有兩種，一是徐趨，一是疾趨。「趨進翼如也」是疾趨。雖然趨走疾速，但身體端直恭敬，所以說「翼如」。爾雅釋詁，翼作敬字講。

在送賓時，賓退，不再回顧，送賓禮成，孔子必向君主回報。這一節是記孔子奉召與參加迎賓的禮節。古注或說孔子擔任承擯，或說擔任上擯，還有其他若干問題，不必詳考。

○入公門，鞠躬如也，如不容。立不中門，行不

履闕。過位，色，勃如也，足，躩如也，其言似不足者。攝齊升堂，鞠躬如也，屏氣似不息者。出，降一等，逞顏色，怡怡如也。沒階，趨進，翼如也。復其位，蹶蹐如也。

公門就是君主之門，古時天子諸侯皆有好幾重門，不必考定是那一重。孔子走進君門時，肅然起敬，像是要鞠躬的樣子，其謹慎之狀，猶如無所容身。

中門是門的當中，乃尊者所通行，爲臣、爲子者，皆當避之，所以不立於中門，乃爲恭敬尊者。闕是門限，以橫木置於門下，爲內外之限。入門時，不踐履門限，只能跨過。這有兩

個意思，一是避免將門限踐汗，一是避免自高之嫌。

過位，是經過君主空位的空位，雖然君主不在，孔子還是臉色勃然變為肅敬，腳步躡速，不敢懈慢。此處非說話場所，如有必要，則說得非常簡單，似有不足之狀。

齊讀資音，齊是衣裳下段所緝的邊緣。攝齊，是在升堂時，以手提起長袍的下端，拾級而上，以免長袍絆足跌倒。此時，肅敬之狀，又如鞠躬，而且屏收其氣息，似不呼吸。

見君畢，出來，走下第一階，面色舒展，怡怡然，下盡階級，走到平地，距君已遠，步履較快，可以小翔，故說「翼如也」。復其位，蹶蹶如也。皇疏：「位，謂初入時所過君之空位也。今出至此位，而更蹶蹶為敬也。」

這一節，記孔子上朝的禮容。

○執圭，鞠躬如也，如不勝。上如揖，下如授，勃如戰色，足踏踏如有循。享禮，有容色。私覲，愉愉如也。

圭是一種瑞玉，國君使臣到外國聘問，必授瑞玉，以爲信物。孔子出使外國，在行聘問禮時，執持君之玉，至爲謹慎，所以「鞠躬如也」。圭雖不重，但執在手裏，像是舉不起的樣子，故說「如不勝」。「上如揖」，是在升堂授玉時，將玉奉上他國君主，敬如作揖。「下如授」，劉寶楠用鄭注，是說授玉畢，下堂，仍不敢忘禮，還像在授玉時那樣謹慎。「勃如戰色」，竹添光鴻以爲戰陣之色，表示敬慎，比解釋「戰而色懼」爲優，這與鄭注「戰色，敬也」相合。「足踏踏如有循」，是

縮小腳步，兩腳前後相接，不提起腳踵，順遞而行，如循一條路線，徐緩前進。

享禮，享卽獻，朝聘之後，卽行享禮。享就是獻禮物。替國家送禮物必須莊嚴，所以「有容色」。據江永鄉黨圖考，有容色，是說身容、手容、足容如初，但非勃如戰色。

私覲，享後以私禮相見，此時輕鬆愉快，所以「愉愉如也」。人臣不能私交外國，此說私覲，是奉命出聘，爲國君所許，自是合禮之舉。

這一節，記孔子出使外國的禮容。

○君子不以紺緌飾，紅紫不以爲褻服。當暑，袷

絺綌，必表而出之。緇衣羔裘，素衣麕裘，黃衣狐裘。褻裘長，短右袂。必有寢衣，長一身有半。狐貉之厚以居。去喪，無所不佩。非帷裳，必殺之。羔裘玄冠，不以弔。吉月，必朝服而朝。

君子即稱孔子，紺是深青而含赤色，緇是深青而帶微黑，兩者都與黑色相近。飾是在衣服的領口與袖口上緣邊。

孔子穿的衣服，不用紺緇二色飾邊，因為紺飾是齊祭之服，緇飾是喪祭之服。此據孔安國解釋。鄭康成也說，紺是紫玄之類，緇是紅纁之類，玄纁類同祭服。

褻服本指內衣而言，古注引申爲私居服，卽是家居便服。孔子的褻服何以不用紅紫色，皇疏朱注都以爲紅紫不是正色。王肅注：「褻服私居，非公會之服者也。皆不正。褻尙不衣，正服無所施。」皇疏引穎子嚴說，紅是赤白，爲南方閒色，紫是黑赤，爲北方閒色。故紅紫非正色。褻服尙且不衣，正服當然不用紅紫。孔子曾說：「惡紫之奪朱也」，所以不用。

當暑，卽當暑熱時。衫作單字講。絺綌都是葛，細的是絺，粗的是綌，衫絺是細葛布製的單衣，衫綌是粗葛布製的單衣。必表而出之，孔安國注，「加上衣」。劉寶楠舉御覽引鄭注說，表卽是表衣，出卽是出門。表衣卽指裼衣而言。裼衣穿在絺綌之外，故稱表。古人穿衣，先穿親身的內衣，次加外衣，這層外衣，春秋是袷褶，也就是雙層的袷衣，夏天是絺綌，冬天是

裘，又次加裼衣，又次加禮服。此處表衣，與下文緇衣素衣黃衣，都指的是裼衣。居家不需加裼，若出門，不可穿單衣，必如孔注所云「加上衣」。上衣的「上」字，是指將衣在外加上，所加上的即是裼衣，又稱中衣。如在中衣外又加禮服，則禮服對中衣，也稱上衣。

緇衣羔裘三句，說明衣服的顏色表裏如一。裘是皮衣。羔裘是黑毛羊皮，與黑色的緇衣相稱。麕裘是小鹿皮，毛色近白，與素衣相稱。狐裘是指黃毛狐皮，與黃衣相稱。皇疏說，緇衣羔裘是諸侯視朝的衣服，諸侯視朝與羣臣同服，孔子是魯臣，所以也穿此服朝君。國家如有凶荒，國君穿素服，羣臣隨之穿素服，孔子是魯臣，也穿素服。在年終時，舉行蜡祭報功，象物色黃落，魯君穿黃衣狐裘，孔子爲臣，助蜡祭，也隨君穿黃

衣狐裘，所以禮運說：「昔者仲尼預於蜡賓」。

褻裘是家常便服，做得較長，可以保暖。孔注短右袂，是右手的袖子較短，便於作事。胡紹勳等別解甚多，難以考證。

寢衣，照漢儒解釋，即是小臥被，其長度一身又半，寢時，腳端可摺，不會透風。

狐貉即是狐皮貉皮，取其毛之厚暖者，用爲坐褥，接待賓客。居字作坐位解。

去喪，孔注：「去，除也。」在服喪期間，不能佩帶玉等飾物。服喪期滿，除去喪服，則無所不佩。禮記玉藻說：「君子無故，玉不去身，君子於玉比德焉」，「孔子佩象環」，「凡帶必有佩玉，唯喪否」。

帷裳，是上朝與祭祀所穿的禮服。非帷裳，是指其餘的衣

服，如禮記深衣篇所說的深衣。王肅注：「衣必有殺縫，唯帷裳無殺也。」皇侃疏：「殺謂縫之也。」皇疏又引鄭注：「帷裳，其正幅如帷。非者，謂餘衣也。殺之者，削其幅，使縫齊倍腰者也。」江永鄉黨圖考，意謂當時深衣裁製不合制度，故特記此一條，以明夫子深衣必用古制。

不用羔裘玄冠弔喪，孔注：「喪主素，吉主玄，吉凶異服。」劉寶楠說，依舊禮，始死，弔者可用羔裘玄冠，然夫子於心未安，所以不用。

吉月必朝服而朝，孔注吉月爲月朔，程樹德論語集釋採夏斨的學禮管釋之說，吉雖當善講，亦有始字之義，因此，吉月卽謂正月。孔子雖致仕，而在元旦朝服而朝，亦合情理。

這一節記孔子衣服之類的禮節。

○齊，必有明衣，布。齊必變食，居必遷坐。食不厭精，膾不厭細。食饁而謁，魚餒而肉敗不食，色惡不食，臭惡不食，失飪不食，不時不食。割不正不食，不得其醬不食。肉雖多，不使勝食氣。惟酒無量，不及亂。沽酒市脯不食。不撤薑食，不多食。祭於公，不宿肉，祭肉不出三日，出三日，不食之矣。食不語，寢不言。雖蔬食菜羹瓜，祭，必齊如也。席不正，不坐。

齊，卽是齋。祭祀前，必須齋戒沐浴，祭祀時始有感應。「明衣，布」，依古注，是用布做的親身衣，卽浴後所穿的明潔之衣。

齊必變食二句，是說齋戒時變更平常的食物與居處。古注變食，或謂不飲酒、不吃肉，或謂下文有「肉雖多」，以及「惟酒無量」等語，則非不飲酒，不食肉。主張前一說者，則將下文另分一節，亦可。遷坐，皇疏引范甯云：「遷居齊室」，卽是不與妻同房。

食不厭精，膾不厭細。兩厭字說文作厭，讀平聲，是飽的意思。不厭就是說不求其精細而飽，意爲聖人食無精粗皆可以飽。

食饅而餲，魚餒而肉敗。食指穀類的食物，饅是氣變，餲是味變，皆不新鮮。魚餒肉敗，卽是腐爛。陳腐的食物容易中

毒，所以不食。

色惡是食物的顏色惡劣。臭惡不是腐臭，而是烹調的臭氣惡劣。食物未熟，或過熟，皆是失飪。不時，有不同的講法，一是烹調不到火候的食物，一是不合春夏秋冬四時所宜的食物，一是一日三餐不在朝夕日中的時候。這都有害於健康，所以不食。

割不正的割字，是宰割，即是殺的意思，如割雞解牛等，與切肉之切不同。割不正，非指切肉不方正，而是用殘忍的方法宰殺。皇疏引江熙云：「殺不以道，爲不正也。」殺得慘無人道，不忍心吃，所以不食。

不得其醬不食，醬有醯醢等多種，竹添光鴻以爲，不得其醬，是不得其所宜之醬。醬各有宜，如藥味然。不得其醬，恐或有敵物。得其醬，則增其美，而去其害，故君子重之。

肉雖多，不使勝食氣。劉寶楠正義說：「氣猶性也，周官瘍醫，以五氣養之。五氣卽五穀之氣。人食肉多，則食氣爲肉所勝，而或以傷人。」按照本草，不論動植物，皆有性氣味色之類別，然以性爲主，正義引用周官之說應從。肉雖多，不能多吃，必須以飯爲主。不使肉氣勝過飯氣，以免傷胃。惟酒無量，飲多飲少，沒有定量，但以不醉爲度，不醉則不亂。

沽酒市脯不食。沽市二字都是買的意思，脯是乾肉。酒從外面買來，未必清潔，脯自外面買來，不知是何物之肉，所以都不食。

不撤薑食，不多食。撤是撤去，薑能去邪味，發正氣，所以不撤去，但不多食薑食。

祭於公，是陪君祭祀，祭畢，君賜祭肉，不待經宿，卽須

分享，表示不留神惠。自家祭祀，其祭肉不能超過三天，免褻鬼神之餘。公祭或家祭之肉超過三天，已經陳腐，便不能食，只好敬而埋之。

食不語，寢不言。吃飯睡眠皆不是說話的時候。吃飯時，口中嚼物，睡眠時，安靜休息，故不宜言語。但在宴會時，敬酒敬菜，也不能不說話，朋友也有連床夜話的情形，然而亦須少說。

雖蔬食菜羹瓜，祭，必齊如也。瓜字或作必字，與祭字連讀，但鄭康成仍從古文論語作瓜字。古有祭食之禮，即在飲食之前，將每種食物取出少許，放在食器之間，以祭祀古時發明以火作熟食之人，表示不忘本。但非美食可以不祭。而孔子日常所食的，雖是粗疏之食，以及菜羹瓜果之類，也要祭之，不

敢以菲薄廢禮。祭時必然肅敬。此說詳見劉氏正義。

席不正不坐。史記孔子世家將此句記在「割不正不食」下。

古時未用桌椅，以席鋪地而坐。鋪席必須端正，不正則不坐。

這一節綜記孔子飲食之節。

○鄉人飲酒，杖者出，斯出矣。鄉人儺，朝服而立於阼階。

鄉人飲酒，是同鄉之人會聚飲酒。杖者是拄杖而行的老年人。禮記王制篇內則篇皆說，六十杖於鄉。因此，在鄉人宴會中的杖者，即是六十歲以上的老者。儀禮有鄉飲酒禮篇，禮記有鄉飲酒義篇，皆講鄉人飲酒的禮節。在這種宴會中，必須尊

敬老年人，年齡最長者，必坐上席。鄉人飲酒，可以飲醉，既醉則難免舉止失常，但有杖者在場，雖醉仍須安靜。此時，杖者不退席，孔子不敢退，杖者退出，孔子亦隨之退出，可任宴會大眾毫無拘束的歡宴。此記孔子參加鄉人飲酒時，既能敬老，又近人情。

鄉人儺，是鄉人驅逐疫鬼的風俗。據皇侃疏，周禮夏官方相氏，化裝爲四隻眼睛，金黃色，披熊皮，執戈揚盾，帥領百隸，口作儺儺之聲，替民家驅疫鬼。古注皆說，孔子遇見鄉人儺，恐驚先祖，所以穿著朝服，立於祖廟的東階，欲使先祖五祀之神依之而安。邢疏也說：「所以朝服者，大夫朝服以祭，故用祭服以依神也。」事實是否如此，無法考證。自古卽有政府與民同樂的禮俗。例如清朝的元宵玩燈，卽可窺其一斑。民

眾聯合幾個村莊，向政府登記，舉一燈官，扮演政府官員，或扮宰相，帥眾拜訪當地巡撫，巡撫亦派員接見，或扮演縣官問案等等。由此可見古時官民同樂的遺風。因此，鄉人儼是記孔子作魯司寇時與民同樂的狀況。

○問人於他邦，再拜而送之。康子饋藥，拜而受之。曰：丘未達，不敢嘗。

問是聘問，或是問候。問人於他邦，卽是問候在他國的友人。這裏所記，不是孔子親往問候，而是使人或託人去問候，所以下句說：「再拜而送之」。古時士人相見，禮當再拜，卽是拜兩次。所以孔子送使者行時，對使者兩拜。但使者不需答

禮。因這不是拜使者，而是遙拜所問候的友人。誠敬之意，由此見之。

魯大夫季康子饋贈孔子藥物。孔子拜而受之。然後便說：「丘未達，不敢嘗。」古注拜而受之，是一拜而受之。禮記玉藻說：「酒肉之賜弗再拜。」藥物如丸散等，是內服劑，歸爲酒肉等食類，所以只需一拜。古人受饋食物，當饋者面，或當使者面，一嘗其味，表示不虛所饋。但藥物不是普通食物，是否也要嘗，禮無明文，故說「丘未達，不敢嘗」。丘未達，不是孔子自稱未明藥性，乃是就受饋藥物之禮而言。送藥物之禮未見過，故不敢嘗。

○ 殷焚。子退朝，曰：傷人乎。不問馬。

廄是馬舍，俗稱馬房。焚卽失火焚燒。孔子的馬廄遭了火災。孔子退朝回家，問曰：「傷人乎」？未問是否傷馬。邢疏：「不問馬一句，記者之言也。」

古注或依鹽鐵論刑德篇「魯廄焚」，孔子家語子貢篇「國廄焚」，「孔子罷朝，問人不問馬」，以爲國廄。或依禮記雜記篇「廄焚，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」，又以國廄焚，春秋經文當有記載，但不見於春秋，故知是孔子的家廄。

問人不問馬，古注大多以爲「重人賤畜」，但也有人不以爲然。原意如何，後世難考。或依當時禮制，不需問馬。

○君賜食，必正席先嘗之。君賜腥，必熟而薦

之。君賜生，必畜之。侍食於君，君祭，先飯。疾，君視之，東首，加朝服，拖紳。君命召，不俟駕行矣。

國君賜與熟的食物，孔子必定正其席位，先嘗食少許，表示敬受國君的惠賜。君賜腥，即是賜與未煮熟的肉類。孔子必予煮熟，獻薦祖先。獲君賞賜，榮歸於祖，表示不忘本。熟食雖是君賜，但因從外面送來，恐在路上染汗，所以不敢供祖。君賜生，即是賜與活的動物，孔子必畜養之。禮記玉藻說：「君無故不殺牛，大夫無故不殺羊，士無故不殺犬豕」，所以「必畜之」。畜到祭祀時，始殺作祭品。足見對於動物不能非時宰殺。侍食於君，是魯君邀孔子聚餐。雖是國君邀宴，但就為臣

的孔子而言，仍然稱爲侍食。君祭，古人食前都有祭食之禮，例如禮記曲禮說：「主人延客祭」，注解說：「古人不忘本，每食，必每品出少許，置於豆閒之地，以報先代始爲飲食之人，謂之祭。」當魯君祭食時，孔子先飯，表示先爲君主嘗食，試其烹調可否。這是侍食於君的禮節。

北方爲尊，君位坐北朝南。臣見君，必須穿朝服，面對北方，君則南面。孔子疾病。魯君親臨探視。孔子臥床不能起，因而首向東方，右側而臥，便是自己面北，而君面南。又因臥病不能穿朝服，遂用朝服蓋在身上，再以束朝服的紳帶拖在上面，以示如穿朝服。此記孔子雖在病中，尊君之禮仍不疏忽。

國君命令召見，孔子不待車駕，立即步行。鄭康成注：「急趨君命，行出，而車駕隨之。」

以上這一節，都是記孔子事君之禮。

○入太廟，每事問。

鄭康成注：「爲君助祭也。太廟，周公廟也。」

八佾篇已有「子入太廟，每事問。……」但非重出。

皇疏：「前是記孔子對或人之時，此是錄平生常行之事，故兩出。」

入太廟，不但尊敬祖先，連廟中的祭器亦須尊敬。各種器物所置之處，皆有定位，不容錯誤，否則失敬，不能感格祖先之神。

入太廟，每事問，是記孔子事事認真，處處恭敬。

○朋友死，無所歸，曰：於我殯。朋友之饋，雖車馬，非祭肉，不拜。

集解：「孔安國曰，重朋友之恩也。無所歸，無親昵也。」

朋友死，沒有親人辦喪事，是謂「無所歸」，孔子即說：「於我殯」。停柩待葬叫做殯，此處可包括殯葬等全部喪事。因為朋友死無所歸，才這樣爲他治喪，如有家屬，則不可如此，喪事應由其家屬作主。

朋友饋贈，雖是車馬，但非祭肉，則不拜受。據孔安國注，朋友有通財之義，所以不拜。祭肉是祭祀時供神供祖之肉，祭畢分贈朋友者，價錢雖比不上車馬，但以禮重，所以孔子受贈必拜。

朋友是五倫中的一倫，此記孔子待友之道。

○寢不尸，居不容。見齊衰者，雖狎必變。見冕者與瞽者，雖褻必以貌。凶服者式之。式負版者。有盛饌，必變色而作。迅雷風烈，必變。

尸不作死屍講。古時祭祀，以孫輩穿先祖之衣，端坐如神，代表先祖受祭，是名爲尸。寢不尸，是說在寢室行動可以隨意，不必端坐如尸。居不容，應從經典釋文以及唐石經作客字。孔子居家，安然自適，不以客禮與家人相處。

齊衰者是穿喪服的人。冕者，一說，指戴冕的大夫，一說，冕與纓同，也是喪服，二說並存。若指大夫，亦不必實指戴冕，

但藉指其身分而已。瞽者是盲人。孔子看見穿喪服的人，雖是親狎之友，但因他遭遇變故，所以必定變容，表示同情。看見冕者與瞽者，雖是經常褻見之人，也必以適當的禮貌待之。瞽者雖不能見，但盡其在我，亦必以貌。

凶服，也是喪服。版是國家公文圖籍。式同軾，古時車輛，其車身前有一活動的橫木，名爲軾，便於乘車人扶手行鞠躬禮。孔子乘車，看見穿凶服的人，就以手扶在式上，微俯其身，以示同情。看見負版者，也對公文圖籍作式禮，此舉是尊敬國家。應邀作客，如見菜餚豐盛，而且是主人親手端來，孔子必變面色而作，表示驚異感激之意。孔注：「作，起也，敬主人之親饋也。」古人席地而坐，屈膝，坐在腿上，起是由坐而起，成爲雙膝跪地之狀。

迅疾而至的雷或風非常猛烈，此皆出乎尋常，天地必有變故，此時孔子卽有應變之舉。孔注，必變，是爲敬天之怒。禮記玉藻說，若有疾風迅雷甚雨，則必變，雖在夜間，亦必起來，穿戴衣冠而坐。

此記孔子居家作客以及處常處變之禮。

○升車，必正立，執綏。車中不內顧，不疾言，不親指。

綏是設在車上的繩子，供人援引上下車。升車卽是上車。通常由御者將綏遞給乘車者，使其援之而上。孔子上車時，爲保持安穩，必定正立執綏。

車中不內顧，卽是不往後看，免致後面的人有所不安。不疾言，免得驚擾他人。不以手親自指點，爲免惑眾。由此可見孔子無處而不爲人設想。

○色斯舉矣，翔而後集。曰：山梁雌雉，時哉時哉。子路共之，三嗅而作。

「色斯舉矣，翔而後集。」竹添光鴻以爲古詩逸句，記者懸空揭此二句詩，是「先經起義」法。依集解暨劉氏正義等諸注解釋，色指人的顏色，舉是起飛，鳥見人的態度不善，立卽飛去。翔是迴旋飛翔。集是羣鳥在樹木上，引申爲止息。鳥在迴飛觀察以後，才肯下來棲息。這兩句逸詩是比喻人事上的出

處進退應合時宜。

「曰，山梁雌雉，時哉時哉。」這是孔子的話。山梁是山澗上的橋梁，雌雉是母的野雞。孔子經過山梁，看見雌雉悠然自得，便歎這雌雉能得其時。

「子路共之，三嗅而作。」共是拱手之義，讀拱音。嗅字據集注引劉聘君的意見，當作臭字，古闐反，讀局音，其義爲鳥張兩翅，見爾雅釋獸郭璞注。劉氏正義考證：「臭字從目從犬，說文訓犬視，亦驚顧之意。其字與臭相似，故相沿譌爲臭。唐石經臭字左旁加口作嗅，則後人所改。五經文字，此字尙作臭也。然玉篇已引作嗅。嗅卽嗅正字。」清儒江聲論語竝質：「子路以夫子歎雉之得時，肅然改容，竦手上共。雌雉見之，疑將篡己，遂三振翅而起。」依江氏之說，則這兩句意思，便

是子路向雉拱手，雉卻張翅起飛而去。此說較諸古注爲優。

「時哉時哉。」含意深遠。劉氏正義引劉氏逢祿論語述何說：「孟子曰，可以仕則仕，可以止則止，可以久則久，可以速則速，聖之時者也。鄉黨篇記孔子言行皆準乎禮，而歸之時中。禮以時爲大也。」